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意乱情迷(1)
- 第2节：意乱情迷(2)
- 第3节：意乱情迷(3)
- 第4节：意乱情迷(4)
- 第5节：意乱情迷(5)
- 第6节：意乱情迷(6)
- 第7节：意乱情迷(7)
- 第8节：意乱情迷(8)
- 第9节：意乱情迷(9)
- 第10节：意乱情迷(10)
- 第11节：意乱情迷(11)
- 第12节：意乱情迷(12)
- 第13节：意乱情迷(13)
- 第14节：意乱情迷(14)
- 第15节：意乱情迷(15)
- 第16节：意乱情迷(16)
- 第17节：意乱情迷(17)
- 第18节：意乱情迷(18)
- 第19节：意乱情迷(19)
- 第20节：意乱情迷(20)
- 第21节：意乱情迷(21)
- 第22节：意乱情迷(22)
- 第23节：意乱情迷(23)
- 第24节：意乱情迷(24)
- 第25节：意乱情迷(25)
- 第26节：意乱情迷(26)
- 第27节：意乱情迷(27)
- 第28节：意乱情迷(28)
- 第29节：意乱情迷(29)
- 第30节：意乱情迷(30)

- 第31?：意乱情迷(31)
- 第32节：意乱情迷(32)
- 第33节：意乱情迷(33)
- 第34节：意乱情迷(34)
- 第35节：意乱情迷(35)
- 第36节：意乱情迷(36)
- 第37节：意乱情迷(37)
- 第38节：意乱情迷(38)
- 第39节：意乱情迷(39)
- 第40节：意乱情迷(40)
- 第41节：意乱情迷(41)
- 第42节：意乱情迷(42)
- 第43节：意乱情迷(43)
- 第44节：意乱情迷(44)
- 第45节：意乱情迷(45)
- 第46节：意乱情迷(46)
- 第47节：意乱情迷(47)
- 第48节：意乱情迷(48)
- 第49节：意乱情迷(49)
- 第50节：意乱情迷(50)
- 第51节：意乱情迷(51)
- 第52节：意乱情迷(52)
- 第53节：意乱情迷(53)
- 第54节：意乱情迷(54)
- 第55节：意乱情迷(55)
- 第56节：意乱情迷(56)
- 第57节：意乱情迷(57)
- 第58节：意乱情迷(58)
- 第59节：意乱情迷(59)
- 第60节：意乱情迷(60)
- 第61节：意乱情迷(61)
- 第62节：意乱情迷(62)
- 第63节：意乱情迷(63)
- 第64节：意乱情迷(64)
- 第65节：意乱情迷(65)
- 第66节：意乱情迷(66)

- 第67节：意乱情迷(67)
- 第68节：意乱情迷(68)
- 第69节：意乱情迷(69)
- 第70节：意乱情迷(70)
- 第71节：意乱情迷(71)
- 第72节：意乱情迷(72)
- 第73节：意乱情迷(73)
- 第74节：意乱情迷(74)
- 第75节：意乱情迷(75)
- 第76节：意乱情迷(76)
- 第77节：意乱情迷(77)
- 第78节：意乱情迷(78)
- 第79节：意乱情迷(79)
- 第80节：意乱情迷(80)
- 第81节：意乱情迷(81)
- 第82节：意乱情迷(82)
- 第83节：意乱情迷(83)
- 第84节：意乱情迷(84)
- 第85节：意乱情迷(85)
- 第86节：意乱情迷(86)
- 第87节：意乱情迷(87)

第1节：意乱情迷(1)

1

近来，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暗中窥视我。

这种感觉很强烈，让我惶恐不安，丈夫滕嘉铭笑我疑神疑鬼，死党小荷说我更年期提前。

真是这样吗?

也许是的，我睡眠不好，有点儿神经衰弱，近来手术又特别多，累得够呛。

但还是觉得那双眼睛无处不在，家里、医院、路上，如同芒刺在背。

我每每忽然收住脚步，猛然回头，四下找寻，却总看到人们投来的诧异的目光和陌生的面孔，像是没有任何可疑的人。

我却被这种感觉折磨得神思恍惚，心惊肉跳。

好在放假了，难得的国庆黄金周。

本来想和嘉铭一起去旅游散心，想来想去，决定去泰山。

当我兴冲冲地向他请愿时，他拍着我的脸，歉疚而亲昵地说："亲爱的，假期自己好好玩玩，我得出差去，真是的，不能陪你，觉得不过意，不过，工作需要，我也没办法，而且……"

"无论你走到哪里，心里都装着我。"我接过来说，顿时觉得兴味索然，我听他这样说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看出我的失意，掏出电影票来，抱着我，亲吻我的脸："别耍小孩子脾气，你老公我也是身不由己，人在江湖嘛，给，是明天晚上的，《十面埋伏》。"

两张？我惊喜地看着他，没想到他说："叫小荷和你一起去，我今天晚上就走。"

我的心倏然冷却，叹了一口气，转身给他收拾东西，灰心丧气地想，小荷？她的未婚夫祥军是个当兵的，好不容易等到国庆节回家

了，两口子如胶似漆的，哪有闲情理我?

心里就觉得委屈，好不容易盼来个假期，又要形单影只一个人过，可是，抱怨有什么用？嘉铭身负重任，出差哪能免得了?我不是个喜欢唠叨的人，知道于事无补，也就懒得开口。

嘉铭从后面抱住我，赔着笑，说："宝贝儿，别这样，让我心里更不过意。"

"不能不去嘛？"我终于忍不住问。

"局里安排好的事儿……回头，我给你带好礼物啊，我的晓雪最善解人意了，对不对？"嘉铭循循善诱。

"连哄带骗！"我赌气地，却不想说出了这个词，说完，自己心里一惊。

"哄倒是的，骗可就冤枉我了……"嘉铭蓦然松开了我，把我转过来，紧张地要解释。

"好啦，我不黏着你了，正事儿要紧对吧，走吧走吧。"知道他还是要走的，我不能不懂事。

"这就对了，亲爱的，开心点儿，回来好好伺候你，向领导保证！"嘉铭挤眉弄眼地说。

我听了，恹恹地，继而强颜欢笑："不少什么东西吧？走吧。"

嘉铭走了，门关上的一瞬间，整个世界又只剩我一个人了。

常常这样，我为什么没有习以为常，反而越来越觉得孤苦伶仃了?

去逛利群商厦，也不需要买什么东西，东一头西一头的瞎逛，看的东西不少，脑袋里一片空白。

走到钟表柜，我停住了脚，我和嘉铭戴的那款情侣表，还有得卖，摆在那里，把我们两个相恋时的甜蜜往事牵动了出来……

从什么时候起，我们连在一起看场电影都成了奢望?

"小姐，请把这款情侣表拿给我看一下。"

一个悦耳的磁性男音让我收回了思绪，我抬头看他，不觉一惊，这个男人长得真是帅，气度不凡，举止潇洒。

他转头冲我笑，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淡淡的熏衣草香挥散过来，让我有一瞬间的晕眩。

我的愣怔引他饶有兴趣地凝视，我蓦然醒悟，窘得掉头就走。

"唉！小姐，不好意思，请你帮我看看这款表好不好，给我和我的爱人戴……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买哪款。"他叫住了我。

我只好回头站定，看看柜里的表，依然觉得这款是最精美的，就说："我觉得这款不错。"

我和嘉铭戴着同款的表，但由情侣到夫妻的我们，爱情的温度早已低落，其实这些细节与爱情，本来无关。

他听了，就对售货小姐说："好，就这款。"又对我说："我付款，你等我一会儿，我还有事麻烦你。"

第2节：意乱情迷(2)

我看他匆匆跑回来，有一瞬间的错觉，嘉铭买这表时，也是这么笑容满面地付款后跑到我身边的。

他拿了表，转身对我说："麻烦你陪我喝杯咖啡。"

我转头不置可否地看着他，眼睛里充满疑问，他怎么这么自来熟?

他并不觉得冒昧，微低着头看我，露出杀人指数颇高的笑："其实，我最想麻烦你的事是，可以和你共舞，然后陪你度过孤独长夜。"

这话露骨暧昧，可是他郑重的神色、温柔深情的语气，使得这话并不显得轻佻。

他怎么知道，我的夜是孤独长夜?

我感到恼怒，被揭露了隐私般的不悦，但他纯净的笑容，让我觉得发火很没风度和幽默感。

我们互相凝视，我看到他眼中跃动的热情火焰，理智告诉我该走了。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对女人，是个忠告。

我礼貌地拒人千里："对不起，我约了人。"

他听了，失望的神情写在脸上，继而微笑："你会记住我的，今夜，你也会在我梦里。"

"你好像过于自信了。再见。"我冷着声音，很不客气地说，他的笃定让我反感。

走出很远，却觉得他还在看我，回头，果然，他站在那里，玉树临风，含情脉脉。

我要走回去，一夜情的剧目就可能登场。

我为自己这个念头脸红，转身决绝地离开了。

第二天，去影院看电影。

两张票，一个人看，想想就觉得凄惨。

我在黑暗里找位置，觉得茫然无助，黑夜摸象是这种感觉吧。

如果嘉铭不出差，他一定会揽着我的腰呵护着我向前走，他还是很体贴的，出差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我闷闷不乐地想-忽然，一只温热的手拉住了我！

我一惊，转头看，可是影院里已经熄灯，乍然进来，什么也看不清，我心存侥幸地想，也许是嘉铭，故意给我惊喜。

我就叫："嘉铭，你这该死的，吓我一跳。你搞什么鬼把戏！"

身边传来几声浅笑，淹没在嘈杂的人声里。

我顺着他的牵引依次挤过人群，终于坐定。

往旁边一看-天，哪里是嘉铭，竟然是昨天在利群遇到的那人！

他怎么知道我会来看电影？

眼睛适应了黑暗，电影也已经开演，我能清楚地看到他专注于屏幕的侧面，鼻翼俊挺，唇型优美。

我的心开始不规则地跳，隐隐地不安让我如坐针毡。

如果说，昨天是偶遇，那今天就有点不对劲儿了，怎可能总会这么巧？

"开始了，开始了，专心点儿。"他冲我露出一个贴心的笑容，我这才发现，我的手，竟然还被他握着。

我慌忙抽出，我说："让我看看你的票，你是坐这里的吗？"

他说："别出声，让人听见非把我赶走，那你就没有佳人陪伴了。"

我听了，稍微放松了心情，问："你没买票？"

他乐了："我不知道你会坐哪儿，买的什么票？"

呵，这人！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看电影？"我满肚子疑问。

"小姐啊，你非要我说我对你一见钟情，整夜守在你家楼下，盯着你出门，追过来陪你？"他又露出他那蛊惑人的笑来。

"……"可哪会有这么巧的事嘛。

"好啦，看把你奇怪的，我也就是想来看看电影，碰巧你来了，我就先占个位子，回头人家来了，我让给他，然后把你拉走，没别的意思！"他这样解释。

"为什么要把我拉走！"还没别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我立刻充满戒备。

"因为……第一次偶然相遇，山又蒙蒙，水又蒙蒙……"他调皮地念起了歌词。

"你这人说话总是这样吗？腻歪得像个流氓！"这次，我毫不留情地打击他。

"不是总是这样，只对你是这样。"他保持着单刀直入的表达方式，不慍不火。

"为什么单单对我？"脊梁上滚过寒意。

"因为我们前生就相爱。"他看着我，没有一丝戏谑地说，郑重得如同宣誓。

"……这里没人喜欢听骗子念台词。"我清醒地挖苦他。

"要知前生事，今生所受事。"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保证，我们前生今世，都相爱，你信吗？"

第3节：意乱情迷(3)

"这话你经常对人说吧？感情都泛滥成灾了。"我坐不住了，想跑。

"看你这人，不对你说这些吧，你觉得我图谋不轨；顺着你的问题，对你说这些吧，你又说我感情泛滥。呵呵……愁死我了……"他换了口气，坐在那里，支着脑袋一脸沮丧，忽然又抬头瞅我，"你们女人习惯想男人对你们图谋不轨是吧，连偶然遇见也要问为什么，连说句话都要接受审查，还让不让人活了。"

他这一说，想想也真是的，我的问题确实有误导的指向，可是……

"别老是这么紧张兮兮的，放松点不好啊？"他显出些不耐烦来，"那，我这边不也坐着个美女吗？瞧人家多大方，当我是空气，你就不能学学！"

我想笑，忍住了。

"想笑就笑嘛，我这么卖力地勾引你，不给点儿鼓励，我还怎么进行得下去嘛！"他一副死猪不怕开心烫的样子。

他自己把话这么说着，倒显得我太小心眼儿了，我就缓和了神色。

"说真的，没别的，我就是一个人无聊，真的，凑巧碰到了你，而且你也确实值得我这样的帅哥恭维一下，回头，你要不愿意跟我走，我还得自己走，没想绑架你。"他显出无可奈何的神色来，苦口婆心地说。

也许，这也是个孤掌难鸣的主儿，和我一样，渴望人陪吧，也就是碰巧嘛，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何苦思来想去，那么累干吗？我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了。

他很会察言观色，又说："你这人看起来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不好……"

我等着他说下面，就听到他说："就是太重视我了。"

我终于被他说笑了，我说："你这话让我想起狐狸对乌鸦说："你哪里都好，就是不会大声叫。"结果，乌鸦不服气，一张嘴，肉就掉狐狸嘴里了。"

他听了也笑："如果你一松口，也一准掉我手里了。"

看着我又严肃的脸，他不紧不慢接着说："可是如果你不松口，那我就只能靠边站。对吧？所以，并排坐着看场电影嘛，又不是强迫你上床睡觉，用得着这么紧张吗？"

我彻底放松了，他说得有理，再说，反正我旁边也不会有人来，正好他在，也算没浪费一张票。

我这么想，就不再计较了，抬头看电影。

正演到章子怡假扮歌妓为金城武献歌献舞，那双舞刀弄枪的手腕，舞起长袖彩练来，同样波光潋滟，风光独好。

渐渐看得入迷。

影片里的场景很是引人入胜，金城武和章子怡的虚情假意，就在这情景交融里，慢慢假戏真做，爱到至死不渝。

爱的刀光剑影无处不在。

我看着这影片，置身其中地感受，却愚钝地感觉不出，爱情的埋伏正向我展开……

看完电影，我们走到了灯光灿烂的大街上。

该说再见了，可是他彬彬有礼地说："请小姐给我个当绅士的机会，让我送你一程。"

现在，我们虽然彼此说不上熟稔，至少感觉不再陌生。

我想拒绝，可是竟然莫明其妙地默许了。

我们就一起默默往前走。

我突然想到，嘉铭此时在做什么，如果他知道，他文静内向的妻子，此时，正和一个陌生的帅哥漫步街头，共赏灯光星泽，会怎么想，怎么做？

心里便有些忐忑不安。

身边的人很敏锐，他忽然停下来，竟然执意牵我的手："别把自己装进套子里，即使那里很孤单、很冷，也不敢探出身来寻求温暖。"

很好的比喻。

我抽出的手再度被他握紧。

他的眼睛熠熠生辉："不要退缩，今夜，把你交给我，好吗？"

"不好！"我脱口而出，我不要一夜情，那种放荡的游戏后患无穷，我做不来。

他看出我的戒备，顿了顿，若有所思，玩世不恭的笑再次浮在脸上，良久，他漫不经心地说，"你能竖贞节牌坊了，呵，不过你想歪了，我只想陪着你，不动你，如此而已。"

那不是引狼入室吗？到时候我要吃了亏找谁去？

我才不傻。

我在沉默里打算盘。

他盯住我，一副了然于胸的德性，笑容里充满挑衅的暧昧："不敢带我去你家？"

第4节：意乱情迷(4)

"当然。"我并不会负气上当。

他一字一顿地说："今晚不会，可是以后会。"

我对他的自以为是感到可笑，我说："以后，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不可能。"他马上肯定地回道，"百分之百不可能。"

"为什么？"我诧异。

他做出一个很诡秘的表情来，看我，像研究一个古董，突兀地问："你不认识我吗？"

"不认识。"我反问，"为什么我会认识你？"

"上天安排的，呵呵，你真是很有趣。"他出我意外地说，"我可是天天都能看到你。"

"你说什么？"我听了，吃惊地瞪大眼睛，我想起那双无处不在的眼睛，难道是他？

"呵呵……怎么啦？我又不会吃你，怎么这么看着我？"他对我露出的惊骇神色感到好奇。

"……没怎么，被你唬着了。"想想觉得自己很可笑，他说什么就信什么啊。

"没唬你，不信等着瞧。"他的声音真好听，"你……想不想天天看到我？"

"……"我心里一动，看着他，有一瞬间的恍惚，天天看到他？想不想？

他就在我的沉默里对着天空的星星握手在胸前："请上天替我圆梦-请让这位美女以后能够天天看到我这个帅哥。"

"自大狂！谁稀罕天天看到你！"我被他的怪样子逗笑，心里充满温暖。这一刻，我忽然想起，在嘉铭的忙碌中，我很少有这样的开心了。

一起散步、看星、说话逗乐，已经是太久远的记忆，久远得已经模糊不清。

他一本正经地闭眼许愿，然后转过身来，看着我，忽然轻声温柔地说："这一瞬间，很想，抱抱你。"

我浑身一颤，本能地退后一步。

他就爆笑开了，笑够了，冲我摇头："你真是……真把我看成色狼了是吧。"

我那么好笑吗？他总是这样笑我！

"不是看成，觉得就是。"我不客气地说。

"既然这样……"他忽然冲过来，喘息着说，"那我还客气什么？"说完就抱紧了我。

我挣扎，就听到他在耳边呵着温热的气息，说："别动，只抱一会儿，求你。"

我挣扎不出，任他抱着，他的胸怀宽厚而温暖，一如嘉铭曾经给我的。

他的头倚在我的肩上，呢喃着："你的头发真香……"

我不要这种迷醉的感觉，太危险了，我推他的时候，他牵过我的双手，放在他身后环抱住他。

然后，他试探着吻我。

我奋力推开他，扬手给了他一巴掌。

他立定，依然从容，看着我，充满探究地揭露我："你明明在渴望。"

是啊是啊，我是渴望，可是我为什么渴望，因为我孤单、寂寞、找不着安靠！

嘉铭，你为什么总是要扔下我一个人？

我突然觉得委屈，红了眼眶。

他就慌起来，疼惜的声音传过来："对不起，我……是情不自禁。"

是我自己在放纵，不该只怪别人。

我默默地，冲他摆摆手，转身要走。

他追上来，转到我面前，展开双臂拦住我，良久，说："记着，这辈子，你一定会和我在一起-亲爱的章冰小姐。"

我听了，惊得跳起来："你是谁？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因为我们前生今世都相爱，再多轮回，我也忘不了你。"他深情款款地胡言乱语。

我气呼呼地瞅了他一眼，绕过他走了，心慌慌的，却也莫名地悸动，升起异样的温热来。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有些神不守舍。

那个男人的影子开始缠着我不放，一连串的疑问扰得我心烦。

独处的时间变得无限绵长难耐。

打电话给小荷，小荷好像还在床上，窸窸窣窣地背景杂音，让我浮想翩跹，觉得自己真不该打电话给她。

果然，小荷一边娇嗔地骂："死鬼，接电话呢……"一边敷衍我，"让他给烦死，章冰，明天我们逛街去，不理他！对了，你那位又出差了吧，你没把预防针打一打？"

我赶紧草草挂断，连小荷都习惯了嘉铭的出差和忙碌了。

我头昏脑涨地过了两天，整天躺在床上，睡了醒，看会儿书，还睡，想这么把剩下的几天统统打发掉。

第5节：意乱情迷(5)

手机就在这时响了，是个陌生的号。

一接，那边传来他的声音："嗨，有没有想我？"

我怔了，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连我的手机号都知道？"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胡说！我哪有？"

"看你这记性，还没老年痴呆的资格吧，就这么不讲理了。"

我愕然，难道是我忘了，也许吧，近来，我也觉得自己做事颠三倒四的。

"在做什么？"他猜测的语气传来，"看书、洗澡……陪男人聊天？"

我被他逗笑："不对，陪男人上床。"

他就惨叫一声："谁？趁我不在，干我老婆！"

我听了，大笑出声，忽然想，嘉铭怎么不知道打个电话来问问我在做什么？这几天，他都忙的什么？他那么放心地把我扔在家里，一次又一次。

"谁在干你老婆我怎么知道，好了，弄明白了，我是人家的老婆。"我很清楚地告诉他。

"唉，遗憾的事情就在这里，如果你是我老婆，我不会让你跟别的男人煲电话粥。"那边传来一声叹息，说得我心里很烦。

"没事我挂了。"我说。

"别，我想你，想听你的声音。"他急急地说。

我就感到了愤怒，他到底是谁，凭什么窥见我的孤独一再肆无忌惮地挑逗我！

"你他妈的是谁到底？凭什么想我？凭什么想听我的声音！我不认识你，不想看见你，我结婚了而且很爱自己的丈夫，对婚外情根本没

兴趣对你也很讨厌，你不要再来打扰我让我心烦！"我冲着手机叫嚣，然后恨恨地挂断！

什么人来？遇见一两次，就把爱情挂在嘴边，句句相思，骗鬼去吧。

我又不是干涸的河床，给一点滋润，就会碧波荡漾。

那我是什么？

为什么我的心蠢蠢欲动，萌生从未有过的期盼，这期盼是什么呢？扰得我这样寝食难安？

我关掉手机，我不能给自己机会犯原则性错误。

我想，这个与我擦肩而过的男人，从此，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

这时，门铃响，以为是嘉铭回来了，我欢呼着跑去开门。

一个小妹妹抱着一捧火红的玫瑰站在门口！

是不是走错了门？我早过了让人送花的季节，我刚要开口，那小妹妹说："请问是不是章冰小姐，有位先生让我把这些送给你，请收好。"

我接过花，还有一个包装精致的小礼盒。

关上门，打开一看，倒吸一口凉气，竟然是和我那只一模一样的情侣女表！

有一张字条：和你一起买的情侣表，合二为一，留以为念，爱你在分分秒秒里。

并没有署名。

但我知道是他。

这个疯子想要干什么？他究竟是谁？

2

国庆节休假回来第一天，医院召开全体医护人员大会。

我迟到了，假期的慵懒还没有从我的身体里褪尽。对我来说，医院的一切总是冷冰冰的，所有的医疗器械和所有的面孔，虽然它们和

他们都为病人的生命尽职尽责。我身处其中，却总是难以溶入角色，我不喜欢我的职业。

这时，我尚不知会在这冰冷的氛围里，正开始上演许多精彩的情节，会让我以后疲于奔命，刻骨铭心。

迟到总会引人关注，本来聚精会神于主席台的人们，仿佛有某种特异功能，不约而同地转身，将视线焦点对准我。我是面无愧色地接受这一注目礼的，在我的思想里，我想我今天来是多余的，我应该在家里继续呆一天，然后明天直接进入工作状态。

一屋子人坐得水泄不通，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往哪里插脚，就只好站定，在茫茫人海里，一时间，不知怎样处理自己。

小荷在人群里叫我："章冰，这里！"

我寻声望去，小荷的旁边空着一个座位。令我感动的是，当我挤过去，那个座位上贴着我的名字。这让我感觉自己是被人重视过的，有人用默默的劳动认可了我的存在。

人们终于转过头去了，主席台上有人声情并茂地讲话，因为我的迟到，有一瞬间的中止。

我的座位正对窗，轻风带着热浪吹来，有树影随风在窗外拂动，那是芙蓉树，粉红色如浮云一样的绒绒花簇，在翠绿的叶子间疏密有致，暗香浮动，让人的心情变得晴朗。

第6节：意乱情迷(6)

我珍爱每一个季节里我所能看到的植物，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向我演示生命的过程，在青春繁盛时节，努力把最美的姿容呈现出来，然后从容地走向衰老和死亡。

而我，正如开在繁华时节的花一样，生命充满活力，但嘉铭的忙碌，让我日渐寥落，衰老与死亡的气息，逼近的，不是我的容颜，而是心……

现在，我在这里坐着看芙蓉花开，很久以后，也许，我会像一片缩水的叶子，枯黄萧瑟，那时，看花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

我是个习惯于神游天外的听讲者，大多时候，我是魂不守舍的，有时，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但我就是没有办法听取演讲者的话，它们是在另外一个空间里的噪音，从来与我不相干，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但今天有所不同，那个声音很特别，也许是会议室很大，回音效果很强的原因，那个声音有一种质感上的穿透力和乐感。

我凝神看过去，却迎上一道刹那间让我心神不宁的眼光，那种震颤，让我轻微地皱了皱眉头。

不敢相信地再仔细一看，我差点儿失声惊呼，真的是他！

此时，他若有所思的黑眼睛，被台上深紫背景的台幕和他深蓝颜色的西装托衬得明若晨星。

我仍然不知道是谁在那里讲话，从看到他时，我就没打算把眼光开。

他怎么会坐在这里，和我在同一个医院里同一个会议室里开会？

想想，也难怪，医院这么大，加上来来去去的病号和家属，可谓人满为患，而我调到这里工作不满一年，大多时间又是呆在手术室里，同一个科室的人都还没认全……怪不得他说他可以天天看见我！

可笑是我，还奇怪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我对他尽释前嫌，并心动莫名。

想到他为我请的愿，我哑然失笑。

他则有意无意地瞟过来，神色肃静，"人模狗样"。

从他面前的标签牌上，我看到"吕静"两个字。

吕静？这个名字我听刘扬说过！我心里又是一惊。

这时，他的眼神是凝聚着的，好像是在专注地研究一个匪夷所思的物件，又好像是漠然无视的，与我对视了很长时间。

我的思维就一片空白，入定于某一段熟悉又缥缈无依的梦境一般。

很久，有人把话筒放在他眼前，他把眼光收回，我感觉他用眼神微笑了一下，意味深长又不为人知的，然后，我看到他翕动着嘴唇讲话，仍然是不辨音节的，但这次，是因为我沉溺于他说话的神态里了，他神采奕奕，年轻、蓬勃，像窗外十月的阳光。

我想到了阳光，是的，从心底泛起温暖的感觉。

我的心情大多时候总是黯淡的，像阴沉着乌云的天空，而又总不会放纵到下雨的地步，在窒息的安静里冷眼旁观，感觉到的总是冷寂，他的出现改变了我。

"章冰？看，在台上发言的这个人，内科医生吕静。表现良好，深受领导重视，瞧见没有啊，你！"小荷低下头凑过来，对我说。

我表现得心不在焉，其实，他的声音和神态都已经刻在我的脑海里了。

"他人长得不错是吧？咱们的院草！"小荷嘻嘻地笑着小声说，"我的梦中情人！"

我就笑了，这个小荷，梦中情人有一个加强连了。她过几天就要和祥军结婚了，还在这里做梦呢。

"章冰，你说人这东西就是怪了，这样的帅哥，找的老婆偏偏就其貌不扬；像我这样的美女，就偏偏要找个武大郎似的祥军，这月老儿

是不是成天都喝高了？"小荷愤世嫉俗地抱怨。

老婆？其貌不扬？我问："谁是他老婆？"

"你真是孤陋寡闻，药房部的王仪，人家就要结婚了！"小荷笑我。

"以前没听你说过。"我真是一点儿没在意这对夫妻，这个混蛋，都快结婚了，却把情侣表的女表送给我？不可理喻！

"没事儿说他干吗，再说，以为你知道呢。"小荷怪我，"也就你这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省心，老天爷给你个嘉铭，十全十美，你当然目空一切了……我就命苦了，那个祥军，整个一榆木疙瘩，不解风情、不帅又穷酸……"

第7节：意乱情迷(7)

我就笑，我习惯了听小荷类似的唠叨，她也习惯了我沉默地听她说话，我们两个，一个性格外向，一个性格内向，然而却是很好的朋友，她有什么话，在我这里从来没有忌讳。

喜欢和我畅所欲言的人很多，刘扬也算一个。

我想起刘扬最后一次和我见面时，幽幽地对我说："人就是这东西，经不起品味。"又忽而抬起头来说，"我们医院有个医生叫吕静，你知道吗？"

"知道。"说完了我想起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是个人渣。"她偏了偏头，注视着眼前那荡漾着光影的咖啡说。

正在主席台上神采飞扬的吕静是个人渣？怎么可能？重名吧？

我问小荷："我们医院有几个吕静？"

小荷说："就这一个。"

"肯定？"

"肯定。我在这里混了可不是一年两年了，连院草的名字都没摸透，怎么可能？"小荷的回答不容置疑。

呵，这个频频与我巧遇，送我玫瑰花和情侣表的院草，小荷把他看成是梦中情人，刘扬告诉我他是个人渣，看来，人的嘴巴是最有意思的部分，可以把同一个人说得迥然不同。

其实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角度不同，或者，亲疏关系不同，都可以造成看法上的分歧，那么，刘扬怎么就说出了那样的评语呢？

对于吕静的关注，使我对这个久已存在的问题有了探究欲望。

我本不是个对什么事情都有好奇心的人，这样反常是危险的，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我仍然殷切地想了解关于他的一切。

他终于讲完了话，我看到他走过去俯声对院长说了些什么，然后就走出会议室了。

我坐在窗边，可以清楚地观察他的一举一动，而不会被别人察觉。

他在那片芙蓉花下打电话，打了很长时间，来来回回地走，影子就把那满地投落的斑驳的花影遮来遮去，那些花影因为风的吹动也在动，看起来，像两种影子之间的游戏。

很好看的一幅画。

美丽的芙蓉花，挺拔潇洒的吕静，相得益彰。

他表现得很痛苦，放下电话，用手捂着脸好长时间，然后，他抬起头来，注视着上空遮天蔽日的芙蓉花树，久久地出神，最后，长长地叹气，甩甩头，转过身来，正对准了我的眼睛。

他就站在那里，和我再次对视。

就像隔了一个莽远的世纪，似曾相识又久别重逢般的，我已丝毫不感觉这种对视有什么唐突，好像是等待已久之后，终于在这一时刻，我们相聚了。

假期里的一幕幕犹在眼前，他在我心里，已经挥之不去。

他慢慢地走近来，随手从地上捡起一朵谢落的芙蓉花，远远地投给我，唇边隐隐露出一丝笑意，很忧郁地传过来。我也微微笑笑，看着他从前门进来，直接坐回原位。

在这个医院快一年了，今天，是我第一次在医院里看见他。

我和吕静开始经常见面。

人在互相不注意的时候，可以视而不见；然而，在互相注意的时候，会感觉彼此如影随形。

当我早晨上班时，会在门诊室对面的楼梯下，与他擦身而过；当我去急诊室找人时，会看见他在那里和同事谈笑风生；当我回办公室，会看见他来找张谭……

他开始在我的视线里反复出现，而我，无论走去哪里，也渐渐开始希望能见到他。

这种希望是懵懂而奇妙的，让我不安起来，当他在我不远处，我竟然可以感知，那时，我的心，就开始慌慌地跳。

有一次，他从我身边擦过去，小声说："心想事成，谢谢我！"

想起那夜的情景，我心照不宣地浅笑，心情突然间好得不得了。

上班的时候，手机响。

嘉铭给我来电话说想我了，他回来了。

我们结婚已经三年了，表面上仍然如恋爱时的亲密，但他近年来出差太频繁，大有弃我不顾的趋向，隐隐的不安让我难过，但他总说我小题大做，要我支持他的工作。

我也觉得自己有点儿小孩子气。

我有家，有丈夫。

我不能理解自己对吕静的这种期待，再见到他的时候，我装作熟视无睹，但我无法控制自己心跳的加剧。

第8节：意乱情迷(8)

吕静不管我是怎样的，依然会微笑着和我打招呼，体贴地问候我。

我讨厌他那胜券在握意味的笑意，却又充满了隐忍的期待。

我躲进观察室看小说。

这是我在这繁杂着各种事情的医院里，唯一可以安宁的地方。

我性格内向，对安静的殷切需求，对繁扰抵御能力的低劣，让我常常在人群中，突然感到烦躁恼怒，急需逃离。

高高在上的十六楼的观察室，便是我的空中仙阁。

医院四时分明，景色常新，寒暑不常。这里却总是一片晴空，无论初始我所怀着的是怎样的心情，打开门来，就平和了心境。高楼俯望，眼前一片开阔，我的城市在明亮的玻璃窗外，浓缩成一幅赏心悦目的画。

我可以无所顾忌地躺在阳光里，看风云变幻的天空。

浮云聚散，有灵气似的组合着各种生命的形状，也似纷扰的世事，在顷刻之间错综迷乱；霞光绚烂，渡了那西天的云影，橘红、绯红、明黄，与天蓝调和，一直美到无法形容……

往日，我会在这静寂中，或凝望，或看自己喜欢的书，时光就会温馨祥和地逝去。

秋日的寂寥是淡淡的，阳光的温暖也让人舒心。

但这次我却无法安下心来，昨天，我在哥哥的办公室里听说靖叔撞车死了，就在前不久，就是我们开会那天吧。

活着的人，总是要看到别人的生老病死。

但这次，是我的靖叔，从小抱着我，给过我童年欢乐的靖叔，我不可能再看到他豪爽地开怀大笑了……

我的童年，因为有靖叔的关爱而充满生趣。

然后我长大了，曾经的童年，飘浮无依，如同一段残缺破碎的旧梦。我也不知道具体从哪一天，我开始怀念和靖叔一起度过的时光。他不在身边的时候，那种熟悉的孤独感，让我的灵魂充满焦灼和渴望。

常常地，走在人群中，来到心底的寒意时时让我觉得寒冷，我却找不到可以无所顾虑的依偎……

听说，满地都是血，凝固成黑色的了，才被人发现，人早就没救了，而肇事者却逃得无影无踪……

我的书页上，也如同交通混乱的路状，墨黑的铅字和黑色的血迹，有异曲同工之感。

有人轻轻地敲门，我想是王霄吧，又有什么手术！真是烦人！

可王霄从来不这么轻的敲门-吕静走了进来。

他看着坐在地上、捧着书的我。

仰视他，窗外的阳光让他周身散发着一种无与伦比的光彩，他的脸在侧光的角度下，极度富有雕琢感，他的眼睛热烈而暧昧，嘴角带着一丝浅淡的笑意，是那种让我神志不清的微笑。

他穿黑西服很好看，没有一点古板严整的感觉，反而是在整齐中透出洒脱，他站在那里，片刻，然后慢慢走近我。

这一瞬间，我确定我来这里，就为了等待他的到来-在那片一望无际的麦田里，碧绿的麦苗翻起涟漪，靖叔慢慢地走过来，俯身抱起哭得绝望的我。身后是远处村庄浓缩的风景画，白而薄的炊烟袅袅地升腾在蓝得纯粹的天空中，有渺远的鸡鸣狗叫，天籁般宣告我寄人篱下的孤单从此不在……

我没动，仿佛被施了定身术。

吕静很自然地走过来，蹲下，揽过我的头，吻下来，缠绵不断地吻……

我心醉神迷，浑然忘我。

听到他在耳边重复那句话："我说过的，这辈子，你一定会和我在一起……"

我神志昏然，默不作声，又被他吻到窒息才停止，他喘着气，适可而止，并没有进一步的表现。

我这才想起提问："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对你蓄谋已久，对你的行踪了如指掌。"他直视我的眼睛，充满爱恋地说。

"怪不得我前些天老觉得有人暗中盯着我。"以为他只是夸张，我笑着顺理成章。

"没别人，就是我。"他搂着我，亲吻我的耳轮……

就这样，我开始了和他牵连不断的过程。

医院里的时光变得妙趣横生，总会有意料之中或者意料之外的快乐等着我。

我喜欢到医院上班，这里需要我来奉献爱心，需要我来救死扶伤，需要我的微笑，需要我的歌声。

第9节：意乱情迷(9)

我为自己红杏出墙而得意忘形。

我不是故意的，实在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让我一反常态地快乐起来。

嘉铭说我越来越漂亮了。他不知道我正开始犯错误，如果他知道了，一定不会用这样美好的词语来赞美我。

虽然我和吕静只是接过吻，仍然是不可原谅的。

我自责，却仍然无法让自己在再次见到他时，保持冷静。

我无法逃避，因为那种向往来自我的内心。

3

小荷的婚礼很隆重，在四星级酒店里大摆宴席。

我和嘉铭一起去的，嘉铭穿黑色的西装，我穿明黄的裙。隔着一个餐桌和人影，那边是穿格子西装的吕静和穿着草绿色套装的王仪。

王仪，我终于看到了她，再平庸不过的女子，我的心骤然缩紧。

吕静平静地把目光投过来，看看我，然后看看嘉铭。我和嘉铭是人群中惹眼的一对夫妻，看起来珠联璧合，我们一起帮小荷招呼客人，打理事情，配合得默契而亲密。

新娘新郎走过来。

小荷本来就长得很漂亮，今天更有艳压群芳之感，高高盘起的头发上罩下淡色花纹的白纱、袒胸露背缀满玫瑰的洁白婚纱，把她映衬得美如天人。她幸福地笑着，亲昵地挽着祥军的胳膊。

祥军憨厚的脸上，满足的笑容让人看着嫉妒。

每一段婚姻，都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夫妻相挽，你情我愿，在众人花好月圆的祝福里，步入以后平淡琐碎的婚姻生活，一路走下去，风景却是不同的。

但会有怎样的风景，谁又能预料呢？

我和嘉铭端起杯来一起祝贺她们，小荷说："章冰，我不求别的，祥军有嘉铭的一半好我就知足了。老天爷对你可真偏心眼儿，当然，嘉铭，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咱章冰打着灯笼也难找是不是啊？"

嘉铭笑着回答说："当然，我的老婆嘛。祥军一定比我强的，你这么漂亮，他拿着当宝还来不及呢。"

……都是客套话。

吕静投过来的眼光让我无以遁形，虽然他微笑着，好像听着事不关己的事情。

后来，他拥着我说，他看着嘉铭，嫉妒得要命。

我知道那种感觉，我也是在那样的嫉妒里参加完小荷的婚礼的，不过，我嫉妒的是王仪。

人总是对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感到若有所失，其实大多时候，人之所以若有所失的，是对自己主观美好意愿的眷恋，很久之后，我备受了现实的教育，再回头来，往事已如风尘。

医院的植物很多，青林翠竹，红枫黄菊，四时变幻。

不经意的，芙蓉花已经开过了几轮，谢了，深秋里，连同翠绿的叶子也渐渐凋零，只剩下枯枝上垂垂荡荡的荚角，把所有曾经的繁荣封藏了。

枫叶如火如荼地燃烧起来的时候，我和吕静的爱情也热烈起来。

每一个相聚片段都无比清晰地刻进这片片的枫红里，让我流连，但终究，它们也还是会落的。

当我窗外花园里那两棵柳树也褪尽了最后的一片叶子的时候，冬天来了。

我生命里的冬天。

这几天连续下雪，我不得不走路上班。

阳光下，雪屑飞洒，闪着晶莹的光亮，很美，心却在这美景中，凄凉一片，周身冷彻，那是来自心底的冰冻。

脸上却仍然是笑容可掬的。

爱在初始，没有贪婪，所以只见美好的情愫；及至投入，便有了患得患失，痛苦也便追随而来。

我不知道，活在这尘世间，慢慢地学会在痛苦的时候，用微笑来做安全的伪装，是我什么时候已经练到了炉火纯青的本领。

所以，当看到别人微笑的时候，不要以为他就真的快乐。

雪堆在医院的甬路两边，已经积成一米多高的雪墙，把终年长青的植物压在下面，也似藏着负重的隐痛。

我拉着小荷的手，一路谈笑风生地走过，蓦然抬头，就看到吕静拉着王仪的手，从雪墙后面转过来，正好对面。我侧了头，装作没有看到，但心却在一瞬间沉落，很重很重地沉落，压得人窒息难过，但我的笑容无可挑剔。

第10节：意乱情迷(10)

从身边一掠而过。

一掠而过的，只是身体。

本来就不快乐的心，此时感到了万分的沮丧，无论怎样，命运已经做了最真实的安排，上帝的手塑造的作品里，我所饰演的角色，应该是在他的世界之外的，却又做如此的编演，让我体会欲罢不能的痛楚。

他们相挽的手、相依偎的臂膀、亲密说话的样子，就如同特写的镜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一点点刺痛过来。其实何止是这样的，同一屋檐下，在人间烟火时相濡以沫，更多的细节，都是我可以形象地想象得出的，刺痛，不过是我自虐的代价，也是我自讨苦吃罢了。

我笑着，自嘲里，希望这一场雪，自九天外轰然如盖压下，把这尘世的一切消亡。

爱，是怎样一种毒?

让人饮过了，就生出喜怒无常的情绪，生出嫉恨来。

其实我拥有着上天的恩宠，有很多人望尘莫及的美好境遇，如果，把他从我的世界里删除，那么，我的人生，亦可称得上是没有遗憾的吧，但，明知如此，我却是知错而错的。

我需要不断地调节，让自己不致失去冷静。

无论是怎样的错事，选择做它的时候，就要承担由此而来的惩罚，也许这冥冥之中，是有一种力量来评定正误的，所有自以为是的人，最终所受的最大的惩罚，其实是来自内心的挣扎，每一次，都是噬骨的涅槃。

我一心两用的，和小荷神聊海侃，在别人看来，我笑容甜美，精神愉快。

其实这样有什么不好?

我应该是这样的，从里到外都应该是快乐的。

昨天夜里，嘉铭在梦里搂过来，紧紧地把我圈在他的臂弯里，我是他这一生里心满意足的妻子，爱我如斯，我复何求？

清晨，他起早去单位扫雪，我在洗漱时，听他打来电话，嘱咐我路上小心，中午要吃饱喝足，言语中全是平平淡淡却情真意切的关怀，我不是没有感到温暖。

相伴的日子里，我们是两只形影不离的鸟儿，在同一个巢里，互相照顾，事事关心。婚姻，以它强大的力量，赋予我们责任与耐心，在绵长的岁月里，不离不弃。

我为什么要在意那些短暂的分离，而背叛终生的相守？

这一生，我已注定是嘉铭的妻子，为他洗衣做饭，为他生儿育女，然后和他相携着赡养老人，哺育幼子，然后，一起慢慢变老。

一眼望过去，这是一目了然的过程，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样的人生。

而吕静，我们是有两个轨道的星座，偏离自己的轨道，结果一定是粉身碎骨。

我清醒的明白的。

那为什么还这样的纠缠不清呢？可见我是不可理喻的。

我痛恨自己的不可理喻。

痛恨而对自己无可奈何。

就让时间慢慢地磨吧，不把我的心磨得粗糙麻木，我是不知道回头的，我的个性，就如嘉铭所说，前生，我必是一头倔牛，不碰得头破血流不罢休。

女人天生是亚当的肋骨，可有可无的一根，幻化来的生灵，难以有理智的收放。我亦难逃这样的劫数，我的自取其辱的痛苦。

我走到微机室，打开电脑，写我的论文。

页面是洁白的，等着我一字字排开、覆盖。

白纸有了内容，便有了意义。若这内容是和谐美观的，那这意义也便是生动可爱的；若这内容是杂乱肮脏的，那这意义也是让人讨厌

的。而我的人生，如一张正画着不和谐内容的纸张，每一笔都让我深恶痛绝，可笑是，执笔的人，竟然是我自己。

鬼使神差。

鬼迷心窍。

我的思维很混乱，找不到下笔的地方。坐在那里，看着屏幕发愣。

我突然觉得了累，这种累的感觉以排山倒海之势压来，让我心浮气躁。

我究竟怎么了?

明知道他不过是个普通医生，没有高官厚禄，没有过人的才华，又有未婚妻，只长了一幅好看的皮囊，说一口流利的谎话，口是心非，情话满天飞。

……

我又好到哪里去?

我摇了摇头，不要再想了，为他已经浪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了。

第11节：意乱情迷(11)

写是写不出什么东西了，刚才的偶遇，让我的心难以平静。

随手点开远航游戏服务中心的图标。

这尘世里，如我一样活得不明所以的人，太多了。点开五子棋里常去的一个房间，看到一个空位就坐上去，棋盘就在眼前展开。

对面那人见我分数太低，招呼不打就走了，"无名"如约而来。

近来，这人常来找我下棋，虽然我棋艺差得很。

"无名"，这个名字在武打片里，是个武功高强的人。武功高强的到了出神入化地步的人，叫"无名"。我笑，取这个名字的人，都是自欺欺人的，其实是想要出人头地的，人都善于伪装，哪怕是从一个名字入手。

对面的无名，出棋意向果然是高深莫测的，落子如飞，东撒西放，完全没有章法，我却渐渐不胜招架，顾此失彼，只几个回合，不得不认输一局。

而认输于我，不是强项。

我顶上劲头，集中精神与他对棋。

他在随心所欲地摆棋空中，写来一句话：棋如此，人必定笨得可以。

我笑笑，并不生气，他说得对极，我现在，正是需要逆耳忠言的时候，若是有个力转乾坤的说理高手，来对我大骂三天，可以给我换脑，我定是感激涕零。

我仔细和他下棋。

又看到他写来：关心则乱。

字字沉实。

关心则乱。

至理。

不是关心，何来我如此纷乱的心绪。

我小心地落我的棋子，却点不动鼠标，一看，我又输了。

心里越发气恼，再来，仍然输棋。

他写：这世上，总有人，你不是他的对手。

我愕然，多好的忠告？

"这世上，总有人，你不是他的对手。"

凝神间，看到他棋里的一处破绽，急忙落子，对面认输。又来一句话：观棋如人，观人如棋，一着不谨，满盘皆输。

我浑身冷战。一着不谨，满盘皆输。倘若说下棋在不可知的情况下，失策，输掉，也还是无足轻重的，可以摆了重来一盘，但人生之棋，是无路可退的吧。

眼前，我的生活看起来是平和幸福的，我却一意孤行的，让这平静下面暗流涌动，怕是哪一天，我是玩水自溺。

正呆的，那边又已开盘，我却无心再战，我不是他的对手，的确，这世上，总是有人，你不是他的对手，那么，就应该知难而退，而不是知难而进，死而后已。

在感情上，也是应该这样，但它却难以像在这里和一个陌生人对棋，只要鼠标一点，就可以轻松地离开。我是个俗人，做不到如此决绝。

但恋战又怎样？最好的结果也是两败俱伤。

正想着，王仪走了进来，他们吃完饭回来了吧。

我装模作样地看屏幕，心思却全然不由自主。

王仪走到我对面，附下身来求对面的于玲给她查什么东西。于玲正忙于聊天，对她懒于应付，她觉得无趣，在一边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王仪，这样的女人，貌相平庸，身无所长，却把日子混得有滋有味的。她在药房那里，对着医药单给人拿药，轻松而机械，对电脑是一窍不通，仿佛和时代都是不同步的，但她精明，擅长人情世故，闲

时，把医院里的婆婆妈妈都交往得感情颇好，也由此让吕静在最开始时，对她有好感。

吕静，帅气的吕静，每天和王仪表演妇唱夫随的喜剧，人后，他就对我痛诉，和王仪一起的后悔和痛苦。

但那些话，我是不应该相信的，小说上关于花心男人的伎俩，也许这一种，就是最笨的西门庆也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吧。

我却又偏偏信着，所以我的受伤，完全等同于周瑜打黄盖。

我在想着王仪的时候，不会是没有任何偏见的，我早已失去了公正的心态来面对这个女人，虽然她一无是处，但，我不能否认，某些时候，我是在嫉妒她。

心思百转千回，我无心在电脑前坐下去了。

去办公室，不知道门被谁锁上了。

在楼的拐角处碰到了王霄，看到我，嘻嘻一笑，说："被锁在门外了，去旁边办公室就是了。怎么不下棋了？"

第12节：意乱情迷(12)

我盯住他，他怎知我刚才在下棋?

他看出我的疑问，又笑："我们是彼此的影子，天天在一起给人做手术，这点心理感应还是有的。我知道你刚才在下棋，还知道你现在不开心。"

我无心情和他讨论这个，烦。

不知道怎么回事，王仪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她的笑容，无比灿烂，每一丝每一缕都是对我的嘲弄。

我觉得自己很失败。

王霄见我不吱声，凑近来小声问我："想不想有意外的礼物？"

我抬起头睁大眼睛看他。

他变戏法似的从身后拿出来一个玩具小熊，白得像雪，只眼睛和耳朵黑着，憨态可爱。

可是我一点也不开心。

我拿过它来，亲了一下，又恹恹不乐地还给了他，低着头走开了。

这个时候，我只想安静地一个人呆着。

可是，此时此刻，哪里会是我安心静处的所在?

离正式上班时间还早，我只好去观察室里找小说看。

打开门，即看到吕静在里面席地而坐，手里拿着我的书，看得很投入。

刚才还和人家牵手吃饭，这会儿已经坐在这里等我了。生活的节目换得真是快。

我看着他，心里七上八下。

他抬头看过来，眼睛里满是歉意，我的心，就在一瞬间间，被柔情占满。

这个男人，我用爱情把他的平庸美化得无与伦比，他干净清爽地坐在那里，俊逸的眉眼间，我曾经印过的无数深情的吻，在暗暗地昭示，把空气调和得黏稠而暧昧，我就不再是我了。

他目光如水，明眸如星，他有好看的黑漆的瞳仁。女人容易陷在里面，不分南北。

我走过去，拉着他伸过来的手，他的手温暖干燥，把我冰冷的手攥得紧紧的。

满心的幽怨，就在这一握间，无影无踪。

"才和人家吃完饭，就跑来会情人，真不是东西。"嘴上，我还是不依不饶。

"知道你会这么说……身不由己的感觉你懂，我们在遇见时，已成定局，我真正想分分秒秒相守的人，是你。"他抚摸着我的手腕，低沉而忧郁地说。

我无言，和他深深地相拥，然后亲吻，密不透风，相依相偎，而后在他怀里静坐。

我们还只是没有完全交付对方的情人。

我其实是个传统的女人，对于身体的亲昵，很是看重，我自己都不能理解传统道德观念牢固而偏激的自己，也有这样一天，身不由己，知错犯错。

我刻意地拒绝吕静过早地占有我，其实不过是给自己一个矜持的过程罢了。我自己也知道，这是早晚的事，吕静和其他所有的男人一样，要的，最终也不过是女人的身体，而不是女人一厢情愿的感情，那无疑是纸上谈兵一样的不切实际。

男人，实际的很。用一个词来形容，是得寸进尺。他们与生俱来的本领，就是在女人的身上开辟战场。

明知是陷阱，但女人喜欢跳。

其实我这样故作姿态，也不过是当婊子还要立贞节牌坊罢了。而对于我的这种"自尊心"，在吕静，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他深谙女人

的城府，自然一目了然，也当然有的是耐心来心想事成。

情人在一起，不过是志同道合地狼狈为奸。

两个人因为生活的平静和乏味吧，一起想要寻找宝藏，看到一处风景，景色宜人，就在一起留恋着合作着，等着发财，掘地三尺，宝藏没挖着，却挖着了一堆骷髅，种种期望、等待、高兴然后失望、颓丧的情绪已经尽数经历了，再后悔，却已经晚了。

我和吕静，现在就是正在挖掘生命中所谓的"宝藏"的过程里。

我理智而又神志不清的，在离他远远近近的距离里，一步一步前行。

窗外的天空很美。

雪后的晴空，冬日的暖阳，白色的悬浮的云朵，蓝得剔透的颜色。看起来让人快乐。

他的怀抱是我留恋的所在，只要他抱着我，我就觉得自己处于一种晕眩之中，世界在眼前变得美不胜收，心就在一种暗暗的期待和隐隐的抗拒里，颤抖着，狂热着，充满了甜蜜的汁液。

第13节：意乱情迷(13)

他把头抵在我的胸口，不出声的，轻轻摩擦。

大多时候，他给我错觉，他像个需要我呵护的孩子。他的沉默、忧郁，总是过多地激起我母性的爱恋。

而我，会慢慢把这种危险的感觉转变成弱智的付出。

在远离道德的情爱里，谁付出真心，就意味着谁将受伤，意味着谁一着不谨，即将满盘皆输。

所以我注定会输，但是在他无言地抱着我的时候，在心里，我对自己说，输了也便输了，他是不是真的爱我，计较得太多，也改变不了我输的结局。

他的手，试探着侵占过来，我嬉笑着躲闪开。潜意识里，嘉铭怒气冲冲的脸、怨恨的眼神，组合成壁垒森严的墙，横着，不容亵渎。

我又一次，蓦然地，推开他。

他投来的眼神里，就有了可怜楚楚的难过，我的心，就软下来，我的手，穿过他的头发，梳理着，然后，俯身仔细吻他的眉眼，呵气如兰在他脸上："不要乱动，这样就好。"

他不满意地咕嘟几句，乖乖的样子。

那墙，就在一瞬间轰然倒塌。

我的吻变得热烈而充满力度，他就很有默契地把手放到了他渴望已久的地方，那里，早已温湿一片。

意乱情迷。

手机铃声蓦然作响，我的精神为之一抖，慌然地躲闪开，吕静有些气急败坏，苦笑了一下，眼巴巴地看我接电话。

"马上手术！"刘主任特有的打雷一样的声音传过来，十万火急。

我慌慌地向门口跑，他在后面叫："嗨！"

我收了脚，回头，看他在那里眯缝着眼睛等着，我就回来，亲吻他的额头，他很满意地拍拍我的头，使劲地回吻我的嘴唇，还不舍，

我就推开他一步三回头地走出来了。

出了门，我就觉得自己犯贱。

但下次，我们只会循序渐进，我还是会像个身不由己的小娼妇一样，和他缠绵。我这个被爱情的魔鬼施了蛊惑之术的女人！

4

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我飞身跑去手术室，同事们在那里已经等得不耐烦，投来的眼光全是责备不满的。我脸上发烧，急忙洗手、换衣。

我负责的分工是局部麻醉，整个手术的第一环。

手术床上躺着的女孩子年轻漂亮，细致的皮肤白皙的质感，曲线凹凸有致，颀长的颈和匀称的腿，看一眼就让人难忘。

她闭着眼睛，长长的睫毛在不断地颤动，投落两排暗淡阴影，无比生动和诱惑。

她的手，鲜血淋漓。

她的中指和无名指指筋断了。

伤口以一种触目惊心的状态呈现人前，因为时间的耽搁，里面的组织已经脓变，被血水和体液泡得白肿。

手术时，需要用器械把这小堆肿胀的肉下缩回的筋脉拉出来，系好，是个简单的小手术，但若是不施麻药的话，任何人都难以承受那种痛吧，十指连心。

想到此时，她一定也很痛，但她的脸上，表情很冷静，像在安静地熟睡。

我先给她做了皮试，然后把针剂从她的腋窝打进去。

针扎进去时，她稍微抖了抖，我的心，竟然莫名地颤了一下。

作为医生，对于生老病死有了太多接触，实在已经司空见惯，觉得无足轻重了。面对血淋淋的场面，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是我们这个职业所特有的本领，但今天，我好像很失常。

在后来的某一天，当我也躺在手术床上，做着类似的手术时，此情此景，就如同梦境里久已重温的往事一样，在脑际闪出，那时，我才知道，上帝在给人以惩罚之前，是给过暗示的。

只是我是冥顽不灵的，在亲手给这个女孩子打麻药的时候，心里发抖，仍然不知所以然。

只几秒钟，麻药便发挥药效，她的手，无力地垂落在一旁的托架上。

我拿过针来，对着她的指尖依次扎进，她全然不觉。

这中间，她曾试图举起手臂来看，但她刚努力举起一点点，那只手臂便陡然如同下落的棍子一样，重新"叭"地落下。

药效发作的时候，这只胳膊，是不属于她支配下的部分的。

第14节：意乱情迷(14)

人在某些时候，就是这样可悲，连自己都对自己无能为力，对自己说不算数。

她的麻药是刻意打进体内的药剂，失控也只是暂时的，而我的麻药，是谁打进我的身体的，失控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终止？

我一边三心二意地想，一边冷着口气对旁边的张谭说："好了。"

张谭坐下来，拿着细长的不锈钢器械，开始他精工细作的手术。

"病人还没有签字呢。"中间张谭提醒我，眼镜下专注的目光却投给我狐疑的一瞥，我今天的状态不对头，他感觉出了。

我忙把那些手术前后有关病人反应的一些材料拿出来，一式两份，跑到手术室外让病人的家属签字，刚要出门，那个女孩睁开眼睛，对我说："我自己签，不用其他人。"

我递上去一份，给她一支笔，她伤的是左手，右手灵活地拿笔签完。很洒脱的字体。签完一份还要另一份，仿佛她的生死与他人无关。

没理会她，兀自拿着协议出门叫她的家属，这是原则，病人和家属的签字要各式一份，她叫周小鱼。

周小鱼，漂亮的一条人鱼，活在人的海洋里，因为美貌出类拔萃，偶尔因为意外受伤，出现在我的面前。

上帝安排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见面，总是别具匠心，不肯重复，但天地很小，再次的见面，是我受伤的时候，只是那时，伤的不是我的手指，而是心。

但在此时，我不可能预见以后，我按部就班地让周小鱼的丈夫签字。

至此，周小鱼应该是个少妇。有的女人天生丽质，面孔比年龄年轻。

她的丈夫脸色灰灰的，有细密的汗珠在额头上闪闪烁烁，看起来紧张的程度比周小鱼有过无不及。被人掂记到这分上，实在是幸福的妻子；能这么惦记老婆的人，也实在是难得的丈夫。

我不由地好好看看这个男人，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眉宇间有一种很男性的阳刚气，直逼人心，特别是他的眼睛，有一种很锐利的感觉，和吕静的迷离深邃不同，和嘉铭的坦荡热烈也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吧，即使他再平凡。

医生，是个喜欢不动声色观察人的职业。出于职业的技能，我们在学习了如何游刃有余地解剖人的肉体的同时，贪婪地希望可以把人的精神世界也剖析得一清二楚，这种欲望隐秘而强烈，但这却不是动动手术刀就可以轻而易举的事情。

人是复杂的组成，最难以折磨的所在就是精神世界，因为它瞬息万变。靖叔曾经对我说："人心似海，无边无际，不要奢求与哪个人知心相交。"

我一直视此为至理名言，但庸人的本能让我仍然渴望交付，从身体到精神，与某人水乳相融。最终我错到了覆水难收的地步时，再回头来，这句话已然如同谶语。

我把两本资料放在墙边的资料柜里，随手整理了一下里面乱七八糟的材料，这些材料上有不同时间来此做手术的人的签名，字体各异，伤情各异。时间的从容不迫里，总会有人被宿命安排着毁坏了身上的某个零件，来此整修。

医院，是人体的维修站，那么，爱情的维修站在哪里？

健康，是上天赋予的最大的财富，然而，很少有人可以感知这种财富，也很少有人为这种财富而满足，人活着，更多的时候，是在不同形式的折腾里，把这种财富随随便便地挥霍掉。大多数人，都很蠢，顾此失彼。

我也是这样，至少此时，我的心理是不健康的，正在偏离道德的泥沼里越陷越深，不久的以后，可能我就全部沉沦……

"药棉！"

张谭短促有力的声音传达着命令。

我赶紧递过去。

殷红的血液从那个伤口处不断地渗透出来，以一种极快的速度蔓延开，像几条蠕动的蚯蚓蜿蜒着，纵横在周小鱼好看的手心里。红白两色鲜明的对比，使她的手看起来像绽放开的某种奇异的花朵，美艳而诡异。

张谭在那里用极细的钳尖，把她纤细的手指指筋两面的断处抽长，然后很精细地系在一起，每一根手指有好几条筋脉，他必须一一把它们系得松紧适度统一。

第15节：意乱情迷(15)

张谭一脸凝重，手很熟练地系着那些细而脆弱的筋脉，像平常日子里把两根线系在一起一样快捷。

为了避免日后粘连，他不时把两处筋脉的空隙拉拉宽。

我在一旁用消毒药棉不断擦那欲滴未滴的血。

那些血是温热的、黏稠的，沾在药棉上，散发着一种腥味。它源源不断地流出、聚集，像被禁锢的过久而得以自由的一种精灵。

人就是靠着这种液体而存活的，它在新鲜的时候是艳红的，当它失去了生命的呵护和滋养、繁衍，就凝结成黑的颜色，变成凝重的没有生机的黑痂。

世间的所有无不如此，包括爱情，热烈时鲜活，冰冷时腐朽，这中间的恒定只是稍纵即逝……

黑血。

我一边换着药棉，一边在脑际里不断重复这个词语：黑血。

那么奔流在我的血管里的，在吕静血管里的，还有张谭及所有的人的血都是这种转眼变黑的血？多么愚蠢的问题？它的颜色是怎样的又如何呢？它与所属个体的性情、善恶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吧！但我相信它作为传输信念的中介，邪恶的人流的血，也该是邪恶的血。可是，美丽的邪恶的女人，潇洒而虚伪的男人，所流的血，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总不会是七彩的血。赤、橙、黄、绿、青、蓝、紫。

如果人的血液颜色是七彩的，各种色彩代表一种性情，要了解一个人，要决定是不是爱一个人只要看看他流的是什么颜色的血就行了，那会多么的一目了然。

如果那样，我应该流哪种颜色的血呢？嘉铭和吕静的，分别又是什么样的……

我在手术中，总闪出这些莫明其妙而荒唐的念头，爱情的迷乱，让我急于找一种确切的判断方法，更应该爱谁……可是越想越乱。

"一会儿就好。"张谭说。

听到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精神一凛，拿过温水毛巾给他擦擦脸。

在手术的过程中，我是比较轻松的那一个，让人签字后，给人打麻醉，擦洗伤口，给张谭擦脸，而后就等着最后开消炎药、打点滴，收拾手术器械。

主要的事情是张谭的。

张谭是个做医生的天才，他对人体结构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熟稔，医院里没有人比他对手术刀的驾驭能力更好。他每次给人做手术，都有一种画家作画时的酣畅淋漓，一气呵成，从来还没有失败的记录。所以他，技高一筹，功成名就。

和他做搭档，是我的荣耀，我也因此轻松地工作，却在同事中，受人重视。近朱则赤，古话说得精明。

有一次，我问张谭怎么会把手术刀用得如此出神入化，他说："我曾经解剖了一百多头猪。闭着眼睛，都知道哪里往左哪里往右，哪是沟哪是坎，哪是筋来哪是肉，人和猪有异曲同工之妙，从精神到身体。"

他还说："你学过《庖丁解牛》吗？几千年前，我就是那个庖丁。然后，我驱使那个什么诗人来着，领会到我的技术精髓，把这绝活变成一篇文字传与后人。"

"人们从中领会的是什么熟能生巧的道理，其实他们领会的远远不够，我这技术的精髓实际上在于，生杀大权于强者，斫板受刑于弱者，长此以往，习惯成自然。所谓凌驾于上的原因，就在于，刀，是拿在我的手中的。"

我记得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那种得意而阴冷的笑，我听得毛骨悚然，肃然起敬。

生活中，张谭也是个持刀的高手，职称利益之争中，我从来没听到他的败迹。他是那种，把生活都变成猪的高手，运作起来也可以游刃有余。

我也因此对张谭从心里生出恐惧来，生怕他哪天，突然投向我的目光里，我也变成一头即将挨宰的猪。

张谭对我倒是另眼相待的，在众多的医生里，他高高在上地挑选助手时，毫不犹豫地把我拉到他的身边来。

我在和他合作的过程中，一面深感荣幸，一面备受煎熬。

和我一起和他搭档的还有王霄，一个戴眼镜的，书生气十足的男医生。

我和王霄很少交谈，大多时间，他都伏在桌上，把头放在一本不知道是什么名字的厚厚的学术书上面，虽然几天都不见他翻动一页，但他看书的确达到了聚精会神的地步，有一次，我从他身边走过，不小心把水洒在他的衣服上，他即刻惊叫："怎么下这么大的雨！"

第16节：意乱情迷(16)

真正的幽默来自自正的古板者。

就是这个王霄，在给周小鱼做完手术的时候，突然叹了口气，说："伤的地方有点偏了。"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问："怎么？"

他眨眨眼，一本正经地说："离胸部太远。"

医生如此悲天悯人，我晕。

周小鱼显然是听到了王霄的话，她睁开眼睛，飞快地扫了他一眼，旋即妩媚地笑了。

王霄却是一脸严肃的，也或许是口罩的遮掩效果吧，但我还是发现他的喉结上下蹿动了两下。

周小鱼的妩媚笑容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里。

5

又是下班时间了。

冬日的傍晚，没有风声，雪在西天淡淡橘红的霞光里，安静地，温柔地，从天空飘洒下来。

天堂在举行怎样的盛典呢，这雪屑不会是那里鸣放的礼花残屑吧！还是，天堂里，神仙腐落的灵魂碎片？

旋即旋灭，方生方死。

短暂的过程，永恒的消逝……近来，我好像特别容易感伤。

我把手插在衣兜里，围紧了头巾，独自回家。

小荷刚才打来电话，说要约会。

一个人走路，是难得的享受，可以休息着嘴巴和神经，随心所欲地转动眼睛，想所有能想到的事情，并且快乐地唱歌。

我要自己这样想，并悠闲地向前迈步。

路面很滑，没几步，我就趔趄着差点摔跟头，只得低头看路，小心翼翼地向前。

医院的人可真多啊，从那些方格的楼洞里走出来，三五成群的，汇成一条人流。平时，这几栋大楼，很好地容纳了这许多的人，从容不迫地包容所有这些人的衣食住行，给我们物质生活的依托和精神生活的保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一切看起来都是分工明确，井井有条的，然后在这种循规蹈矩中，人人有自己的独特世界，为人所知或为人所不知的。

偶然的抬头里，看见人群中，吕静牵着王仪的手，有说有笑的，像所有两情相悦的夫妻一样，幸福又美满。他们一起回他们共同的家。

吕静有感应似的看过来，我盯住他的眼睛，他很自然地把目光掠过去，不经意似的，看向远处。

他是个很善于伪装的男人。

我从来都知道的。可是人以群分，我又能好到哪里去?

在这同一医院里，想不碰见这一幕都难，可屡屡碰见，我还是没能把自己磨炼得刀枪不入。

突然间，心情就又坏透了。

然后的一路，没有半点值得顾盼的东西，高一脚，低一脚，像踩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中，眼前一片迷茫，美好的雪景也变作了极端无味的、落魄的景象。

佛说：境由心生。

我的眼睛在一瞬间潮湿胀痛，眼泪即刻下落，可恨的眼泪，卑贱的眼泪，流得好没道理。我恨恨地想着，却仍然收拾不住。

它就在脸上肆虐，像一刃刃冰凉的刀，从脸上轻滑过。

走了仿佛一个世纪。

远远地，看到嘉铭在暮色里，焦急地张望。

路灯已经亮了。

那些白的雪屑，就像被赋予了生机的舞者，绮丽而妙曼，它们缤纷着、回旋着、轻盈着，翩翩而落，在深色的夜幕的背景下，在星星

列阵一样的灯光里，它们是痴情的舞者，把那一瞬间的生命，幻化得无比凄美动人。

满怀爱意地投落，终归寂灭。如同我的爱吧?

嘉铭，就站在这雪里，一边搓着手，一边东张西望，寻找他人群里的，属于他的，却是貌合神离的我。

我恨自己。

我看着他，我初恋的爱人，从相识到相恋，到步入婚姻，他一直是温情脉脉的。似水流年，就在我走向他的短短的一段路里，在眼前闪现，但我，把这些都化成了雪，让它们消融在生活的平淡里了，不知道珍惜，我将受到惩罚。

他快步走过来，亲热地搂住我的肩膀。

这个动作是我熟悉不过的，可不知怎么，我总觉得这种熟悉感带给我一种莫名其妙的压迫感，类似一种故作姿态的亲昵，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嘉铭对我，一如既往的爱恋，不是吗?

第17节：意乱情迷(17)

是不是因为自己有了隐瞒，也便神经兮兮地觉得所有人都如我一般阳奉阴违?

……不管是怎样的，反正，现在，给我温暖怀抱的，只会是嘉铭。

而他怀里，能如我般无所顾忌地依偎着的人，也只有我。

我们是夫妻，正如吕静他们，你夫我妻，最可如此名正言顺地亲密。

我既如此，又何必对吕静的伪装耿耿于怀？五十步笑百步。

我突然间有虚脱的感觉，本来，这是我的依靠，我的避风港，我在外面风雨里做无谓的挣扎，弃明投暗，终了，还是要回来的。就像吕静，与他相守一起慢慢变老的，终究还会是王仪。

已成的定局，我要去改变什么？又想怎样改变呢?

吕静，他到底对我有没有真爱，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长长地叹息，更深地依偎在嘉铭怀里。

嘉铭就一手搂着我的肩膀，一手握着我的手，忙不迭地问我累不累。

我把头靠在他结实的肩头。就这样，这样相伴着，一路走过，不是很完美的人生?

我是个贪心的女人。

一天中，心情数变，这就是我违法乱纪的罪罚。现在，我这样依偎着，在自责里沉默，听嘉铭自顾自地说着单位的事情。

都是生活琐事。

今天听来竟然不觉厌烦。

人们从相识开始，就用语言来沟通，在相恋的时节，无论是怎样的言语，在爱人听来，都是引人入胜的，随后，日渐熟悉，言语竟然匮乏，渐至无聊，也就限于一日三餐、鸡毛琐事了。

改变的，到底是心境，是际遇，还是生活？我不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听他说话了，他像今天这样多话，也少见的很，他是个沉默的人。

相识之初，感觉他是那种行动多于语言的人，而他的心态，快乐又健康，让我有了安靠的愿望，于是，就在奔碌里停下茫无头绪的脚步，与他牵手步入红地毯。

他说过，他的成功从他认识我开始。的确，他现在很出色，年纪轻轻，已经是公司的副总。

但人是会变的，有一种感觉怪怪的，但我又说不清道不明。

既然是说不准的，那么，我现在看起来应该是万事如意的，不是吗？自己年轻貌美，丈夫事业有成，又对我疼爱有加，家庭上上下下一团和气，确实找不出什么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果说有，那就是我和吕静发生牵连。

但这牵连，织就的，竟是我生命里一张难逃的网，我的挣扎，最终也不过是更深地投入了进去。

嘉铭偶尔低下头来，亲吻我的头发，上面落着些雪花，想是在他的唇下变成晶亮的水滴，润在上面了吧。

他说："雪是甜的。"我笑。

心里翻江倒海。

和吕静在一起时，我们大多也是沉默的，他和我、嘉铭一样，也是话少的人，有时，我觉得过于安静了，会刻意找些话来说，说出口，又觉得多余，反倒不如两个人静静地相拥。

是的，大多的时候，我们安静地相拥，彼此感受对方的心跳和呼吸……

此时，吕静也在品着王仪头发上的雪花，说甜蜜的情话吧……

不要再想！

我反手用力握握嘉铭的手，他就更紧地搂着我。

回到家，一眼看到早晨还生机勃勃的杜鹃花，竟然花凋叶落！

满地狼藉，红的花和绿的叶，散乱着，颜色仍然生动，但已经失了生命的源。

我惊呼，那是我至爱的一盆花，它伴我几度春秋，在我心绪繁复时，它是我的知心好友，听我自言自语，看我失魂落魄，感受我莫名的喜悦和忧伤。它不是一棵单纯的植物，它是有灵性的，它总是努力开花，在凋谢时也要整朵花的落，不肯在死亡时呈现颓势。它告诉我一切都有始终，一切都要日积月累，一切都要顺其自然……现在，它选择离开我！

为什么要这样？

我呆立在那里，看着它光秃的枝条和凌乱于地的花叶，它用陌生的姿态迎视我，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里，都有冷漠的眼，懒散地投向我，带着不屑的笑意。

嘉铭走过去，拿来扫帚很利索地把那些花叶扫在一起，倒进垃圾桶，说："它也想休息了，大概是老了-也开了有几年了吧？"

第18节：意乱情迷(18)

它的年龄是多少岁？有很多植物本来是可以长生的。

我伤心极了，看它的托盆里，水是满的，我生气地说："你一次浇那么些水，它怎么会受得了！"

我的大声让嘉铭吃惊，他抬起头来正色地看我，说："不过是一盆花，要你这么大声的吼我？我还不如你一盆花了。其实要不是我经常浇水，它早就干死了，你就只会看着它发呆，几时想过养护它，我不过是看它干透了才多浇了些水，谁知道会是这样的？"

我无话可说，眼泪就肆意纵横地流下来，我心里知道，不只是因为这花的突然离开，傍晚的弊闷才是真正的理由。

嘉铭就慌起来，过来拍我的头，说："乖，不哭，怎么说下雨就下雨？咱家里不闹旱灾……"

我仍然很认真地掉眼泪。

他就烦起来："真是个孩子！这么点事儿也值得哭，明天，不，现在，我就去给你买盆新的行不行？"

说完，就开始重新穿鞋子和衣服。

我抽噎着："不用了，外面下雪。"

他就急急地把鞋子又脱下来："就等着你这句话呢。快点，老婆，做饭去吧，老公我肚子早就闹饥荒了。"

我擦着眼泪去厨房，就听到他在身后哼着歌，"啪"地打开电视机，又说："用得着我的地方喊一声。"就坐沙发上开始看球赛了。

我无精打采地做饭，做他爱吃的。

我是个不错的贤妻，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饭做得丰富又可口，但我正犯着女人最大的错误，连那棵杜鹃花都讨厌我了，我不敢想，某天，嘉铭发现我的背叛，将会怎样地暴跳如雷。

那么，我这平静安乐的婚姻，又将会是怎样的局面？

那些败落的花叶锐利的眼睛，在空中飘舞，看过来，看过来，让我眩晕。

我不由地出神。

"什么味道！"嘉铭的叫声让我猛醒。

一看，锅里的土豆丝已经糊在锅底上了。

我手慌脚乱地关火，重做。

嘉铭不明所以，诧异地看我，说："专心点，老婆，等天放晴了，我一准给你买盆又大又好看的杜鹃花回来。"

有些东西是一去不复返的，新的花，再美丽，也不比原来的，珍藏过我的许多心事，见证过我的许多时日……

"好的。"我回身笑着对他说，"看电视去吧，一会儿就好。"

他就快乐地走了。

他是个知足的男人，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有哪里不好，我不是想要失去他，我的生命里如果失去了他-将是一件很痛苦、很失落的事。

我们一直配合得很好，在这婚姻的城堡里，分工明确，彼此关照……

那么我又在做什么?

我摇摇头，不能再想了，总不能让土豆丝再次糊掉。

那些白胖的土豆丝，被上下翻卷着，空气里渐渐有好闻的饭菜的味道。

这是家的味道，嘉铭曾经说过，只闻着，都感觉是幸福的。

那么，吕静的家，充满着油盐酱醋的人间烟火，是否也如此这般，看起来充满了幸福?

幸福？是个怎样的概念?

是不是，它就在我的身边，但我却无视它的存在？心存幻想要去找一份看似热烈实则虚无的爱情？我自己都知道是自欺欺人，却还想着要勇往直前，我这失了理智的女人……

此刻，我觉得，那在油锅里翻腾着的，不是土豆丝，而是我的心，自作自受，又欲罢不能的，被一种莫名的强大的力量左右。

我和嘉铭一起吃完饭，洗碗，一起坐着看新闻。

世界各地充满着不安定，战争、沉船、坠机、爆炸……新闻中鲜有让人心情放松的镜头，也许，安静温馨的，只是眼前的，现在，一个小窝里，两个人相依着，度日。

我斜倚在他的身上，他就腾一只胳膊搂着我，另一只手夹烟。

我转头专注地看他吸烟，袅袅的烟雾里，他的轮廓很男性，淡淡的烟草的气息也让人沉迷。

周小鱼和她的丈夫。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想起她们。

白天里的一个手术。

其实我几乎每天都要经历大大小小的手术过程，面对各异的伤口和千篇一律的鲜红的血。因为司空见惯，手术完了，关于病人的所有也就从脑海里消失了，关于他们的面貌、伤情及其他的所有，连痕迹都不会剩下。

第19节：意乱情迷(19)

但今天不同，我在突然间，无比清晰地想到了他们。

"嘉铭，今天，有个叫周小鱼的少妇手筋断了，她丈夫等在外面，大冬天的，额头上都出汗了。"我轻描淡写地说完，又说，"不知道哪天，如果我也受伤了，你等在外面，会不会也是这样紧张！"

本来投入地看着电视的嘉铭猛地转过身来，问："你说什么？周小鱼？"

我很奇怪地看他，怎么了，反应这么强烈！

"噢，我单位有个叫周小鱼的，呵呵，吓死我了，我以为又要给一个职员报销医药费了，不过想起来了，她今天好好的在上班……你刚才说什么？你要是受伤了？想什么呢，多不吉利，我不许你受伤的。宝贝，看电视。"

嘉铭随即又笑了，笑容里满是爱意。

那种说不清的感觉，又那么强烈地氲氤上来，笼罩着我，沉实地压下来，让我觉得难受。

然后整个晚上，我都在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里，梦见周小鱼兰花一样的手指、从空中颓然落下的胳膊、纵横在手上的鲜血、微闭着的眼睛、她丈夫焦灼的眼神……空气里怪异的眼睛和血腥的气息……铺天盖地，浪潮一样涌过来，与五颜六色的血液，混合在一起，形成汹涌的黑色的洪流，劈头盖脸而来，我就在那黏稠的液体里沉浮、窒息、挣扎，最后被冻僵在里面……

吕静！吕静！

我极力地想喊出来，但模糊的一丝理智让这名字噎在胸腔里，发作不出来，我就在那浊流里，被冰封着迅速下沉、下沉向无边万丈深渊……

"晓雪！晓雪！"

我醒来，在嘉铭的怀里，他惺忪却充满关切的眼睛在我眼前。

我浑身汗湿，乏力疲软。

一场噩梦。

如在眼前。

6

早晨，太阳又是新的。

昨夜里的雪，下了一尺厚，这场雪是持久而有耐心的，一个多星期以来下下停停，路上的雪刚刚融化了些，又盖上了新的，被来回的脚压得沉实，格外滑。

古代有预测天数的人说："世上有异像，天相就会有异常。"

那么，这场百年罕见的雪，之所以从天而降，这人间的异像，又会是什么呢?

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向医院走。

感觉和昨天没有什么不同。走着上班，开始一天的忙碌。

路两边的行道树，褪尽了春华秋实，顶着白雪，团团簇簇的，别有韵致。人们都把头缩在大衣里，弓着身子，在寒风里匆促地走向不同的方向。

蝼蚁。

蜉蝣。

渺小的，即生即灭的生灵。

在这茫茫的宇宙里，在这横有千古、纵有八荒的时间隧道里，我，就是一只蝼蚁，就是一只蜉蝣吧，暂短的生命之旅，转眼也已经度过了花样年华，正在向而立之年迈进，为一些意想得到或意想不到的俗事辗转反侧，其实，转眼，也就老去，所有的一切，终将成为虚空……

这样想想，很好，所有的一切都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了，就都开阔了似的，不值得计较什么了，好好地快乐地活着吧!

我对自己说。

可是，怎么才是好好地，快乐地活着呢?

我又在自己结扣儿自己费力地解了，我是个庸人，庸人自扰。

我胡乱想着，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医院大门了。

蓦然抬头，吕静就从旁边的门诊室里走来，两只手的食指放在嘴的两边，使劲把嘴巴向两边扯，皱着鼻子，眯着眼睛。

我一愣，随后就被他的怪样子逗得开怀大笑，他也会心地笑，装作不经意地从身边走出去。

他是从玻璃窗看见我进来，刻意做好了怪样儿出来逗我的。

想到这里，我很开心，是那种处在恋爱里的小女人的虚荣心的满足。

我轻松着脚步跑上楼梯，去我六楼的办公室。

有电梯的，但我喜欢爬楼梯，据说这是最好的锻炼方式，可以保持机体的年轻状态。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青春永驻，虽然这只是个奢望，但还是事事关心的妄图去实现。我也不例外。

以色侍人者，色衰而爱弛。

《琵琶行》里，春去秋来颜色故、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留下这千古名言，但女人，无一不是希望色衰而爱依旧的，知道不可能，所以极力为悦己者容，想来，不过是自欺罢了。

第20节：意乱情迷(20)

我也是在这种自欺里沉醉的笨蛋。荷尔蒙的分泌高度失调，女人就处在一种弱智状态，返老还童般喜怒无常。

吕静的一个鬼脸就让我心花怒放，一上午都迷迷糊糊地笑。

和同事说话、待人接物，全都和气极了。

甚至于主任来收捐款，我都开心地把钱拿出来。往常，我一定会和其他愤慨的同事们同仇敌忾，把这些不知来龙去脉的捐款和乱收费骂个水泄不通，但今天不同，这世界需要爱。

手机在兜里振动，拿出来看，上面有吕静发来的短信息：我想你。

心就飞到九霄云外去畅扬了，昨天的自责也一起去放风了。

我瞅空去观察室，这个地方本来只有我和王霄有钥匙，是用来观察伤情不明的患者的地方，一般很少有病人来，因为他们大多都有明确的伤口，可以立刻上手术床。真正伤情不明的患者是很危险的，例如遭遇突然强力碰撞而外表看起来丝毫未损的人，他们要么是吉人天助大难不死，要么就是五脏俱废，来不及进观察室就已经呜呼哀哉了。

人在自己生命的尽头都是相当敏感和聪明的，他们比任何别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坚持下来，那些内伤严重的人，更是如此，所以，观察室就很少被人打扰。

现在吕静也有钥匙，我给他的。

门开着，他在等我。

像是久别重逢，我们热烈地拥抱、接吻。

想着他那个滑稽的鬼脸，笑容在我的脸上隐藏不住，心里的温暖一波波涌荡上来，回应他缠绵的吻别样动情。

吕静便跃跃欲试地开辟新战场，我少了很多底气来阻拦。

我的身体在他的爱抚下，变得酥软，渴望他的缠绵旷日持久。他特有的气息、阴柔，体贴，一切的一切，完美无缺地构建成现实与想象中，所有关于爱情的神话光环，笼罩在我周围，让我神魂颠倒。

一点点沉迷……

他终于褪下了我的衣裙。

我在欢天喜地之中，微弱地感到一丝不安，然后这不安迅速扩大，在他要进入我身体的时候，我断然清醒地推开了他。

吕静并不急恼，他在这方面的耐性，是我对他刮目相看的理由之一。那时我尚不知道，不是久经磨炼的情场高手，是做不到他的这种处变不惊的，我只一厢情愿地以为他真的爱我，体谅我的羞涩。

下次，怕是我没有了这种不安。

吕静从背后轻柔地给我扣乳罩的扣子，给我整理好衣服，把我转过来，把垂落在我脸上的发丝拂到耳后，凝神地看看，然后轻轻地吻我的额头，浅浅的笑容挂在他好看的唇角。

这个男人，举手投足，都让我心动。

我读不透他的笑容，里面包含着的，是欲擒故纵的了然，还是其他。但那一瞬间，我相信那是爱，是的，是爱。

我的脸烧着，背后有细密的汗，刺刺痒痒的。

他先离开的，依依不舍地走了。

门关上的那一瞬间，我在寂静的空间里，有一种错觉，好像他从来就没有来过，而刚才的所有，不过是我杜撰的幻象。

眉心还留着他的唇的濡湿和温度，他划过我的眉毛的触感也还在，其实，它们一直在，无论他在不在我的身边，也无论梦里梦外。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看周围白的墙、白的病床和床单，这是个很干净的所在，但，我是污浊的。

突然想起曾经看过的一篇小文章，说是有个轿夫，在下雨天抬轿时穿着一双干干净净的鞋子，刚开始的时候，他极力地躲避泥浆沾污他的鞋子，但是还是不小心踏进了泥水里，一脚，又一脚，接着他就

无所谓了，心想，反正鞋子已经脏了，就满不在乎地踏着泥浆走起来。

如果说那个轿夫还是因为在抬轿时，被别人的力量所左右着，行动不便，而踏到了污泥。那么，我的失足，却是自由的。

结果，我也开始放松了对自己的规矩，向一个放荡的女人过渡。

我烦透自己了，又要开始虚伪的无效的自责。

我索性跑出来，回到人来攘往的办公室里，听同事们说家长里短、看病人、上网玩游戏。热闹的氛围里，忽然有来自心底的空虚，深深的孤独和寂寞，像一根藤萝，缠绕着、生长着，很快地占据了心的原野，我把头埋在的双臂里。

第21节：意乱情迷(21)

我是怎么了？

我吸了口气，抬起头来打开QQ，那里人很多，一呼即应。

企鹅图案反反复复地闪烁，点开，是网友们发来的贺卡，形形色色的，还有十来天就到元旦了，一年的尽头和一年的开始，就在十天之后了。

我闭了闭眼睛，这样荒荒碌碌的，一年，又一年，从容不迫的，从来，只有时间。

"美女！美女！"

有人来打招呼，是"燕赵悲歌"，性别不明。

"有人叫你美女呢！你不应着聊等着做什么？"小荷以为我没看见，手里拿着一杯水，斜倚在我的桌子边，看着我的电脑夸张地叫。

"美女是你，你接着聊吧。"我没心情在网上和人浪费感情，我的感情已经是透支状态的。

"行，让让。"小荷乐于此道，她打字速度很快，在网上谈情说爱是小儿科的游戏。她一直说，网上说情话，安全不可靠，但以此来消磨时光，可以让心情始终处于良好状态。

如果你什么时候看见小荷在那里梦游一样地微笑着，准是正对着网上的谁说情话了。

她一屁股坐下来，就开始噼噼啪啪地打字。

我看她打过去的第一行字："想死我了，你想不想我。"

对面就回了一个流着涎水、两眼放光的色狼头像。

小荷就笑了，笑得满脸春光明媚。

小荷很快聊得浑然忘我，很开心的样子。

开心是这样容易的事情，不同的人，不同的开心需要。

我又想起早晨吕静的鬼脸和擦身而过的瞬间，想起刚才的亲昵，心里百转千回，站在从玻璃窗透进来的阳光里，看着外面明晃的雪的

世界，百无聊赖地轻声哼着曲子。

"元旦，药房部的王仪结婚。"

身后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

我的身体颤动了一下，凝神听下来。

"和那个内科的吕静吧。也该结了，谈恋爱时间也不短了，再不结婚都没新鲜节目了。"

"可惜了小伙子了。"

"什么观念！人家王仪那是内秀！"

"两个医生，生活前程美好着呢！"

"臭美。你觉得咱们生活还挺美好的是吧？每天都与死神打交道。"

"不，我们是天使……"

思绪就开始凌乱，一时不知道把自己的眼光定格在哪里好。

外面的阳光刺得眼睛生疼，几缕浮云懒散地张弛着、变幻着，让人捉摸不定。

曾有古人说，天上的浮云是尘世的倒影，古往今来，变化无常，幻生幻灭，所以活着的人，大可不必在意太多。

是的，不必在意。

可是谈何容易？方才还算平静的心，一瞬间被阴霾侵占，密不透风的烦躁让我静静站立的身体毫发尽伤，我闭上了眼睛，眼前的一切刺目顷刻归于黑暗。

婚姻，是什么呢？一座无锁却戒备森严的城池。里面的人走进去，再要出来，必须要伤筋动骨；外面的人要侵犯进去，就必须要承受伦理道德的谴责。一切都已经为冥冥中注定，为什么还要难为自己，刻意去索取？

我不会是个骁勇的第三者，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在自责里身不由己，我的立场一丝毫都不坚定，我自己都不明白我这样辛苦辗转所求索的，是怎样如同空中楼阁一样的爱情。

爱情，在远离婚姻之处，是不是就是一种邪恶魔鬼的咒语，被它所呼唤着的人，注定会万劫不复？

那么，从现在放弃。

本来我就在错着，放开手，我便拥有整个明净的天空，我有嘉铭，有一个和睦的家庭，以后，会有一个可爱的孩子……退一步，海阔天空，为什么不给自己一条光明的退路？

我喝干了杯里的水，它使我焦躁的心，有片刻的清凉和安宁。

"章冰，看看，看看！"

听到小荷夸张地叫。

几个同事已经把头探了过来。我转身一看，电脑上美丽缤纷的流星雨在暗暗的夜幕里流光溢彩，童话般的神奇梦幻，让人赏心悦目，为之动容。

就在我们沉醉于眼前美好景色的时候，画面赫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骷髅，鬼气阴森的白骨、空洞的眼窝和嶙峋的骨架。

第22节：意乱情迷(22)

它是在一片美景中渐渐清晰、渐渐扩大出来的，就像在暗色里缓缓滋生出来的，死神的使者。

随后，漫天的流星雨都变成了数不尽的白骨，凌乱无章地从天空纷纷坠落下来……

"该死的！吓死我了！"

惊惶过后，人们诅咒着。小荷在QQ气愤地骂："要死啊！整这么个东西来吓人！"

对面发过来一个幸灾乐祸的笑脸和一句话：这个片段，名为"爱到零度"，形象吗？

真他妈让人讨厌！

我劈手夺过鼠标，关掉了它。

小荷对我的严肃神情感到不解，无声地躲在一边看我，幽幽地说："富有哲理的动画。你不喜欢？"

喜欢个鬼！

7

白天温暖的阳光，路上的雪化成污浊的水，踩进去，让人觉得龌龊难受。

"近来寒暑不常，希自珍慰。"

手机上有吕静发来的信息，他是个善于从细微处体贴女人的男人，可恶的家伙，马上就要拥着别的女人结婚去了，却还要在这里假情假意地嘘寒问暖！

我满怀深仇大恨地把它删除，忽然想到我自己，也早已嫁作人妇，我和吕静，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我有什么资格来生气？

憋闷。

一连数天，我表现得兢兢业业，板着面孔，把自己忙得团团转。

偶尔碰到吕静，一脸漠然，擦身而过，心却仍然狂乱。

他投来关切和询问的目光，我视而不见。

度日如年。

但时间，不管人所怀着的，是怎样的心情，该来的，它还是会按部就班的，把它送到你的眼前来。

元旦。

鸿新酒店。

到处张灯结彩，大红的对联贴出了婚庆的喜气与张扬的氛围。宾客满座，美酒飘香。人影叠复中，一对新人喜气洋洋地穿行而来，雪白的婚纱，黑色的礼服，如两种醒目的标牌，看过去，看过去，让我头晕目眩。

我笑着，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时刻，是需要人们用笑容来代表祝福的。即使，想哭，想要漫天扯起无穷的雨雾，把这世界一齐在狂风暴雨里沉没，此时，也只能微笑，无可挑剔地微笑如常。

品着杯中酒，苦涩辛辣，却让人清醒。

看着她挽着他的臂膀，看着他揽着她的腰肢，频频举杯，缓缓走近，疼痛在我心底滋生蔓延，这是，在哪段梦里的场景？如此让我觉得似曾相识？原来，自己对这一幕，早就作过了千百次的虚设，只是，现实里，我不是那个白纱下的女子。

想至初始，他第一次吻我，沉静的眼眸深处跃跃跳动的火焰；想至后来，他伸出手指，在我眉上轻轻划过："今生错过，来生愿为你画眉。"看至如今，他笑声朗朗，拥吻环抱着她如此深情款款……

我希望，我即刻化为一缕烟尘，在这人声喧腾中，消逝无形。

但，他们，还是走到了眼前来。

四目相对。

外人看不出一丝异常。

原来，我们同样善于伪装。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疼痛，但此时此刻，或许，真正感到痛的，也只是我这个自作自受的傻瓜吧。

可是再痛又怎样？即使，我的心被撕成碎片，我整个人都支离破碎，他依然会揽着她，在人间烟火里安然度日！我又何必要自虐！

我说："佳偶天成，祝你们白头偕老。"

语调平和，笑容真诚。

他看在眼里，眼底的尴尬一闪即逝，举杯，仰头，把所有真真假假的祝福喝得滴水不剩。

他终于携她走远了。

我坐下来，从容淡定，即刻投入到同桌宾客的谈笑中，心却痛得缩出了水。

嘈杂的人声，繁复的人影，这个世界吵得让人烦透。

杯中物可解千愁……

记不得喝了多久的酒，也记不起是怎样地离开。

我坐在办公室里，呆呆望到天黑透，他和她，应该是"步入洞房"了吧？春宵一刻值千金。

可恨的眼泪流了一脸。

这座医院大楼里，今天，明天，以后的十多天里，没有他。俨然就是一座空楼，空楼。

我的心，无比空旷，飞沙走石之后的空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天地清明，连同自己，都已经不再真实。

第23节：意乱情迷(23)

百无聊赖，心情郁闷。

去观察室里吧，我需要休息，需要睡眠，也许一切，都不过是一场梦，醒了来，所有的尘事，都是如我所愿的样子了……

我抬级而上，每一层楼梯走上去却如此艰难漫长。人生的路，就如同这楼梯一样，拾级而上，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眼前才能开阔，那么，我又何必要做自己生命的井底之蛙？为了一件错事如此心神俱焚？

我又在对自己谆谆教导，我自嘲，一抬眼，看见小儿科的陈怡满脸愁容地坐在楼梯转角处。

她看到我，有一瞬间的惊诧，她没有想到，快要下班了，还会有人来这人迹罕至的地方。

我和陈怡漫步走到医院后面的第三病区的花园里。她有心事，需要倾诉，而我，只需聆听。我的心事，是从来不对别人说的。有些事，只能自己把它装到烂掉为止，是见不得新鲜空气的。

冬天的斜阳温情脉脉地染红西天，花园里的花草在渐融的雪下斑驳陆离地露着，懒洋洋地匍匐着。

我和陈怡倚在花坛边，开始不着边际地闲聊。

心情坏透的时候，我渴望在与人交谈里消磨时光。

陈怡年近四十，脸色黯淡，皮肤松弛。女人的苍老是触目惊心的，面对她，我在想，我的青春其实也已经只剩下只言片语了，有一天，我也会面对镜子里的女子不再趾高气扬，到那时，即使是现在的苦恼，恐怕也都是高贵的了。

想到此处，我心情好了些，所有的青春最终也不过是过眼云烟，更何况是一段虚无的情事？

陈怡有一个学习成绩不优秀的女儿，一个时常醉酒的丈夫，不富裕的家境。这些许多人都有的生活状态让她倍觉痛苦。在面对活得比

她滋润的同事和同学面前，她感到低人一等，感到生不如死……

每个人都有自己痛苦的理由。

陈怡的痛苦是现实的，而我的，是不着边际的。相比之下，我生活的境遇是安稳而富足的，不被生活的困窘所折磨，而我却要做个生在福中不知福的笨蛋。

听她诉说种种的不如意，我贴心地安慰着她，我是个多么心胸开阔的人呢！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滑稽，安慰着别人的时候，滔滔不绝的，仿佛自己是个救世主，其实我连自己都救不了。

我缄默不语了，在人真正痛苦的时候，其实，本是不需要安慰的，我更是安慰不了她，如果我的聆听可以让她有了倾诉之后的轻松，那么，这也是我现在这种心情下，可以做到的力所能及的事情了。

她翕动着嘴唇，说得阳光西移，眼看着就要日落西山了。

我神不守舍地"专心"地听着。

忽然，她说："知道吗，那个刘扬，和吕静都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时，被他甩了，要死要活的。那个吕静，怎么可能娶她呢，他和那个王仪谈了四年多恋爱，已经众所周知了，如果反悔了，不就被骂成西门庆了吗？那个刘扬，都不知道吕静耍她……听说，她也要结婚了，对象在国税，听说是上海复旦的高材生……比吕静强多了，有时候，人就得把眼光放远点，如果不是和吕静没戏，也轮不上这好事儿……我那时如果不是一意孤行地嫁给现在的这个死人，说不定现在活得光鲜着呢……"

"怎么会呢？吕静不是一直和王仪谈着的吗？"我的头都大了。

"你懂什么？人家这叫暗度陈仓。你以为吕静安心和王仪那个老丑姑娘结婚啊，还不是王仪到处宣传她有个什么舅舅的身居要职，后来生米煮成熟饭了，他就成了逃不出如来佛手掌心的猴子了。外人的口水也压着他呢，满医院的人没有不知道王仪天天给他端洗脚水的。那个王仪把她们家长里短的事情说得幸福着呢。可不知道人家听着都在

心里笑话她。不过，她也真是手段高明的，就她那德行，一般男人都看不上眼，生生的把个帅小伙哄了去。"

"我一点儿都没听说过，你怎么会知道的？"我极力不愿相信它的真实。

"刘扬亲口对我说的-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啊，我答应过的，要不是咱们合适，我不会告诉你的。刘扬说他们电话打得一宿一宿的，该干的事情一样也没漏呢，那真叫依依不舍知道吗？万不得已不在一起了后来，肝肠寸断的……"陈怡和其他乐于飞短流长的人一样，提起别人的"好事儿"就眉飞色舞，兴致勃勃，刚才的沮丧，在顷刻间一扫而空了。

第24节：意乱情迷(24)

"……"吕静啊！我已然不知身在何处了。

天终于黑了。

失眠。

嘉铭在我怀里睡得很香甜，轻轻地打着鼾。男人汗液的味道萦绕在我的周围，那是我所熟悉的家的味道。

午夜，月明如昼，那一轮圆月，就像天空的一只独眼，神情冷漠而怪异地注视着死气沉沉的人间，那林立的方格的混凝土建筑里，横躺着白天里折磨得筋疲力尽的人们，在各自的居室里安静下来，做着内容迥异的梦。

空中偶尔有不知名的鸟儿，黑影一掠间，刺耳地长鸣。那些散乱的稀疏的星星，就在这鸣叫里眨巴着诡异的眼睛，一瞬不瞬地俯瞰下来，黯淡地陪同着那只独眼，妄图把这人间的静夜看得纤毫毕现。但人间，凡人，尘世，是看不清的。

看不清的。

睡梦中，嘉铭的腿搭在我的腰际，胳膊也伸过来，将我整个的抱紧在怀里，心满意足地呢喃着。

在天光下，我凝视他，这是我的丈夫，我生命中第一个男人。浓黑的剑形的眉，挺直的鼻子和棱角分明的唇，每一处，都是我熟悉的、属于我的。上天对我是厚爱的，我却不知感恩，所以我的背叛，已经受到了惩罚了，但我，却仍然满怀嫉妒地想到了另一个屋子里，那对新婚的人儿，此时，也是如此相依相偎于甜梦中的吧？吕静，你可曾，有失眠的夜？可曾看到外面的月空里，星星诡秘的捉摸不定的眼神？

哪一颗，是你的注视着我的眼睛？

同床异梦。

渐渐朦胧的意识里，这个词在脑子里一闪而过。我被它惊怔着，却没有办法睁开眼睛，感觉那轮满月，每一缕清光，都是嘲讽的利剑，直穿过来。我的身体，就在这一道道良知的利剑下，千疮百孔，鲜血奔涌。那血，是红色的吧？还是黑色的？回旋出巨大的漩涡，直把我整个的淹没进去，然后，一个骷髅，白森森的，在那红的、黑的洪流里，扩展出来，龇牙咧嘴地站在我的眼前，突然间，对我笑起来……

它与我面对着面，悄无声息地笑，嘴里发散着陈腐的气息。我可以听见它的骨骼轻微地响，它说："章冰，迟早，你就是我这个样子的，所有的人都是我这个样子的，哈哈哈……我很丑是吧，其实你们本来就是这样丑恶的……在你们活着的每一天，我们在生命深处呼唤你们，万变不离其宗，丑恶的灵魂啊，肮脏的血肉啊，尽早的腐朽了吧！哈哈哈……虚假的情爱，会加快你们腐朽的速度，爱吧爱吧……爱到零度，一起灭亡……"

……

蓦然惊醒，我瑟缩在嘉铭的怀里，那里，很温暖，是我在这世上，唯一一处藏匿的所在……

我的不安分让嘉铭在梦里转醒，他的手试探着摸上来，俯身把我压在下面。

我闭上眼睛，却分明地看到窗外的那只突兀的独眼里，一个随命运的潮汐无依无着地飘浮着的女人，头发散乱，像开在静夜深处的寂寞的花朵，抖动着，战栗着，在生命的本能和欲望里沉沦、沉沦，挣扎、挣扎……终归平寂。

她就静静地躺在那里，生机全无一般，好像等着化作沙尘，然后被这尘世的风儿一吹，尽数消散了……那时，世界真的清净了、平和了，一切的一切，都无所谓有无了……

明天、后天……该来的，都来吧。

8

办公室里，空调让寒冬变得生机盎然，窗台上的花绿意流泻，其中几朵康乃馨好看地卷着铅笔屑形的花瓣，散发着暗暗的香。

代表母爱的花，有着温情的颜色和形状。

……在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外面正花红柳绿，莺飞草长，有个可爱的孩子，手里拿着一朵康乃馨，跑到眼前来，依偎在膝间，把花儿举到眼前来，好听的童音响起："妈妈，给你。"

这是多么美好的构思啊？我被自己的这种假设所迷醉了，女人，结婚之后，便是到了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了，我生命里的孩子，也应该是来了吧？

已经一个多月没来红了。

我的经期一向准时，想是八九不离十。想到一个小小的生命正在我的身体里孕育，想到他正在日新月异地成长，在上帝的智慧里神奇地新生，我的心，被一种神圣的、博大的幸福感所浸透。

第25节：意乱情迷(25)

我从此不再孤单，有一个小小的生命，在此后绵长的岁月里，将与我如影随形。他将承袭我的基因，把我的生命以一种崭新的面貌来延续，我的喜怒哀乐，我的生老病死，都将与他息息相关，我的孩子，噢！他会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季节里福临人间，在我的怀里，吮吸我的乳汁，在我晶莹汗水的滋养里，长成一个风华正茂的漂亮女孩，或者潇洒健壮的小伙子……

这种美好的想象让我这几天心情愉快。

吕静在度蜜月，那个坏蛋结婚了。他没有成为我的丈夫是我的幸运！

我这样安慰自己，其实心仍然疼痛……

不由自主地想念他，我坐不住了，想跑去妇产科要怀孕试签。

"章冰！手术！"

王霄跑进来，一边扶着他的大黑框眼镜，一边气喘吁吁地叫我。

烦人！

"去妇产科二室！"他说。

"去那里做什么？我们又不管接生！"我奇怪。

"快点走，那里的高主任家里有事儿临时来不了。我们谭主任上。有个产妇大出血……你快点！"王霄转头吼我。

啊，肚子里如果有个小生命，我就要小心着呢。可是现在已经顾不得了。我加快了脚步。

跑步、进电梯、爬楼，二产室外被人围得水泄不通。

我们分开人群挤进去。在更衣室里利索地换上消毒服。

过道地上的血迹厚而黏稠，我就踏在上面，疾步如飞，走着走着，那道长廊好像没有尽头，一路血红，炫目极了。

一抬眼，我就看到一架骷髅站在血痕的尽头，狞笑，怀里抱着一个小小的婴儿的骨骼……我脚下一滑，就扑倒在地上了，手就按在那

一堆一堆、一簇一簇的红血上面，它们就无比清晰地与我眈眈相向。

虽然地面被反复地清洁和消毒过了，但还是有丝微的灰尘，把那红血污染了。血迹的边缘颜色浓重，像是画家所运用的黑红相间的笔法，抒情地画在瓷白的地砖上，触目惊心。

我感到晕眩，第一次，面对鲜血，我有这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地在动，整个房间都在急速地做圆周运动-我匍匐在地上……

"哎呀，你真是的！快起来！"王霄一把把我拉起来，我远离了那些红的黑的血痕。

我歉意地看了他一眼，随他进了手术室。

到处都是厚而黏稠的血。

我的状态极端失常，我几乎不敢正眼去看那个躺在手术床上的产妇。

"快点！章冰！局部麻醉！"张谭的声音里满是怒火。

我手忙脚乱地在桌子上一大堆东西里找针剂，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

"在这里！"王霄只一下子就把药和针找了出来，塞到我手里。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找准了地方把那针麻醉剂打进了那个产妇隆起的肚子上的。

我清楚地看到了，在我的针尖扎下去的一瞬间，那个隆起的肚皮下，孩子腿形的部位猛然动了一下。

我的腿开始发抖，抖得像筛糠。

她在那里叉开着两腿，隐私处袒露无遗，孩子的头部露着，面孔向下，只看见一个因挤得变形而显尖长的小小的黑的头，血水就像开了闸门的水一样，不住地往外泄露……那个产妇却是没有痛觉了似的安静地躺着。

十万火急。

"快叫家属签字！问他们要大人还是要孩子！"张谭飞快地冷静着声音说。

我就踏过那些血迹去外面让家属签字。

那个男人颤抖着手，几乎不会写字了，他犹豫不决地把笔抖在纸上。

"你快点！晚了两个都没了！"旁边有人提醒他。

我看到他抬起泪眼求助地看着我。我说："大人。孩子没了以后还能有！"

他无比痛苦地在"大人"的旁边打了对号，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手术可能有意外情况产生，你的签字只是供参考，结果不一定是怎样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必须在这里签字，所有的一切意外都在情理之中，我们会尽责的，所以无论什么结果，都不是医疗事故。同意吗？"我飞快而机械地说。

他的脸在一瞬间更加颓丧和苍白，手抖得更加厉害了，他签的名字都是不成形的。

第26节：意乱情迷(26)

很多时候，人的生命是在被选择中的。人的一生，总是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身不由己或者身由自己的选择。这些选择，是命运的手所操纵的，对与错，全不由人来决定，人所做的，终究都是被动。

在命运的威慑里，人的生命，有时脆弱如丝。

我回到手术室，听到那个产妇游丝般的声音："要孩子，要孩子！"

女人，母亲。

……

手术在紧张地进行着。

像她这种情况，孩子的头部出来，而肩部以下难产，是最危险的分娩情况之一，孩子极易在短时间内窒息，而大人也容易大出血，造成对大人和孩子两方的生命威胁。

要先接生然后剖腹做子宫修补，如果手术及时顺利，也有可能保全两个人的生命，但这样的幸运机率不大。

我不断用毛巾给产妇擦汗水。

她的脸，苍白着，染得金黄的头发被汗水沾湿，贴在脸和脖子上，在我的毛巾下，像秋天的衰草，东倒西歪。

这是眉清目秀的一张脸，我能想象得出，在往日里，它神采飞扬时，一定是顾盼生情的。可是此时，它被痛苦所占据。

"哇……"孩子的哭声是天使的歌唱。

一个鲜活的小生命诞生了。

我看到他在张谭的手里手脚乱动，闭着眼睛张着嘴巴大声宣告着他的降临。

而随着他的脱离母体，一股血剑倏地射远，溅落到地上，掷地有声。

另一个护士麻利地接过孩子清洗、测量、包裹、作记录，张谭转身进入挽救产妇的战斗中。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了……

她在手术床上微笑着永远地闭上了她的眼睛。

眼泪止不住地流在口罩后面，巨大的悲伤让我透不过气来，我的肩膀一耸一耸的，哽咽声都忍不住了。

张谭干硬地咳嗽了一声。

王霄投来的眼神里也满是不解和责怪。

一个医生，这样的表现令人讨厌。我也不知道自己今天是怎么回事儿，当医生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每天几乎都在与生死较量，没有什么事是值得大惊小怪的。医院，这里是通往天堂和地狱的中介点，就看当事人自己，是在怎样的命运安排里了。

这里，是不需要医生的眼泪的，它需要的是医生冷漠的表情和冷静的态度，因为这样，可以让病人感到安心。

我为自己的失态而惭愧。

张谭向我挥了挥手，我知道他要我将手术结果通知等在外面的产妇的家属。然后，他把口罩摘下来，像丢一个垃圾一样把它扔在桌子上，接着连看也不看那个产妇一眼，就从侧门出去了。

我看到了他的脚底，沾着红血，整个脚板都是红色的。

胸口一阵抽搐，我想呕吐，但我强力咽下去了。我今天真是太失常了。我咬着嘴唇让自己清醒。

然后，我和那个护士，抱着那个小女孩，穿过那条洒满了血水的路，把她送到她的亲人手里……

喜事和丧事有时会这样恶作剧似的同时降临，人们脆弱的心无法承重，大喜和大悲的情绪让人的神经极度震撼，其结果，就是我看到了，那个孩子的父亲在接过孩子的一瞬间，木然地站着，站在叽叽喳喳的人群里，瞪着空洞的眼睛，茫然地看着前方，那里，是病房坚硬的玻璃门，上面有血红的大字"静"！

静！

我不再看他，我回到手术室里，开始整理手术后凌乱的事务。

我回去的时候，那个产妇已经被护士们推走了，我在满是鲜血的房间里，把手术器械一一清洗、消毒，我感觉它们在我手里欢唱着，发出噬血后快乐的脆响。我想把它们扔得远远的，但我却只能细致地把它们一一归类，好好地放在器械盒里。

屋子里很静，我除了能听到自己心跳和呼吸的声音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声音。这里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可是我知道，一个人，一个即将成为母亲的美丽的女人，就在刚才，死了。

在充满了希望的巅峰，停滞了生命的脉动。

我失神地倚在了墙角里，满地鲜红的血，正在慢慢凝固、冰冷、变黑。但它的温热的腥气仍在空气里浓浓地酝酿着。

第27节：意乱情迷(27)

一个女人袅娜的身形，就在眼前旖旎着幻化出来，她的灵魂还没有走远。她好看的脸庞还那样年轻，皮肤还那样充满活力和生机，她说："要孩子，我要，我的孩子……"

我无处可退了，后面是又硬又冷的墙。

她凄然地看着我，看着我，渐渐消散了，但她的声音，却在这间屋子里回荡，久久的，震耳欲聋。

我逃也似的从那里跑到了观察室里。

打开门，我伏在白色的病床上，号啕大哭，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

吕静正在度蜜月，他不在医院已经十多天了，这一瞬间，我无比想念他的拥抱，想念他-想他做什么呢？那个色狼！那个情场浪子！那个花心萝卜！

不能在这里呆了，触景生情，会让我过多地想起他的好，我那与他决裂的心，会被这些想念所侵蚀的。

我打开门，想要离开-门口站着的，不是他，又是谁呢？

结婚时穿的那套西装，里面是红色暗花的领带和白衬衫，对比分明，人物俊逸。

看着他，不过是十多天不见，我却觉得像隔了一个世纪，我是那么深切地想念着他。我这个作孽的女人，明知道他是那样一个把感情看得轻如鸿毛的人，明知道我的付出在不久以后，会成为他茶前饭后回味的剧目，明知道我不过是他婚姻大餐之外的一道野味，却还是想他……我这该下地狱的女人！

"怎么了？宝贝？我很想你，一直想。"吕静把我推进门来，轻声细语着，紧紧地抱住我，把潮湿的热气拂在我的耳际颈项。

骗鬼去吧！

我奋力推开他，大声说："我不过是刘扬的代替吧？你这个骗子！"说完我就匆匆地跑掉了。我不能在我情绪激动的时候和他共处一室，大声的吵闹，太易引起过路人的注意，这栋楼的隔音效果并不好。

我心里乱极了，哪里能让我安心？

一口气跑回办公室，同事于欣对我说："谭主任叫你。"

我知道他会找我的。

垂头丧气地推开他办公室的门，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斜着眼睛看外面的天空，我站在那里，等着他训话，但他一直看着外面，好像我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

我他妈的怎么了？我没有惹谁，没有伤害谁，为什么谁都来欺负我！我只不过是今天心里乱，在手术时失态了点儿，他就该这样高高在上地小瞧我、羞辱我吗？大不了不跟着他干了！

这样想着，我先发制人，我说："谭主任，你找我什么事情？"

他这才悠闲地转过身来，长时间地凝视我，上上下下。

"有屁就放！"我在心里说，看什么呢，我又不是案板上的猪。

我不抬眼，满脸的不在乎。

我不是没见过他发怒的样子，有一次，我推门进来让他给资料签字，看到他像个发狂的雄狮子，对着一个医生歇斯底里地发火，声音大得像打雷。

"章冰？"他的声音竟然很温柔！

我抬头不动声色地看他。

"你很有人性。"他说。

来这套，讽刺我？我的眼睛里就有了火气，今天，到此为止，我谁的账也不买！那个吕静，不好好在家里度他的蜜月，提前跑回来做什么！

"说真的，你的眼睛在掉眼泪的时候，很美。"张谭像在朗诵一首抒情诗。

我冷眼看着他，等着他把狗屁放光。

"可是，你太软弱了，善良在某种程度会让你犯致命的错误，你知道吗？"他终于说到正题上来了。不过，他的这句话，让我心头一震，是的，我正在犯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我和吕静，正如农夫和蛇。

我看他的眼神不再凶神恶煞。

"你刚才的眼神适合于手术室，以后记着，生活中的手术是无所不在的，不但是在手术室里。所以把你的眼泪收拾好。不要让它丢人现眼。"他轻描淡写地说。

他的话富有哲理，他在提醒我什么呢？他在暗示我？

不可能的。我多心了吧。我和吕静的事，他不可能知道的。

"你走吧，记着，只是这一次。我最开始欣赏你，就是因为，你不和别的女孩子一样，对意外习惯性地惊叫。但是今天，你很让我失望，我尤其不愿看到我手术失败的时候，女人流眼泪。"他很疲惫地对我挥了挥手。

第28节：意乱情迷(28)

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他低下的头上的丝丝白发。

华发早生。他是个敬业的人，是我的师长。

是的，生活的手术无处不在，应该把眼泪收拾好，不要让它丢人现眼。

张谭，这个一向以凌驾于上的姿态现于人前的主任医师，此时，显得无助而颓败。我突然知道，心里难过的，不只是我一个人。他是个理智又明智的人，他比我更深重地感受到一个人生命的沉重和可贵，因为那个生命是在他的手下，一点一滴地褪尽了生命的质感，他比任何人都有真切而深刻的体会。

只是，他知道，眼泪是于事无补的。

他对我的告诫是真诚而负责的。

其实，我也应该知道，我的眼泪，一半是为那个产妇，一半是为吕静，潜意识里，我不愿承认罢了。我过多地把自己的得失情绪带到了工作中，我是错了。

我退出来，走回观察室，我要对吕静说明，我们，好合好散，这场情感游戏，应该以我的失败告终了，我宣布退出。

然而，当我走进去，那里已经人去屋空。

桌子上放着一张纸，留着些字迹。我拿过来看，上面写着："宝贝，我真的爱你。遇到你，我感觉自己就像在沙漠中看到了一片绿洲，我是那样渴望得到你的爱。相信我，虽然我们不能形影相伴，但我们是精神上的伴儿，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我的宝贝，相信我，我真的爱你。为什么要把以前的错误说成是欺骗？而不把它想成是选择？有许多的选择是身不由己的，你明白的，对吗？就像你和我。我们在心里知道自己真正的选择就好。"

是的，选择。身不由己。

"精神上的伴儿"。

这世上有风餐露宿的爱情吗？有一种真空里的爱，只纯粹两情相悦就可以吗？但这个美丽的谎言，是如此的打动了我。我所渴望的，也是这茫茫人海里，碌碌尘世里的一处安静的所在，可以用心来依偎，来栖息。

明知道，不过是飞蛾扑火的结果，却仍然满怀着梦想跃跃欲试。

我是个做白日梦的女子。

我并没有怀孕，不过是心情的跌宕，导致内分泌失调罢了。

9

学术研讨会。

我和小荷坐在吕静和王仪的身后。

吕静一直趴在前面同事的椅子背上，不知真睡假睡。

生活总是要安排这样让人难堪的场面，让人来身临其境。

他们在众人的眼里，确实把天作之合的角色演绎得天衣无缝。正如我和嘉铭，无论我们一起走到哪里，嘉铭总是牵着我的手，而我，也总是表现得温顺而贤惠，夫唱妇随。这是婚姻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我们都应该爱岗敬业。

我心情烦乱，吕静的信在我的口袋里已经是多余的了，因为那上面的每一个字，我都熟记在心。反反复复地咀嚼，心思百转千回。

卫生局的刘副局长就坐在小荷的身边。

我很奇怪小荷和刘副局长说起话来一点都不拘束，两个人谈笑风生。但我也没多想，毕竟小荷性格外向，对谁都大大咧咧，人又漂亮，人缘奇好，到哪里都是闪闪红星放光彩。

我的注意力不在她们这里。我"专心"地听主席台上专家的发言，听了半天，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倒是把心"听"得如同一团乱絮。

"章冰？"刘副局长探过身来叫我，他是个白面书生的模样，穿着暗橘红的衬衣，打着同色系的黄色领带，外面是黑色的西服，看起来和谐而成熟。

"什么？"我转过头来看他。

"听得这么专心？都有什么收益？"他很官腔地说，完全不同于与小荷说话时的口气。

"交费来，不能白告诉他。"小荷巧笑嫣然地说，替我免了回答的麻烦。

"章冰，听说你们做手术的人，眼睛特别毒，会给人看相，你给我看看。"他突兀地说。

"？"我看着他，他哪根筋不对？想听我表扬他壮年得志？还是怎么着？

我正犯嘀咕，小荷推了他一把，说："咱们章冰什么人物啊，哪是随便给人看的，天机不可泄露，你心里清楚自己什么相就行了，非得人家看出来，做贼心虚！"

第29节：意乱情迷(29)

我就看到刘副局长的脸红了。

他们打的什么暗语?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确是个很迟钝的人，刘副局长高高在上，怕他的绯闻让人知觉了，危及他的锦绣前程。

听到我们的谈话，吕静和王仪也转过头来，王仪说："刘副局长那相还用看，官运亨通，前途一片光明。"

刘副局长就乐得嘴合不拢，转了话题说："吕医生怎么这么困啊，是不是昨天晚上在家用功了？"语调里满是调侃。

我一时反应这"用功"二字的含义，笑在脸上，心里又一阵翻腾。

"夜里给他盖了好几次被子，还是蹬掉了，感冒了。"王仪幸福地说。

我看向吕静，他不看我，淡淡地笑。

真让人透不过气来!

"小荷？我想去厕所，你去不去？"我找个理由逃跑。

"去。"小荷从来与我心有灵犀，她知道我坐够了，但她只以为我听够了专家们的废话。

我们就从人群里挤出来，回头看见吕静追过来的目光，我瞅了他一眼。

虽然他没做错什么。

会议厅在海港大厦的十六楼办公室，我和小荷乘电梯下来，下面就是商品琳琅满目的超市。

我们在花花绿绿的柜台间转来转去，我都不知道自己缺什么东西需要买。

走到男装区，今年时兴暗条纹的休闲夹克，它们挂在那里，气派而大方。我突然想，吕静穿上这样的衣服，一定很帅，他是那种可以做衣服架子的男人。

我从包里拿出手机，拨的号却是嘉铭的，我说："嘉铭，我在超市里，你要什么？这里有好看的夹克，你要不要？"说着，脑际里就清晰地出现吕静信上的句子：有许多的选择是身不由己的，你明白的，对吗？就像你和我。我们在心里知道自己真正的选择就好。

心里的气恼有一丝疏散，想到刚才瞅他的一眼，很有些后悔……

那边嘉铭说什么我没听见。长时间的沉默，让嘉铭感到奇怪，他在那边大声叫我："超市里很吵么？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回过神来，连声应着。他要我给他买一件黑色暗条纹的夹克，他穿中号的。

婚姻里，妻子负责打扮丈夫。我一向把这件事做得很好，嘉铭只喜欢穿我给他买的衣服。记得我们恋爱时，我给他买的一件白底明纹的衬衣，他把它穿到领子起毛了，还不肯扔掉，他说是穿着我的爱呢，怎么会舍得丢了。

他是个好丈夫，我似乎无可挑剔。

是我不好……我拉着小荷的手在各种品牌男装里转，找那件一见倾心的衣服。

小荷的手机反反复复地响，她总是嬉笑着拒绝，像做一个好玩的游戏。

我终于忍不住问她："谁这么热烈地给你打电话？？"

听小荷说祥军转业了，最近在外面出差。

"小别胜新婚了是吧？找着初恋的感觉了？"我有口无心地开小荷的玩笑。

小荷一张俏脸如饮香醇，看起来都是醉着的。天下还有这么幸福的夫妻？如果真是这样，那也算是月老真正做对了一桩事情了。

小荷没有回答我，忙忙碌碌地拒绝那连续不断的、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手机铃声。

"接了不就得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不以为然地说，只以为那电话是祥军打的。

"你都知道了？"小荷这样问我，一脸惊诧。

知道什么了？不就是小两口甜蜜的调情吗？我看着她那激动着的小脸肯定地说："当然知道了，我是过来人嘛？"

"……我真是烦死了，让祥军知道了，非气死不可？"小荷出人意料地说。

"？"我瞪着眼睛看她，她说什么？我反应了过来，不由在苦笑，看来真的是人以群分："把手机号给我看看。"我突然害怕看到的，是吕静的号码，然而不是，一个我陌生的号。

"谁的？"我问。

"……"小荷在犹豫，"你不是知道的吗？干吗还要这样问我？"

"老实说我开始什么也不知道，我以为是祥军呢，你老实交代吧。"我说。人对别人的隐私总是有本能的探究欲望。其实知道的越少越好，至少心不会被累着。

第30节：意乱情迷(30)

"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我也很苦恼的，说给你听听，你也帮我拿个主意吧。"小荷凝重着神色说。

"好，谁？"我对自己守口如瓶的本事还是充满自信的，我从不做传言的代理人，这在女人中是难能可贵的。我知道，大多数女人，总是有心无心的，把自己知道的所谓的秘密，以一种欲盖弥彰的方式传播出去，即使是自己的秘密。所有，大多数女人是多事而危险的。

"刘副局长！"小荷一语惊人。

我张大了嘴巴，接着对他刚才问我的唐突的问题，恍然大悟，他以为我可以看出他和小荷的不同寻常。现在想来，他们在一起的感觉的确是反常的，但在这之前，我根本没在意。

做贼心虚。我想起刚才小荷用的这个词语，觉得对刘副局长来说，再恰当不过了。

他到底还是个修炼不到家的性情中人，比起吕静的不露声色来，他差得远了。

由此我竟然对他生出好感来。

小荷把她们的恋情说得滴水不漏。

在我想告诫她不要轻易交付自己的时候，小荷说她们早已经同床共枕了："他比我大十九岁呢。我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他哪里了，就是身不由己。"

又是身不由己。怎么畸恋中的人都这样？身不由己，这四个字现在看起来更像一个理直气壮的借口，可以让人对自己不可理喻的行为，有一个心安理得的说法。

将心比心，不过如此罢了。

我叹了口气，长时间在沉默里感慨万端。

男装区已经转到尽头了，该回头了。

我重新看那些男装，努力想着嘉铭穿上它们的样子，但更多的，在脑海里出现的，还是吕静衣冠楚楚的模样。

我终于选中了一件，价格昂贵。我给嘉铭买衣服从来不凑合，他是男人，需要出头露面。我想起有一次，听王仪在前面对别的同事说，她给吕静买了一双三十元的鞋子，却告诉他花了一百多，他就乐呵呵地穿在脚上。

心里翻了五味瓶。

"嗨！你怎么不说话哪？"小荷急了。

说什么呢？有什么好说的呢？

"你说句话就那么难啊！知道你心里看不起我了。"小荷说着，眼圈就红了。这个一向看起来快乐的小少妇啊！原来，戴着面具的人，比比皆是。区别在于，有的人的面具是牢不可破的，而有的却是昭然若揭的。

"我和祥军总是说不到一块儿，哪会像你和嘉铭？老天爷对你就是偏心眼儿！你以为人人都像你那么幸运！"我的沉默让小荷愈发有了感慨。

我再不说话，她怕是要误会我看不起她了，其实我哪有资格看不起她呢？

我说："小荷，你想过没有，当他发工资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人，永远不会是你。"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在一瞬间，说出这么一句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话来。对于高贵的爱情来说，金钱是粪土，但谁都知道，吃不饱肚子，没有谁会有心情谈情说爱。

我是在对小荷说还是在对自己说？能这么分析问题，说明我确实还没有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但小荷的现在，无异就是我的明天，我和吕静，干净不了的，我心里明白。

小荷在我的"至理名言"中没有了精神，喃喃地说："我不图他的钱和地位的……"

"我知道是这样的。"我真心实意地说。刘副局长还有个处级的身份，那吕静有什么呢？我和小荷都不是那种特别看重物质的人，这样的女人，才是最傻的那种吧。

想到这里，我笑了，对小荷说："我曾经看过这么一篇文章，写女人的，说天下最聪明的女人，是那种人财两得的女人，如果这个女人是钓了金龟婿的，那就是十全十美的，如果是傍了大款的，也不失是明智之举；第二聪明的是嫁了好丈夫，志同道合的过日子的；第三聪明的是小姐，把感情当做儿戏，能收能放，把钱赚来是正事儿，青春有明确的目标；最笨的一种，是只相信爱情给人当情人的，人得不到，钱也得不到，到头来，情事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白白浪费了感情和时间。"说完想想自己，可笑极了，我是个有着丰富的理论指导的最笨的女人。

第31?：意乱情迷(31)

小荷却不笑，她在思考什么呢?

我们走进了女装区，漫无目的地逛荡，小荷忽然停住了，两眼放光地盯着一件高领的鄂尔多斯羊绒衫。

那件羊绒衫三千多，颜色漂亮，款式新颖，一看就让女人眼馋。

……

学术研讨会议结束后，我们一起乘坐医院的车回单位时，小荷已经把那件草绿颜色的鄂尔多斯穿了两天了。

刘副局长给她买的。

小荷告诉我的时候，强调说："我没要他买，他偏要买，说我穿着比任何人都好看。"

我说："当然，情人眼里出西施。"

她就娇嗔地推了我一把。

她不告诉他，他怎么会知道有这么一件衣服?

小荷到底比我聪明。

车窗外的景色，急着去奔赴某个集会似的，向后飞也似的去了，远远的前方，是一片杂乱的颜色，靠近了，才知道哪里是树，哪里是人，哪里是路。就如同我的生活，现在的，正在飞逝，前方的，还模糊不清难以预测，等走近了，再想回头，怕已经是来不及了，因为一切，都已经经历得分明了。

经历的分明或者不分明，又怎样呢？生命都会终结的，大家都会死的，在不在意过程，结果又有什么不同呢?

看着窗外，我怅惘地想，在我老态龙钟的时候，坐在阳光下的藤椅上，把所剩不多的时光慢腾腾地摇落，头顶有不同季节里，不知什么名字的树上飘落下来的树叶，正落在了我的头发和膝上，和我一样没有生机。

那时，嘉铭如果还在我身边，也许捧着一本书吧，指着上面的一个笑话给我看，裂着牙齿掉光了的嘴平静祥和地笑，伸过来的手，苍老如同枯枝……也或许在和我怄气，背着手，把地上的落叶踩得噼叭响，曾经倔强挺直的后背也已经佝偻……

那时，吕静是什么样子呢，在那些残山剩水的回忆里，此时此刻的年华，留下的感慨，是温馨的，还会是悔罪的呢?

我想不出来。

非得亲自走到那里罢。

那就，让冥冥中的手牵着吧，走到哪里算哪里。

我闭上了眼睛，把头靠在椅背上，手里拿着，我为嘉铭买的夹克。

10

刘扬把结婚请柬寄给了我，让我做她伴娘。

我们是同一个专业相隔两级的学友。她是个小巧玲珑的女子，整体看上去，是那种弱不禁风味道的女子。

最开始认识她是缘于赛星海，我的蓝颜知己。

上学的时候，我还情窦未开，一天到晚往图书室里跑，立志把那林列的书籍看得全军覆没。

赛海星就是常坐在我身边，和我一起啃书本的书虫。

偶然的一次争吵让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至于当时争吵的原因和内容，因为时间的远隔，已经记不起来了。我能记起来的就是，当我们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赛海星突然说："章冰，我喜欢你。"

当时我立刻哑口无言，对自己有失淑女风范的举动后悔不已。

赛海星是那种喜欢读书，而且长得也很帅气的男同学。

后来我们就偶尔在一起吃饭或者看书，但我心里平静如水，我不知为什么对他总没有感觉。

有一次，赛海星很认真地问我："章冰，你会不会爱上我？"

我顺口就说："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乃敢于君合。"

他就翻着白眼做一命呜呼状，然后对我说："有个学妹，和你长得很像。"

接着不久，我就看到赛海星牵着那个和我长得很像的女孩的手，一起坐在我的旁边看书。

这个女孩子就是刘扬。

刘扬不喜欢看书，她更多的时候，像个娴静的小妻子，坐在赛海星身边看着他发呆，到中午快开饭的时候，她就轻快地跑去宿舍拿餐具给赛海星领饭吃，偶尔也会帮我捎带一份。

那时的刘扬看起来很纯净，一张小脸上，精致的五官勾勒的轮廓，呈现的都是胸无城府。

赛海星被照顾得日渐膘肥体壮，心思也渐渐投入进去，日日把刘扬的名字挂在嘴上，在我眼前重复的遍数也是与日俱增，那个时候，以为他们可以水到渠成。

第32节：意乱情迷(32)

有一天，赛海星骄傲地拿出一方白净的手帕展开给我看，我就看到了几滴已经凝固了的黑色的血迹，我没反应过来，一脸诧异。

就听到赛海星说："刘扬的，处女血。"

我由此对赛海星一反常态，我觉得他太可恶了，俗不可耐的一个肤浅到家的男人。从此以后，我对他不理不睬，拿着女人最保密的事情做炫耀的资本，什么东西！

直到更后来，我知道，原来大多男人都是如此的，虽然表露的方式不同，但他们骨子里，是把对女人的占有情况做自我评价的一个有力的借鉴。

我对刘扬充满了同情，觉得她也和我一样，被赛海星迷惑了眼睛，以为他是个表里如一的好男孩。

但事情并不是我以为的那样，毕业后赛海星有一次喝得酩酊大醉，找到我这里来了。一问才知道，刘扬之所以和他在一起，是因为赛海星的大伯是市委的重要人物，她不惜一切代价的目的就是毕业后可以进市重点医院，留城。

如愿以偿后，她立刻和院长的外甥热恋起来了，任凭赛海星怎样把美好的往事说来听也无动于衷……

再后来，她和院长的外甥散伙了，事业前景一片大好的时候，忽然调走了，进了人事局。

她走之前来找过我，也没别的话，反常地静静地坐着。

我本来想告诉她赛海星已经结婚了，现在是一个中外合资企业的法人代表，想想，也就算了，都是过往云烟，物是人非，提不提都无所谓了。

我是那种能不说话就不说的人。

我们坐着喝了很多咖啡，那东西刚入口是一种煳味，再品味，有一种香，再品，就是苦的了，喝到最后，什么味道也没有了，一种褐

色的液体罢了。

"人就是这东西，经不起品味。"她幽幽地说。

我无声地笑，等着她下文，她忽而抬起头来说："我们医院有个医生叫吕静，你知道吗？"

"知道。"我说。

"那是个人渣。"她偏了偏头，注视着那荡漾着光影的咖啡说。

"你判断一个人的标准是什么呢？"我那时并不认识吕静，更不会想到，后来，刘扬的这句话会深深激起我对吕静的求知欲。

所有的尘事，都总有因果。

"……感觉。"她说。

当一个人不想说出理由的时候，就用"感觉"两字做最恰当的解释。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感觉"是要付出相当代价才能得来的，并不是一种敷衍。用身体去感觉，用欲望去感觉，最后，用理智去感觉，得出的结果，是相当准确的。

无风不起三尺浪。但那时，我是个不相信流言飞语的"聪明人"。

"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要调走？"她转了话题。

"想说的话，不用我问。"我其实并不关心她的去留，赛海星的痛诉让我对她并没有多少好的印象，但她似乎对我特别有好感，得意的时候，常常找我抒发感情，我也习惯了看她志得意满的样子，像今天这样若有所思、淡淡忧伤着的样子，倒是新鲜的。

人总会有离情别绪，也正常。

"……厌倦了，做医生，每天和疾病、鲜血、死亡打交道。"她这样说。

"这个原因你不说谁都明白。"我也感到厌倦，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说烦就烦的，大家还得吃饭得生活，说跳槽就跳槽那是小说电视剧里的骗局，要是真把铁饭碗轻易给丢了，就可能连个泥饭碗也没有了，这年头，不是有点本事就有人睬你的，何况我们还身无所长？

她就不再说话了。我们就一直沉默地坐着，喝得胃饱。分开的时候，她说："很多人说我俩长得有点像，我也一直拿你当姐姐的，你要好好的，我很羡慕你，真的，你活得很自我，没有被污染，我……自己都讨厌自己。"

没有被污染，不到时候罢了。不过那时我活的的确很自我，在生活的顺境里如鱼得水。我拉拉她伸过来的手，轻松地说："别这样，感觉怪怪的，又不是生离死别，大家都要好好的。你也是。"

……

现在她要结婚了。

想起陈怡说，这个对象好像也是一棵大树，根正苗红。大树底下好乘凉。

第33节：意乱情迷(33)

我看着那一张精美的请柬，眼前浮现出刘扬那张清秀的脸孔来。我们，有相像的地方吗？

她为什么想我来给她做伴娘呢？是对曾经岁月的留恋，还是对往日见证了她壮举的人以示威？如果她知道我和曾和她云山雾海的吕静牵扯不断，她会是怎样的表情呢？耳边响起她银铃一样的笑声，高亢而清脆。

我拿起电话想告诉她，让她另找她人，我一向不喜欢凑热闹。看看她的结婚日期，也还早着呢，想是换人也还来得及。

电话打过去，就听到一个新婚在即的女人快乐的声音，极其夸张地笑："章冰啊，到处找你呢！我在选婚纱呢，你穿什么啊？要不要我选一件礼服给你啊？什么时候来我家看看吧，一百三十多平方的，地暖，可好了，你有时间还得帮我想想怎么装饰，赛海星那时总说我的审美不如你……"

"刘扬，先祝贺你啊，我……近期要写一篇学术论文，实在没有时间，你另找个人吧。"我说。

她在那边顿了顿，突然放低了声音说："小心吕静，你不要和他在一起。"

我在这边惊得目瞪口呆。她肯定的口气，是不容我否定的，她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怎么会这样呢？我自以为我们是瞒天过海的。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真诚："章冰，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了，你和他不是一路人，你不是他的对手。"

我不做声。

"听我一句。真的，章冰。我不想你受伤害。"她说。

然后，电话挂断了，长久的忙音。

我坐在那里，魂不附体。

我和吕静，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

因为那天学术研讨会时，他和王仪给我的刺激很大，我想我不该破坏人家的幸福生活。

我刻意不理他，刻意忘记他，但既然是刻意的忘，结果总会是他在心里越来越重。

我应该听信刘扬的忠告的。

然而，对于在爱情里迷醉的女人来说，这种忠告，不会有丝毫的力量来削减她的热情，相反，她会因为不服气，或者探究欲望的炽热而义无反顾地向前。

我逃避吕静的结果是，我想他想得寝食难安。

我心神不宁，在远离了观察室很多天后的今天，又一次推开了那扇门。

地上满是烟蒂，几本书凌乱地散落在墙角里。

吕静来这里很多次了。

我站在那里，看那些方向不一的烟蒂。想象着他坐在墙角里吸着烟等我的情景，他并没有打电话叫我过来，只是一个人，在这里等。

心生生地疼起来。

人生苦短，我们何必要互相伤害，互相折磨呢?

这样想着，把电话打过去，那边的声音充满了惊喜，殷殷的期盼，听起来已经浓得化不开了。

转眼，他就出现在眼前了，久别重逢般的，我们无言相拥。

许多天来种种烦乱的心绪，在这一瞬间忽然静寂下来，我把自己缩进他的怀里，闭上眼睛，就这样亲密地依偎在一起吧，岁月静好，哪怕只是一种错觉，哪怕只是一时一刻。

他热烈地寻找我的嘴唇，闭着眼睛忘情地亲吻。

我在他的气息里，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算了，不要难为自己，也不要难为他了，既然命运安排我们这样的境遇，那么，就随遇而安好了……

几次，我想告诉他刘扬的婚事，想告诉他刘扬对我的忠告，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不要提吧，谁没有前生后世呢，现在，就只管现在，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在意吧。

我这样想着，渐渐让自己沉迷在他热烈的气息里。

欲望和理智仍在身体里兵戎相见，激烈地厮杀。理智的力量渐渐薄弱，因为它的主人被本能的欲望所战俘着，已经忘乎所以了……生命就在一瞬间，灿烂如花。

接下来几天，我都处在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里，莫明其妙的笑容挂在脸上，心境一片大好。

家里的、单位的琐事，做起来也是得心应手、趣味盎然的，无论看什么东西，都觉得亲切可爱。即使是我最厌烦的擦地板，也成了让人喜欢的运动方式，既清新环境，又锻炼肩肘关节，何乐而不为呢？

第34节：意乱情迷(34)

嘉铭对我的情绪很敏感，他问我有什么喜事，我说不出原因，亲亲他的脸。他心满意足似的说："歌里唱得好啊，女人的心思你不要猜，你就是猜了也猜不透。前两天还是阴云密布的，怎么一转眼，就阴转晴了呢？"

幸好他猜不透，猜透了我不就糟了？

这样想时，嘉铭突然又转过身来说："老婆，人家说，恋爱中的女人最美，我看你现在最美，是怎么回事儿？"

我心虚地看着他，他是笑着的。我就说；"你什么时候看着我不美告诉我，我好主动下岗。"

他说："下辈子吧。"

我心里一松，笑逐颜开，却又觉得无趣极了，他说情话的水平确实是有待肯定的。

书上说，女人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有个爱自己的丈夫，有个自己爱的情人，那么现在，我是不是就是身处最快乐的时候？至少表面看起来是这样的。那这样的时刻，又能持续多久呢？

我不敢想。

"收拾好了，你去妈家吧。我伙计们要来打牌。到中午你回来给做个饭。"嘉铭说。

"好的。"我从来对嘉铭的安排听之任之。

中午开饭的时候，听嘉铭的同事们表扬我，说："嫂子，百闻不如一见啊，只听咱哥说嫂子你漂亮又能干，果然不错，咱们兄弟就没这福分哪！我那老婆整个一个母老虎，刚一回家晚了，准和我闹翻天。"

"是啊，嫂子，你们真是天生的一对好人。"

"怪不得大哥官运亨通呢，有你这样的贤内助，那不通都难。"

"人家大哥那是从来不稀罕外人，原来家里有宝贝呢。要是我，也不稀罕。"

"瞧瞧，大嫂这手艺，绝了。"

"……"

我呵呵地接着他们的奉承，人们都擅长说悦耳的话，我还不至于听了就真的得意忘形。但他们的话让我心潮起伏，我想起那一次，我给吕静做饭，到现在为止，唯一的那一次。

那天天下着雨，嘉铭又到外地出差了。

吕静来陪了我一天，我们一起玩电脑游戏，一起听歌。

傍晚做饭的时候，想到他会吃到我做的饭，和我在一个桌子上，如同夫妻一样。竟然慌乱起来。

我从来没有做过那么难吃的饭，柿子汤太咸了，鸡蛋炒煳了，米煮烂了……愈是想好好表现，愈是这样的结果，我满脸歉意地坐在那里，在吕静戏谑的眼神里，脸上烧烧的。

我记得他吃饭时的样子，记得我当时心跳得慌乱。

他不喜欢吃鸡蛋，而我的每一样菜里，都有鸡蛋。

嘉铭是喜欢鸡蛋的。

我记得他吃着我做的糟糕的饭菜，忍不住笑我的样子，他说："你真的爱上我了。"

是的，我真的爱他。

爱的不问是非，爱得赴汤蹈火。

女人的蠢就在于总是相信爱情，所以后来，被伤得痛彻肺腑的，大多是女人。

11

家里阳台上，多了一盆杜鹃花，那是嘉铭买来的，他说过的。

它开在那里，占尽风情。

浅粉和深粉两色的花开得团团簇簇，花瓣是叠复的，上面还有斑驳陆离的色点，是杜鹃中的名品。

嘉铭从身后抱过来，温情脉脉地说："小傻瓜，好看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以后可不许因为小事使性子了。"

我不做声地看着那盆杜鹃，在这寒冷的冬天里，蓬勃张扬的生命力让它咄咄逼人。

嘉铭拍拍我的头："我不在家的时候，它替我陪着你，比我好看多了是吧。"

我不喜欢它。

但我转过身来，亲了嘉铭一下，说："谢谢。"

我觉得这盆花是嘉铭的奸细，它每一个花朵里，都开着一只凌厉的眼，一直看到我的灵魂里去。我一直觉得植物是有思想感情的，它们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开放，知道外面的气候变化，它们一样有爱恨情仇和喜怒哀乐，但它们比人聪明，以静制动，轻易地就掳掠了人们的称赞和依恋。

它们和人一样，性格迥异，有善良的，有诡秘的，有助人为乐的，有居心叵测的。

这盆花是那种居心叵测的。

我这样想时，忽然想到了小荷和刘副局长，想到了那个"做贼心虚"，也许我也是因此而讨厌这盆花吧，天知道。

第35节：意乱情迷(35)

"晓雪？"

嘉铭叫我，我回过神儿看他，他正在整理箱子："我要出差，一个星期，你要我给你带什么回来？"

"又要出差，去哪里？"

"济南那边有个业务。"

"怎么近来这么多的事情？"我说。

"到了年终了嘛，单位事多，哪年不是？"他走过来笑眯眯地看着我，"在家里可要遵守纪律啊。"

我迅速抬起眼睛看他，瞅了他一眼："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心里却咯噔一下。

"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吗？"他说："你老公我可是潘安再世，唐僧重生，眼里心里除了咱们的章大小姐，哪能盛得下别人呢？"

我信。

嘉铭应该算是一个难得的好男人，有责任心，有事业感，爱情专一，顾家守业。

虽然总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萦绕不散，但我想那多是因为我多愁善感所造成的错觉，或者是我为自己犯错误寻找的依托，所以我对他，有发自内心的愧疚。

我避开他的目光，去帮他收拾东西。

收拾好了，他就走了。

我看到他在楼下把箱子放在车后备箱里，熟练地开着车，转过楼角就不见了。

我坐在书房里，发呆。

书架上成排装帧精美的书，都是新的，有文学的，有医学的，还有企业管理的。小小的书架，就已经把我和嘉铭相得益彰地组合在一

起了，上面一层是他的书，下面一层是我的书，中间的，则是文学的，我们两个的。

偶尔，我们一起坐在这里看书，若是看到文学的，会对某一篇小说的情节争论，对某一个角色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记得那里有一本记叙张爱玲和胡兰成的集子，嘉铭说他最讨厌的就是胡兰成这样的男人了，占据着世界上数得着的有灵气的才女，还要见异思迁，简直是不知好歹。

平时每每看到影视节目里，无论男人女人的背叛，嘉铭总会咬牙切齿。

我确认他是个道德观念极强的人。

有时，他也会开玩笑似的翻我的包，看我的手机号，在我接男同事的电话时站在一边紧张兮兮的。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孩子气，好像怕自家的东西让人抢了似的。后来，渐渐有些反感，觉得自己被人监视着。

有一次我提出抗议，他一脸无辜地叫："晓雪姐姐！"

我就没辙了。算了，喜欢看就看好了。都是些数字号码，能看出什么来呢?

再后来，他就不看了，把家里的存款单都收拾在一起自己放好了，密码是我设的，他坚决不让我说给他听。他说我们要合二为一，互相信任，缺一不可。

互相信任，缺一不可……

我的心又烦乱起来，站起身，走去阳台，外面不知何时，又是暮色四合了。

我伫立在窗前，静静地守望黄昏渐近。

这时，那些居民楼里，白天忙碌于生计的人们，像鸟儿一样归巢来，天色未晚，已经亮起灯光。那一点点灯光，是归依与爱的牵引；袅袅的炊烟在天空上画画，抒情写意，浓浓淡淡的，曲曲直直的，远远近近的，把人间烟火的气息飘散在橘红色调的黄昏；高楼夹缝里匆

匆赶路的人，步子或急或缓，只在那里一闪而过，带着不同的寻求各自分散；孩子们的喧闹声，父母们殷殷唤儿声，是这时刻里独有的旋律……

我是静态的，看着眼前动态的一切；而我也是动态的，随着这渐渐沉入夜色里的所有，落幕了人生的又一天。

回家。家？

每个人都需要家。白天在外面搏击风雨，累了，就要回家吃饭、睡觉、休憩，充实力量再投入到白天繁杂的俗事中。家赋予人的，是叶落归根的安稳。

可是我没有这种安稳的感觉，我的心动荡不安，孤独而彷徨。

外面已经静寂下来了，只有一排排方格楼窗里的灯光，疏疏密密地与我对视。

我站在浓重的暮色里，心和家一样，无比空旷。

我的家，是我和嘉铭的。

可是现在、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在。

吕静此刻，又在哪里，又在做什么呢？

心思一转时，手机在兜里试探地震动了一下，就停了。

第36节：意乱情迷(36)

我飞快地拿出来一看，是他的。真是心有灵犀。

我拨过去，就听到他磁性悦耳的声音："你在做什么？"

"想你。"

"我也是。"

……

"你在哪里呢？"我问。

"在路灯下面。傍晚很美。"他的声音让我迷醉。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慢慢地念郭沫若的诗句。

……

长时间的沉默里，我们听得到彼此的呼吸。

"章冰？"他叫。

"嗯？"我应。

"章冰？"他又叫。

"怎么？"

"章冰？"他又一次反复。

我幸福地笑了，在他缠绵的爱意里。

"回家去吧，吃她给你做的饭。"我说。

"不喜欢吃她做的，喜欢吃你做的。"他说。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又想起那唯一的一次在一起吃饭的情景，忍不住痴痴笑："汤是咸的，米是烂的，鸡蛋是糊的。"

"我也喜欢。只要是你做的。"

心就陶醉地痛起来。

"我想唱歌。"我吸了口气说。

"好啊。"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我大声地怪腔怪调地唱儿歌，听到他在那边哈哈大笑，我可以想见他整齐的洁白的牙齿，好看地在唇间隐现。

我不想太伤感。

"你唱给我听吧。"我停下来，顿了顿，说。

歌声响起来，悠扬地传过来，带着淡淡的忧伤。是张雨生的《大海》，忧伤的歌词，动人的旋律。

歌声停了，我没有出声。

"这样遇见了你有缘不需要有原因，这样爱上了你相知不必说清，不是你如此的宽容带着我为生命感动，或许永远我看不见真心笑容，把世界分一半给你我愿意，把未来留一半给你我愿意，用爱换一颗心说一种情，谁比你更珍惜，把我交给了你，我愿意我愿意。"

……

他不停歇地反复地唱歌，我的眼泪慢慢流下来，如果是错的，我愿意这样错下去。

"怎么不说话？"他问。

"我记得有人说，如果一个男人专心地为一个女人唱歌，那么，他是真的爱上了她。"我说。

"当然。"他深情而肯定地说。

夜幕已经悄然垂落，天上的星光和城市的灯光连成一片，像一眼望不到边的星河。

他站在路灯下，在冷清的寒夜里，为我唱情歌。

嘉铭又在做什么呢？

我突然想，是在路上奔波吧，为了我们共同的生活？

转头看到那盆杜鹃花，一种罪责浮上心来，我慌慌地说："好了，你该回家了。"

"我想见你。"他说。

我也想。

但，今天不行。那盆杜鹃花正斜睨着我，每一只眼睛都带着责怪和不屑，我失去了勇气："不，回去吧。她在家里等你。"

他就不再做声了，长久的沉默之后，说："你先挂。"

每次他都是这样不舍的，体谅地让我先挂。

他的这些细致，让我迷恋。

合上手机，世界归于平寂。想着他在这样的冷夜里，一步步走回到别的女人的身边，巨大的寂寞和伤感袭上来，把对他排山倒海的想念倾泻下来，扰得我心神难安。

我不会想到，我的吕静，挂断我的电话后，拨了另一个号码，说："今天不行……"

我胡乱吃了晚饭，然后坐在墙根下，看了一夜书。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迷糊着睡过去了，梦里听到吕静动听的歌声。

我是被电话声吵醒的，起身时，浑身的骨头都痛，身上只盖了一个薄毯，鼻子有点不透气，头也是晕晕的，一摸，有点烧。

是嘉铭打来的，他说他快要到济南了，跑了一夜路。问我有没有睡好。我说很好。他嘱咐了一番，就挂了。

我凑合着找了几粒感冒药吃，仍然坐在墙根下翻书。

今天是星期六，接连两天不用上班，都不知道怎么打发。看书吧。

每当我觉得心神不宁时，就坐在墙根下，踏踏实实地坐在地上，后背靠着墙，这样坐着让我感觉安稳些。

书里很多描写情爱的篇章，热恋的、失恋的、迷茫的、挣扎的……形形色色的爱情故事，每一个都有我感觉熟悉的地方，古往今来情不尽，却原来也都是大同小异的。一段感情，说白了，都是三部曲，相识-热恋-分手，或者最后的分手改成结婚。

第37节：意乱情迷(37)

天长地久的爱情是没有的。

婚姻并不代表爱情保鲜，它是爱情死亡的另一种看起来比较称心如意的方式。

我和吕静的爱情，将会怎样呢？终究也是脱不了一拍两散吧。可是怎么会呢？可是怎么就不会呢？

烦。

接连看下来，头终于痛得受不住了，身上也冷得打哆嗦。

我钻进被子里，想好好睡一觉，出出汗了事。

抱着自己，突然觉得自己像在沙漠中，举目无亲，孤苦伶仃。鼻子就酸酸的难受，使劲闭着眼睛，却没有一丝睡意，但我坚持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想很久之后，我就会这样躺着，不过那时我不是病了，而是死了。那时，我的血液已经停止了流动，不再鲜活，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静止如同地上的石头、枯枝，当然也不再会有杂乱的心思。

那时，没有人再看我一眼，没有人对我说爱，和现在一样……

每个人都会死的，所有的曾经都和生命一起死亡。所以我现在的每一天，每一种心情，都不过是那曾经里的细节，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就放宽了心，好好睡吧。

开始数青蛙，数着数着我终于睡了……

"晓雪？"谁在叫我？

"晓雪，你要什么，我给你买。"是嘉铭。他站在一堆花花绿绿的商品中，手里拿着一个布娃娃对我摇晃着，那个布娃娃眉开眼笑的，和真的一样。

突然间，她叫我："妈妈，妈妈。"我看着它可爱，伸过手去取，却在手伸出去眼看着快要拿到它的时候，被人凌空夺了去。我吃惊地

抬头看，就看到那个产妇，血淋淋的手里，抱着那个布娃娃，阴阴地嘻嘻地笑："我要，我的孩子。"

我说："好，给你，给你。"

她却不依不饶地叫过来："还我的孩子！你们这些魔鬼！"

我很生气，我们都尽力了。她的孩子不是好好地活着吗？我转头走开，不愿再理会他，可是嘉铭哪里去了呢，那些商品柜里，人来攘往的，却没有他在。

我到处找他，一直找不着，却看见吕静牵着王仪的手，走过来，递给我一杯酒，说："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我端起那杯酒，刚要喝下去，却看到杯子里盛的，全是黏稠的猩红的血，晃动着倒映着王仪的笑容，慢慢凝固，变成黑的浆液。

我呀然一惊，倏然抬头，却看见了周小鱼漂亮迷人的脸，她的脸浮在半空中，眼神朦胧，涂着那种让人捉摸不透的紫色眼影，长长的扇子一样的睫毛忽闪忽闪的，忽然之间，长长地伸展开来，成了蠕动的毛毛虫，爬在她白净的脸上，触目惊心……

"啊！"我毛骨悚然地从梦里醒来，我的睡眠总是不好，乱七八糟的梦总让我精疲力竭。

回头想想，梦里情景还依稀记得些。什么东拉西扯的。

难受。我摸摸头，烫手。

是什么时间了？外面的天色是明晃的，下午吧，我都乱了时日了。

穿好衣服，打车到就近龙华路三病医院去打吊瓶。

车穿过繁华的美食街时，惊鸿一掠般，我看到了嘉铭！身边还有个身姿卓绝的女子！

再细看，根本没有。来来往往都是些陌生的面孔。

眼睛也会撒谎。

有时候，连自己的眼睛都不能相信的，我这样对自己说。

隔了一个星期，我的感冒才好利索了。

又是星期一。

黑色的星期一。

一眼望过去，隔着漫长的五天才到周末，又要开始手忙脚乱的工作了。

工作中，人是充实而快乐的。很多人这么说，我很敬佩他们的敬业精神，长年如一日，仍然斗志昂扬。

我不行，我是那种长期干一件事情，就会心浮气躁的人，但我没有选择，我还不至于自我膨胀到，厌倦了一项工作，就挥一挥手，悄悄地走，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地步。

我也只会协助张谭给人做手术，丢了这个位置，我恐怕就得变成嘉铭的拖累。

星期一的病人出奇的多。

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带着不同的病因来到这里，等着我们这些"天使"的帮助。

第38节：意乱情迷(38)

一连做了五个手术，做第三个手术时，我看见张谭使劲闭了一下眼睛，然后睁开，甩了甩头。

我没想别的，只是想，他是挺累的，从精神到体力，他一直处在紧张状态，要是我，早就趴下了。所以我什么也没问。

终于，有空坐下来歇歇，却又是傍晚时分了。

快下班了吧，冬天的天总是黑得特别早。

我去走廊尽头的水龙头洗手，办公室里的坏了。

碰到妇产科的护士高源。那天，张谭给那个产妇做手术时，她也在。

"知道吗？章冰？"她说，"那个孩子第二天就死了。"

时间就凝固了。我呆了半晌才回过神儿来，看到高源笑盈盈地侧着脸看着我。

在说起别人死亡的时候，大多医生已经不把它当回事儿了，医院里每天都有人死掉，也都有人新生，这是个通往天堂和地狱的中介点，我说过的，但现在我的心却一直打战。

"怎么回事？"我问。

"应该属于医疗事故的吧-"高源摇着头，目光深不可测，她挑着眉毛，意味深长地说，"但我们给的理由是-先天发育不良。"

"什么意思？"我直视她的眼睛。

"没什么。只是那个产妇死得有点冤罢了。命该如此吧。"她话里有话地说，"要是那天高主任在，也许就不同了。"

墙白的更加眩目。那个梦境，就清晰地在上面上映，每一个细节都无比生动。

"有些话不能胡说的，高护士。"我把"高护士"强调了一点，意思是说，作为护士，水平有限，不要妄下结论。

她低下头来，笑笑，无所谓的样子，然后，一扬头，哼着歌走了。

想起那天张谭的颓丧，想想那天我在走廊尽头看到的骷髅……头重脚轻。

"命该如此吧。"高源的这句话响起来，在半空中回旋出无数内涵。

回到办公室，看到隔壁张谭的办公室，门半掩的，张谭双手按着桌子看外面的天空，那个宽阔的充满生杀威力的背影，留在我的视线里。

接着，我看到他伏在桌子上，样子疲惫至极。

我一定不会把我刚才的所闻所见说给他听的，他不应该受到良心上的自我谴责，他尽力了的。

再说，人已经死了，死者长已矣，再去计较什么，也都毫无意义的。

我一边这么想，一边往前走，刚进办公室，小荷说："章冰！一百元钱！"

"做什么？"我问。

"爱心捐款！"她说。

"又爱的哪门子心啊？"我烦。

"谭主任发起的，一个产妇和她的孩子前几天在咱们医院里没保住。那家人生活很困难，讨个媳妇不容易吧。说不定咱章大小姐的这一百元钱感天动地，让那个倒霉的丈夫，重新振作也说不定-掏钱！"

我把一百元钱默默地交给小荷，那张钱红得很异样。

张谭，他还是什么事都知道的。

晚上回到家，四壁空空，没有嘉铭在，我就不用在锅碗瓢盆里孤军作战了，但这段时间，竟然不好打发。

打开DVD，理·查德的钢琴曲就叮叮咚咚地敲在这静寂的空间里，抒情又娴雅。

回家来了，单位的事情，就不要再来打扰我吧。

我揉了揉额角，打开冰箱，找方便面。味道鲜美。

看书，上床睡觉，想起吕静，想打个电话，又想可能不方便，把那个号码按了几遍，每次要接通的时候赶紧按死，无聊。

又是晚上，又要睡觉。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没什么是大不了的，什么事情都是时间的沉淀，又都将被时间荡涤得一干二净，什么是非功过，什么清规戒律，什么王权富贵，什么奇情轶事，南柯一梦而已。

睡吧，睡吧，明天太阳又是新的……

睡不着。

我最恨失眠，整个身体都疲惫到了极点，但眼睛和神经都清醒无比，即使努力闭着眼睛不睁开，还是没有办法休息好。白天的、以前的发生的事情，都如同跑龙套似的，统统都涌过来，脑袋都累得疼，记忆力却异常锐利！

见鬼！离了嘉铭这厮，我还真不习惯！他现在在做什么？他在哪里呢？

第39节：意乱情迷(39)

我翻来覆去，一时也安宁不了。

数羊吧。除了数青蛙，就是数羊。

我的睡眠质量一向不好，不是失眠，就是做噩梦。一梦醒来，就像打了一场战争，汗流浃背，可那也比失眠强。

如果嘉铭在家里，他会陪着我数羊，我数数，他拍着我，就像哄小孩那样，我被他拍得很快就迷糊了；有时，他就陪着我起来看影碟，大多是恋爱的肥皂剧，我喜欢的，虽然知道里面的男女主人公都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举手投足都是惺惺作态，但我看得两眼放光，嘉铭却在一旁歪着睡着了，我就叫醒他，一起上床，那时，我也累极了，会很快入睡；嘉铭喜欢美国大片，最好是枪战的，我不喜欢看，他自己看，噼噼啪啪的枪炮声传过来，我就叫着烦，他就只好关掉……他曾经很疼我，事事都让着我……可是……

我在黑暗中睁开眼睛，外面是惨淡的天光。眼睛适应了黑暗，这屋子里的一切因为熟悉而清晰出来。

床对面悬挂着大幅的照片，是嘉铭精心选出来的我们的单人照，拿去用电脑处理后，合在一起的，效果非常好，照片上的我们都是二十岁，还在上大学。嘉铭说，我们应该地老天荒的在一起，虽然那时我们还彼此不认识，但照片可以弥补这个缺憾，所以我们从二十岁就已经在一起了。

现在，他在哪里呢？为什么不和我在一起？

他出差了，有事要忙。

我们都结婚了，是快到而立之年的夫妻了，不能每天都守在一起，还要干事业，还要生儿育女，以后还要赡养老人……

吕静现在已经睡着了吧，他们的床是怎样的位置呢？南北？东西？

嘉铭出差有点太频繁了，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我怎么会和吕静在一起呢？有时候，就是想有人在身边陪着，哪怕什么话都不说……

羊数到几了呢，没困反而清醒了不少，夜静得让人发愁。

实在没办法躺在那里了，我起身来看碟片。

都是已经看过的了，嘉铭已经很久没有陪我看了，也没给我借来新的片子，我就只好看旧的。

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说："亲爱的，嫁给我吧，我想和你长相厮守。"

女主人公接过男主人公的玫瑰和钻戒，笑得如同一朵鲜花……

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说："你怎么这么能唠叨！都不能把你当哑巴卖！我一点儿都不愿意和你待在一起！"

女主人公叉着腰破口大骂："从前你说最喜欢我说话的样子了！原来你是在骗我！"

……

原来你是在骗我。

我开始哭得稀里哗啦的，以前我们看到这里时，我会和嘉铭相视大笑，影片里的这对欢喜冤家喜怒笑骂皆成文章，表情和动作都很滑稽，再普通的台词说出来，都让人笑破肚皮，最后的结局是两个人在傍晚的枫林树阴下，拉着手，蹒跚着背影，橘红的夕阳给两个人镶着美丽的光晕，花白的头发飘在晚风中……

今天，我一点都笑不出来，同样的片断，不同的心境，看到想到的是迥然不同的内容，而生活不是影片，不是什么场景都可以旁观，都可以放松了心情来看，来笑的。

我拨嘉铭的电话，关机。

我就躲进被子里。

很冷，很孤单。

这样的夜里，让我做什么可以开心一点，怎么样才能安然入睡？我绞尽脑汁。

这时，我的手机竟然响了，我一看，是张谭的！

已经过半夜一点多了，他怎么会来电话呢？有什么手术？我赶紧接了，我说："谭主任，什么事？"

我心情好的时候叫他"张谭"，心情不好的时候叫他"谭主任。"

他不像以前叫我去医院做手术时那样理直气壮地说话，支吾了半天，也没说明白什么事。

我听出来他好像喝了不少酒，说话舌头发硬。

我想起白天高源的话和捐款的事儿来，我说："谭主任，你不要紧吧？"

他呵呵地笑着说："没事儿，章冰啊，我、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喝多了点，多了、多了……"

我说："那你早点回家歇着？"

他说："我……好、好的。"

第40节：意乱情迷(40)

挂机。

我对着外面的夜发了一阵愣，他是有话要说的，但有很多话是没有办法说得明白的，我也懂。

每个人都有不如意的时候，工作的、生活的、婚姻的、身体的……天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这样想想，心劲儿就松了些，自己哭也没人看，睡吧，睡吧，明天还要工作呢。

……

那盆杜鹃花摇着满头的花朵说："我不喜欢这个新主人。"

云竹说："怎么会呢，她那么富有爱心和责任感，常常要给人做手术，救死扶伤。"

杜鹃说："我看不是这样，那是她的工作她推不掉。她不忠于嘉铭，连自己的手术都做不好。"

君子兰说："她好好的，为什么要给自己动手术？"

杜鹃说："她的灵魂坏了。"

其他的花儿都在惊呼。

杜鹃说："嘉铭的灵魂也坏了。"

其他的花儿又惊呼。

杜鹃说："他们会被手术的，割开他们的血脉，他们全流着黑色的血液，就像外面的夜一样黑。"

其他的花儿问："为什么会这样？"

杜鹃说："因为他们失落了真正的爱情，血是死的，心是冷的。"

……

早晨，梦境还依稀，我甩甩头，猛然想起什么来了，冲到阳台上看花，那盆杜鹃开得很茂盛。

它不喜欢我，正如我不喜欢它。

但是现在我喜欢它了，它不是普通的杜鹃花，它有思想，有和我一样的思维，人的心，是会冷，因为，爱情的温度没了。

第41节：意乱情迷(41)

13

上班。

小荷一脸得意都掩饰不住了，时时拿眼睛瞅我，等着我问。

我没心情，嘉铭什么时候回家呢?

早晨，我打电话给他，通了。

我还没开口说话，他就一连串地嘱咐我这样那样，要吃饱，要保暖，记得关电源和打火灶。无懈可击。

我就无话可说了，闷着。

小荷终于耐不住了，偎过来，压低了声音说："章冰，我那个给我买了这个。"说着，把手伸过来，中指上套着一枚粉红钻戒。

除了我，没有人知道她说的"我那个"不是祥军。

"很漂亮。"我真心实意地说。

她叫我去上厕所，我知道她有话说，就陪她出去。

"章冰，我越来越发现我离不开他了。"小荷说，"祥军知道了。"

我大惊："那你怎么办的？什么时候知道的？"

她苦笑着："就昨天。我和祥军在吃饭，他来电话约我出来，我说谎出来，祥军跟踪我。"

"后来呢？"我问。

"没事儿，我告诉他是我的一个病号的家属，有事情要让我去帮着处理。"看起来小荷是有惊无险的。

"他信了？"

"不信，但也没有抓住什么把柄。倒是把那个吓坏了。"

"怕毁了他的美好前程吧？"

"不是，是怕我不理他了，所以买了这个东西来给我压惊。"

我还真没想到刘副局长竟然是这么痴心和认真的。

小荷还在说些什么，我都再没有听进去。我在想，如果我和吕静的事情让嘉铭知道了，不知道会是怎样的情景。吕静是个很小心的人，怕是不会如刘副局长这样的勇往直前。想到这里，我兀自笑了，想些什么呢?

回到办公室里，坐着发了一会呆，嘉铭还有一个星期才会回来吧。

为什么突然那么希望见到他呢，总觉得很忐忑，心神不宁，我不必如此的。

我摇摇头，打开电脑，看乱七八糟的文件，中间吕静打来电话，手机在兜里不停地震动，但我没有接。我心情不太好的时候，不希望他感受到，就当是我正在忙吧。

什么也看不进去，上网，一阵乱点。

每个网站都有聊天室、聊天广场，数不清的人头攒动，等着宣泄情感。

网络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可以让从未谋面的人，互相看到对方的语言。

每个人都需要与人沟通，人毕竟是群居动物。但对于熟悉的人来说，沟通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陌生人之间，倒是很有安全感，可以无所顾忌地把杂乱无章的情绪随意地倒出来，对方也总会很理解地回话来，放松完心情，一关机，什么就都清静了。

的确是一种消磨时光的好方法。

随便进入一个聊天室里，随便找个人头点上去，瞎聊几句，就看到对面自称是"女孩子"的写过来的情感故事，说自己被男朋友甩了，因为他爱上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她很痛苦，就想到了死，结果没死成，因为她的男朋友根本不把她的死当一回事情。

已逝之情不可追。她最后大彻大悟地说。

爱情故事漫天飞。

现在人民的温饱问题都已经解决掉了，应该丰富精神生活了，谈恋爱无疑是调节生活和情绪的良好活动。

随便和谁聊天，都会有情节大同小异的爱情故事等着你评议。

可是，为什么满怀激情投入的爱情，总要满脸泪痕地收场？走入婚姻的感情，比以后邂逅的感情，都真诚，为什么总会被轻易地背叛和放弃？

我的情事是不是也找个人分享点评一下？不。

我是个在爱情里，防守不利，逃避现实又出师不勇的女人，瞻前顾后，自相矛盾，自我分析已经透彻得很。我还能预知，现在，嘉铭给我的折磨，会让我们的婚姻孕育的寒冷，飞速地蔓延成冰天雪地，那时，我该怎么办？

最害怕想这些，我在恐惧里感到愤恨，恨自己也恨嘉铭，甚至吕静！

我教那女孩子很多损招，说如果她听我的，保证她说的那个坏蛋不得好死。

最后，那"女孩子"说："你这人有暴力倾向，我喜欢。"随即又看到一个羞涩的红脸发过来，说："如果你是个女孩子，希望能和你交个朋友，我们见个面怎样？"

我说："哪见？"

她说："来我这里，我会让你永远记得我。"

我说我不搞同性恋。

她说："我是帅哥。"

狐狸尾巴到底还是露出来了，我狠骂他一通，他倒是好脾气，一直冲我发流口水的色脸，我发一堆狗屎给他。

现实中，我不擅长骂人，可是嘉铭惹得我心情不好，对方又是个喜欢被骂的变态，所以，我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地教训他之后，胸口的一腔恶气终于出去了。

"请问章冰医生在吗？"

我正骂着，听到有人开门找我。

转头一看，眼前的人好像在哪里见过的-我努力地想-周小鱼的丈夫！

怎么找到我办公室里来了？为什么不能让我自欺欺人？

我站起来，先走出门去了，他也就跟了过来，我们一起在楼下花园里找地方坐下。

"什么事？"我问。

他说："章医生，你丈夫和我爱人交往很密切，你知不知道？"

我一直强装镇静的心，彻底坠下去了，我吸了一口气，顿了顿，说："他们是同事不是吗？"

他说："是的，但是他们已经愈越了同事的关系。周小鱼陪他出差好多天了，我心里不安生。"

我说："就这些吗？"

他支吾了半天，说："是的，我不放心，所以来找你……"

"看好我的丈夫是吗？其实你多心了，我很相信我的丈夫，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我的一个朋友，是真的有业务去的，你不必担心。"我这样说。

心里已然乱成一团，但我不能表现得手慌脚乱。这是在医院，而我和嘉铭，是生活在人间烟火里，我们不能有一点情绪就要闹得满城风雨，那样的结果是，自找苦吃。

他不好意思地说："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你知道，我、我很爱她。"

我突然想起周小鱼的手，我问他："那次周小鱼的手好像是刀伤，怎么伤的？"

他红了脸，半天才说："我看见她在公园里和一个男人手牵着手……回家和她吵起来时，不小心把她伤着了……章医生，那个男人，我没看正面，但我觉得很像你的丈夫。"

我的头轰然作响，我清晰地想起那天晚上我回家说起周小鱼时，嘉铭的反常反应。一直以来那种隐隐的"错觉"，终于水落石出。

我和嘉铭，真是天生的一对。

我不由得苦笑，我说："只不过是好像而已，但那不是他。我们夫妻感情一直也很好，但我会回家问他，让他注意不要让人产生误会。"

他起身来告辞，并为自己此次前来，感到唐突和抱歉。

第42节：意乱情迷(42)

我送走了他，回办公室的路上，脚步沉重如铅。

嘉铭?

他那么爱我。

他会不爱我吗?

不会的。

可是……

心的深处很尖锐地痛，有东西七零八落地碎裂了，是那些虚设的美好的愿望或寄托。

生活的真实啊……不要再想了。

手机振动不止，是吕静的。

使劲静静心，接通，就听见他怒气冲冲地吼我："怎么了你！这么久才接！害我担心死了！"

"担心什么？"我轻描淡写，这样的烦心事，怎能让他知道?

"……你……唉！"他的叹息让我的心狂跳，他知道什么了？怎么会?

"怎么了？我刚才把手机忘在大衣里了，在振动上，我没听见，这么大惊小怪干吗？"我这样说。

"章冰……"吕静欲言又止，"无论怎样，要对自己好一点儿……"

我一愣，咦?

"呵呵，瞧我婆婆妈妈的……没事了，记着，我爱你。"吕静沉默良久，浅笑着说。

我的眼泪瞬间涌了上来，忍住，转身抬头间，看见吕静依在玻璃窗那儿，缓缓放下电话。

他脸上的疼惜让我再次咬紧了嘴唇，不能哭！这是在医院!

可是，吕静，他怎么没问，是谁来找我?

晚上和小荷一起吃的晚饭，我越来越害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了。

刘副局长也在，说起话来，妙趣横生。

他并不在意我知道了他们的关系，也许是小荷告诉他我的嘴巴很紧，也许是爱情让他到了把别的事都置若罔闻的地步，总之，他表现得泰然自若。

我只管吃和听，再就是傻笑。

我和吕静，从来都没有在公众场合这样近距离地接触过，比起刘副局长，吕静更谨慎些，而我，比小荷，也是如此。

席间说起刘副局长的妻子，她在一个中学里教学，虽然为人师表，却不肯赡养老人，每每对刘副局长的母亲恶语相向，老人尿了裤子，都不肯帮着换洗。

所以刘副局长的婚外情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我是怎么回事？吕静是怎么回事？嘉铭又觉得我哪些地方不如意了？

想起来头就疼。

吃完了饭，看他们钻进车里一溜烟地跑了，又剩下我孤零零地站在了大街上。

夜空，月明星稀。记得童话书上说，天上的星星是情人的眼泪。

情人的眼泪能有这样璀璨的光彩吗？

这个问题真是愚蠢。有没有光彩，那得看是看在谁的眼里的，我想，此刻，周小鱼的眼泪，在嘉铭那里，应该是闪亮迷离胜过星辰的。

而我的眼泪，此时，流下来，就只会在夜里，被风吹散，黯淡得没有一点晶亮。

街上夜行的车，来来往往，闪烁的灯光，刺目如同探照灯，一束束扫过来，路边的风景，就时明时暗，象隐藏着数不清的鬼影。

我，这是要去往天堂，还是要去往地狱？

我在这尘世间，活得这样不明所以，糊里糊涂，连同自己，都不再真切。

慢慢地走回家，想着那里的冷清，心里疼如刀割。

吕静电话这几天频繁地打过来，我没接几次，我怕控制不好情绪，引他追问。

我想我的惩罚已经来了，我应该学乖。

好不容易睡着了……

半夜，屋子里窸窣作响。有人入室抢劫！我从并不沉实的睡眠里惊惶地坐起，却看到嘉铭在客厅里忙活。

"怎么这么晚回来？"我放松了绷紧的神经。

"嗯。"嘉铭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

"不是说下个星期回来吗？"我问。

"事情顺利，提前回来了。"他说。

我把身子缩进被子里。

"看，好不好看！"

我睁开眼睛，看到嘉铭手里拿着的粉色肉感睡衣。他是个"体贴"的丈夫。

"好看。"我说。

"起来，起来。"他两眼放光地说。

"什么啊，我累着呢，想睡。"我又闭上了眼睛。

"穿给我看看，宝贝儿。"他兴致勃勃地。

"你脑子进水啊！这深更半夜的。"我烦他。

"听话，快点。"他坚持不懈。

第43节：意乱情迷(43)

我从来都拗不过他的，起来，穿上，这么个小小的要求，举手之劳，但是心里烦透了。

"我的老婆最漂亮了。想死了，来亲亲。"他看着就猴急地钻进被窝里，伸出双手，把我拖过来。

我烦："我明天还得上班呢，今天做了五个手术，人都累垮了，改天行不行啊！"

……

早晨起来，浑身酸痛，嘉铭在一边睡得香甜无比。

这个自私的家伙，我踢了他一脚，他翻了个身，依然香甜。

我闷闷不乐地去楼下给他买好早点，放在保温箱里。

客厅里乱糟糟的，都不知道他晚上回来翻个什么劲呢?

我把他的箱子打开，把里面的衣服一件件都拿出来，放到柜子里，奇怪，那些东西根本没动过，走时我怎么叠的，还是怎样的。

留了字条，我去上班。嘉铭每次出差回来，都要饱睡一上午。

照旧把他出差时穿的西装拿去干洗，从地板上捡起来的时候，我看到西装领子上有一点脏腻，我用手触摸了一下，是暗红的颜色。这个粗心的，抹这里了，我告诉自己那是服装的染色粉。

路过干洗店的时候，我把那件西装给了老板娘。时间长了，我们彼此也都熟了。有时也在一起说些家长里短。

"这最近忙活不过来了吧，快过年了。"我说。

"是啊是啊，我家老爷子昨天又摔着了，被个骑摩托的撞着了，脑出血，在你们医院住着呢！那个没良心的跑了，过路人记着车号，还在查着呢，要找不到，这钱又有得花了。"她是个胖女人，走路慢得像企鹅，说话快得像刮风。

"哪天没有车祸呢？不太平啊。我给你照看着，有事儿需要帮忙你就说一声。"我安慰她。

"好人啊，章医生。"老板娘谢过来，"对了，大前天，我还看见你爱人穿着这件衣服在大街上走着呢-还有个女的。在三环路，离这儿远着呢。"她说着，拿眼睛瞅我，有意无意地。

"那是我表妹，我让他替我去给她买件大衣呢，她大老远地来一趟，总不能让她空手回去。我那天不舒服。"我不动声色地说，想起那天我的车上看见的一闪，心里慌慌的。

"噢，这样啊。"老板娘很失望似的，又换了笑脸说，"你们两个恩爱的，真让人羡慕。"

我笑笑，把钱递给她，接了她递过来的单子："我该走了，上班时间快到了。"

"好走好走。"她乐呵呵地应着。

本来打算不想这件事了，有时候糊涂着要比清醒好得多，不是有句话说得好么：难得糊涂。但是现在，我即使想糊涂都已经很难了……

我转身快步走向医院。

一大早，街道上车如流水马如龙，大家都急三火四地奔赴不同的地点上班、工作，为身上衣裳口中食忙忙碌碌，每个人看起来都是有条不紊的，但谁又知道谁的方寸大乱呢？

此时，我就是方寸大乱的。

看看手指上的那抹红，有点油油的，我其实一直知道，那不是染色粉，而是，女人的口红。

我一直处在自我欺骗中，不愿、不敢面对现实。

嘉铭？怎么会呢？

昨天夜里，他还表现得饿得跟狼似的，又怎么会有别的呢？可是，怎么就不会有别的？想到这里，我又笑了自己，原来自己把坏事做尽，背叛了别人，却希望别人是良民。我原来也是自私自利的小人。

到了医院，还没歇下脚来，王霄叫过来："章冰，手术！"

手术、手术！该死的手术！

开颅。

这世间的很多事情都是很神奇的，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这样近距离地看着一个人的脑，白的，红的，圆的，长的，软的，硬的，团团簇簇地浓缩在一个圆的脑壳里，它们都是按照了怎样的规则排列组合呢？就是这样的一堆东西，放在一起，就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产生各种各样情绪，然后操纵着这个脑袋以下的部分，不分昼夜地动，吃饭、睡觉、工作、明争暗斗。

作为医生，我明确地知道这些组成部分的名字和各自分工，可是是谁赋予了它们把死的固体的状态，转换成活动着的灵活的内动力的？

第44节：意乱情迷(44)

它看起来，就是一堆死的东西，自己不会动，但里面的物质会让身体的其他部分动。现在就因为一根血管破裂了，它就宣布罢工，身体的其余部分就不能正常运转了。这些事情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也确实匪夷所思。

百思不得其解啊！

就这么些物质，会命令人互相爱慕，互相防备，互相欺骗，互相伤害……

这冥冥中，是有很多事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我们是不是明白其中的原因，它都会按部就班的，合情合理地存在。

我不能理解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大多时候，我都感到迷茫。

我和吕静的爱情是让我不得其解的事情之一，我们到底怎么了，要如此纠缠不清？

后来，嘉铭和周小鱼的爱情也是让我不得其解的事情之一，都爱到那份儿上了，嘉铭为什么不对我说明？不和我离婚？

男人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女人到底也都是些什么东西？

是的，东西，说到底，就是眼前这堆东西在作怪。它们藏身在人的圆脑壳里，每天都在精密地运算着奇思妙想，然后让它的主人，在有生之年，干尽了力所能及的见得人或者见不得人的事情。

嘉铭和周小鱼的爱情……不要自寻烦恼，我是个嗅觉很迟钝的人……

我皱着眉头，让自己专心起来，正在手术呢。

我看着张谭高超的技术再一次救死扶伤，起死回生。

那个脑袋现在看起来又是完好无损的了，几天之后，它又可以照常运转，让它的主人去做它想让他做的事情。

想到这些有趣的事情，我笑了。

张谭摘掉手套，把沾了鲜血的手放在水龙头下，挤了些洗手液搓起来，他搓得很仔细，那些血就变成粉色的血沫，把那双手遮掩得忽隐忽现。

是这些鲜血，供给了那脑袋里的组织和细胞以无穷的活力。

现在，张谭的手上，沾着别人的已经死去的血，虽然已经氧化变黑，但一经水的浸染，就又红了，这些现象都很有趣。我看着张谭的手，不着边际地想。

我崇拜他那双手。

我崇拜他那圆圆脑袋里的东西！

他转过头来，抬头看见我笑弯的眼睛，也笑了一下，他的笑容总是一闪即逝。大多时候，他总是严肃的-这不怪他，那堆东西让他这么做的。

这么想问题，似乎更能善解人意。

我不由地哈哈笑出声，是我的那堆东西让我这么做的，现在笑完了，它让我想起吕静来，让我打电话给他。

张谭以为是因为他的手术很成功我才高兴的。

他说："又是这样，喜形于色！你变得越来越不成熟了。"

没错的。但这不能怪我，我指了指脑袋，然后看着他不明所以的样子，开心极了。

"怎么了，宝贝？笑的这么开心？"吕静问。

"刚才，刚才我们做了个脑手术很成功。"我说。

"我当你中了福利大奖呢。"他说。

"我也想呢，真中了，咱们就私奔。"

"行。私奔去哪里？"

"去海边。买一幢别墅，院子里全是奇花异草，白天，我们一起听潮，晚上我们一起数星星。"

"好。醉生梦死。"

"哈……"说着说着，就好像已经在那样的生活里了。

白日做梦是件让人高兴的事。

"你笑得淑女点行不行，这样听起来有点恐怖。"吕静很会打趣。

我愈发笑得花枝乱颤。就听到那边柔情地说："宝贝，你这么开心，真好，我也很开心。"

我就冷静下来，我开心吗？不。

虽然我笑着。

我不能否认，潜意识里我一直在想嘉铭的事情，老板娘的话和我自己的所见，都证实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嘉铭并没有出差，他在骗我，他在这个城市里，只是离家相对远一点的地方。

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周小鱼，我曾经给她擦过手上的血。

我那对婚外情表现得恨之入骨的丈夫，滕嘉铭！

我不敢正视这件事，虽然我同样背叛了他。我不敢想，有一天，嘉铭面对面地和我说清这件事，我要怎样做，那个时候，我的脑袋里的东西，会命令我怎么做呢？打他一个耳光，然后痛哭失声？还是沉默不语，双泪暗垂？

第45节：意乱情迷(45)

不敢想。

"怎么了，宝贝？"吕静问。

"没事，想你了。"我说。

"我也是。"他说。

数一二三，我们一齐挂断，还有工作等我们做，今天，我们都会很忙，没时间见面。

我攥着手机，站在那里，发愣，吕静，嘉铭，我的心，如此疼痛、纷乱。

一天又要过去了。

时间就是一笔流水账。

现在我和嘉铭坐在神龟馅饼店里吃晚饭。

柔和的灯光和轻音乐。

我们看起来是这世上最完美的夫妻。

我静静地吃饭。

"晓雪？想什么呢？累吗？"嘉铭问。

"有点儿。没想什么。"我说。

"同事们都总是说自己的老婆很烦人，爱唠叨，管闲事。可咱们的晓雪却一点儿都不这样，我总是羡慕别人被老婆唠叨，心里想那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一定是温暖的。"嘉铭说。人总是对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有本能的占有欲，甚至于此。

我笑。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晓雪？"嘉铭说。

我看着他，等他说。

"你总是很安静，很淡定，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你很顺从我，但我又觉得你很独立。总之我也说不清楚，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了解你，但有时，又觉得你就像我身边的一个偌大的谜。"他说。

"不谜，你老婆，一目了然。"我说。

"我一直想走进你的内心里，看看那里都藏着什么，但我好像无从着手。"他说，"所以我有时候，总觉得你离我很远，虽然你就在我身边，我一直渴望亲近你，不只是身体。"

"嘉铭？睡了一上午，这么多问题，梦里想的吧？"

"……呵呵，我有点迂腐是不是？"他自嘲地，又很认真地说，"这些话一直是我想说的，以往，不知道怎么形容出来，今天表达的倒是很清楚。"

"我们这样在一起不好吗？"我这样问过来，问他也问自己。

"好啊。我希望这样陪着你地老天荒，你老得哪里也去不了，却依然是我，手心里的宝。"他把歌词引用得很好。

哈哈……刚才他脑袋里的东西让他适时地想到了歌词，很美的歌词。

生活就像一首歌，唱起来婉转悠扬，但却只是"像"而已，生活到底不是唱出来的。

今天我是怎么回事，沉浸在自己的奇怪想法里，一发不可收拾。

"你笑什么？"嘉铭看我笑得异样。

"……嘉铭，今天有个人做开颅手术，我看到了人脑。"我说。

"医生看那东西还不是小菜一碟。"他说。

"我一直在想人很神奇，在那一堆东西的作用下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

"神经病。"嘉铭笑我。他说我神经病。

我摇摇头，吃饭。

那么，奔流在我的血管里的鲜血，是不是也被什么东西污染了？为什么它不能让我勇敢地直视我的境遇，而让我的大脑，支配我的身体，表现得像什么事儿都没有的人一样？

嘉铭又说了很多话，每次出差回来，话都比平时多，现在看来，是有原因的。

我用汤匙拨弄汤水，显得心不在焉。

嘉铭就停顿了问："晓雪，怎么觉得你对我这么冷淡。"

"爱情冷了，血是死的，心是冷的。"我想起梦里杜鹃的话。

"你说什么？"嘉铭眉头一锁，神情错愕。

我闻声一怔，笑："今年看的一首诗里的句子，觉得很好，没什么。"

"别再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说。

我再也不想说什么了，本来，想问嘉铭关于出差的事情，想了想，没问。

算了。

我怕会不知所措。

还是保持在现在的这种状态下吧，万事如意。

15

欺人容易欺己难。

嘉铭在眼前的时候，我已经不能清醒地面对自己的角色了，我对他的憎恨时时会不由自主地显露，虽然我竭尽所能地收敛、掩饰，我觉得身心俱疲，而这时，吕静是我唯一的寄托。

他的种种好，在我烦心的日子里，被加倍地扩大。

我们频繁地约会。

我冷静地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理智地禁止自己去想有关嘉铭和我还有周小鱼。

第46节：意乱情迷(46)

很长一段日子，时间在心有所寄中飞逝而过，我好像一直过得很快乐。

曾经有一次，吕静对我说："我们不能再频繁地见面了，会引人注意的。他也会发现的。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

他说这话时，用的是玩笑的口气。

我也不以为然地笑问："他知道了，你猜会怎样？"

吕静说："他会杀了我。"

我说："不会，如果要死，也是我在先。"

他说："你会为我挡刀？"

我不假思索："会。"

他不眨眼地盯着我，突然伸手把我揽在怀里，在耳边轻轻地叹："傻瓜……"

我不知好歹地说："为你，傻也心甘。"

佛家说：出家人一要戒色，二要忌饮，三不能杀生，四不打妄语。

有些话是不能假设的，说着说着，就成了真的了。

人有很多时候，其实是可以在有意无意间预测了自己以后的际遇的，只是当时是无知觉的吧。

我不知道如果让我在吕静和嘉铭中间选择一个，我会选哪一个，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或者我一直回避想到这个问题。以后，不是生活的情节，把它强硬的安排在我的眼前，我以为，天下永远太平。

吕静，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他的婚姻，也从来没有想过离开嘉铭。

即使我知道我是个可悲的双重的角色，但现在看起来一切还风平浪静，我没想让它波涛起伏。

既然大家都愿意这样随遇而安，我为什么要认真去计较？

我渴望美满的，没有暗疮的婚姻，但此生，我已失却。

在很久之前，我的嘉铭已经让我学会了消极地逃避和自欺。

有时，我也想，如果一开始，我和吕静牵手走入围城，是不是，风景静好？可是，在我和吕静相遇的时候，一切都已经被生活安排得一目了然了，我们有各自的位置和归属。我们没有可能回复自由之身，所以，我们只能心照不宣地在这种已成的局面中相爱，背离了道德，却以为不是损人利己。

我天真地以为，我们安于做"精神的伴儿"不会有任何危险，但，该来的，还是会来。

这一段时间，夜里，我失眠得厉害。总是睁着眼睛在暗夜里辗转反侧，睡意全无。刚睡好，就有声音在耳边重复："防人之心不可无。"

那个声音总是在我迷糊的梦境的边缘不期而至，焦急着语调，一遍遍地提醒我。在我从睡梦中惊醒来时，那声音就在黑夜里，弥散了整个房间。

防人之心不可无。

最开始的那个告诉我这句话的人，是我的靖叔，在我很小的时候，他疼爱地抱着我说："人心是海，无边无际。防人之心不可无。"

靖叔是我童年时，最依恋的人，他常常抱着我，把我轮在空中转圈圈，给我买其他孩子望尘莫及的玩具和糖果，用他短短的胡楂刺痒我的脸……

我是在他死后一个多月才知道的。

我记得是在一个秋天的午后，我在哥哥的办公桌上翻杂志看，那些老师在对频繁发生的意外世故大发感叹，其中就在一个老师说："我家的表哥，前不久，撞车死了，儿子还没有结婚呢，好好的一个人，说走就走了。"

我当时并没有在意，又听到他说："他左边脚踝处有一颗痣，早些年，算命的还说那是一颗富贵痣呢，看来，算命先生都是一派胡言。"

我就专注起来，问他表哥的名字，果然是我的靖叔。

当时，我没有表现出一点伤心，内心却怅然若失，那个抱着我长大的靖叔，那个给了我友谊和关爱的高高大大的男子汉，在某一天，从这个世界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一个人，突然没有了。

再想他在面前，一起回味过往的时光，已经不可能了。

在我为靖叔难过的那些天，我躲在观察室里看小说，我记得，就是在那里，吕静第一次吻我。吕静的出现，让我不再记起失去靖叔的痛。

但靖叔却仍然常常在我的梦里，栩栩如生。我便认定他在天国里关注着我，看我在这尘世间碌碌的脚步，怎样的踏过春夏秋冬，怎样的走过寒来暑往。

第47节：意乱情迷(47)

近日来，我在梦里，就这样重复地梦到，靖叔对我说的这句话："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把它说给吕静听，吕静说："防谁呢？我吗？"

我就笑，觉得防他是件很可笑的事情，岂不知，在最后的最后，回过头来，我要防的，其实果然是他的。

当时，我是当局者迷。

吕静说："你是太累了吧，手术那么多，你一个弱女子，怎么会不累呢？要注意调节自己，注意休息。"

他简单的体贴让我数日心情大好，梦里依然梦到那句话，但我已经不把它当回事儿了。

但上帝不会对他的安排掉以轻心。

在上演他精心构思的剧目之前，他会营造种种情境，引人入境，我就是在这命运的预设里，浑然不觉地投入到我可怜的角色中。

我和吕静的亲密限于避人耳目之时，一旦放在现实中，就成了背光的阴影。

这天，我打电话给吕静，我突然很想听到他的声音。

通了，他却说："你打错了。"语气平淡而冷漠。

看看重拨号，我没有打错。再打，关机。

满心疑惑地下楼，装作无意地走过他的办公室，门敞开着，我看到王仪在众目睽睽之下，伏在吕静的身上，而他，表情是快乐着的。

狗娘养的！

但我不能怪他。

心烦意乱地等，估计她也该回药房部了，吕静却没打电话过来，起码，他应该向我解释不接电话的理由。在走廊里遇见他，他竟然面无愧色地从我身边走过去。

我气呼呼地打电话过去，他冷静地说："我不能让她知道，我怕你受伤害，我们都不会离婚。如果大家知道了，会用口水把我们淹死……"

他说的没有错，也因此更让人丧气。

我不理他，他也不肯认错，其实他也实在是没错的。

在楼梯里遇见，他不看我，我不看他，都在生闷气，好像彼此不认识一般了。

我的心尖锐地痛，我问自己，这是那个和我亲密无间的男人吗？是的。

一切事情到现在真是乏善可陈。

一连数天，我谁也不想看见。

实在是心烦。

烦心的时候，我却只能安静。

逛街、看书、听音乐、找朋友聊天……这些排遣不良情绪的方法，我都没有心情去做，唯一的方式，就是静静地躲在没有人的地方，坐着发呆。观察室那里是不想去了，因为睹物思人，那里也已然不再是我心安理得的所在。

到处都是人来攘往。我可以安静的地方在哪里呢？

嘉铭上班了，家里还空着，那是我的小巢，在我烦心到无所事事的境地时，那是我唯一可坐着发呆而不被打扰的地方。

医院里没有什么事情，我就请了假回到家里。

嘉铭没有吃早饭，它们还保持着我出门时的样子，在锅里放着。

本来想端出来放进饭橱，但看看，又懒得动，就放那儿了，坐在书房里，发呆。

那盆杜鹃花，枝繁叶茂，花团锦簇，和我对峙着。我的颓唐，它看在眼里，不屑的样子。

我很羡慕它，作为一个人，我觉得我比不上它活得其所，它有自己明确的目标，新陈代谢井然有序，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落叶，

想怎么开怎么落，全由自主，没有人规定它应该怎样怎样，它活的氛围比我的宽容而轻松，所以它可以这么明媚地开花。

人是多么善变的动物？吕静已经不把我当回事儿了吧，当一个男人得到过一个女人的时候，也许在内心深处就已经不再珍爱她。人的私欲一旦达成，就把所得视为理所当然无足轻重，全然没有了当初求索时的郑重与忐忑。所以我现在反复地想他的甜嘴蜜舌和冷若冰霜，百思不得其解他何以把面部肌肉如此运用自如，本身就很蠢。

他怕受到伤害。世俗的眼睛和口水会把我们淹灭。所以他堂而皇之地对我冷眼旁观，好像我们从来不曾有过任何关系。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我不能幻想他像英雄片里的男主角一样，在爱情里义无反顾，为心爱的女人置之死地而后生。

我没有任何理由怪他。我应该理解他，在我们开始，我就应该想到有这样的局面，但那时我鼠目寸光，还没有学会真正地冷静下来。

第48节：意乱情迷(48)

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后悔。

想那些做什么呢，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想穿了脑袋又怎样？生活没有重播频道，即使有，我也不敢保证我能纹丝不动，不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现在想到他，仍然有温柔的情愫缠绵的萦绕上来。有些人，是另一些人命里注定的劫。

人和人之间，总会有各种微妙的关系，那么，花与花之间，想必不会有这些牵扯不断的关系，它们都是独立的，自开自落，孤芳自赏便已经可以安然度日。

嘉铭？他还爱我吗？我记得很久以前，我还会像每个在爱情里迷醉的妻子那样，喋喋不休地念叨着，让他把"我爱你"三个字说三道四。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不再觉得有什么必要让他表白了，人的一大功能就是口是心非，说和不说，其实实在是女人对爱情痴迷不悟的一种自欺欺人。

嘉铭……

我的丈夫。

喜结连理、天作之合、相濡以沫、长相厮守……人们发明了那么多一厢情愿的美好祝福，送给共赴婚姻之城的男女，让人在初始，充满了错觉，以为婚姻里的天地，真可以花好月圆。岂知，婚姻，是座迷城，走着走着，会连最初一起结伴来此的人，都离心离德，看到的，也多是花凋月残了。

步入婚姻的爱情尚且易冷，又怎能奢求没有责任的爱情恒温？

我该何去何从……

楼梯上传来人的脚步声，我能听出，有嘉铭的。夫妻的熟知，让我对他的一切声迹都了如指掌。不只他一个人的，他回来做什么呢？

我并不想他发现我在家里，那会给我带来很多烦心的询问。当门锁那里传来轻微的开锁的声音时，我轻手轻脚地躲进了落地衣柜里，

那里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藏匿处。

一个女人好听的嗓音传来："快、快，给我揉揉肩膀，真是累死了。"

无声，我想是嘉铭在为人民服务。

撒娇的嬉笑声："坏死了，乱动！让你揉肩膀，你揉哪里呢！"

嘉铭熟悉的喘息声。

我很后悔今天回到家里来，很多事情，不直接面对，是一种福气。我屏气敛息，生怕自己被发现，那样的局面，会让我们都不知所措。如果我在尴尬之后大动肝火，无穷后患将使我难以应对，何况，我不擅长打架骂人，也不擅长在尴尬中理直气壮，现在多余的人是我，我应该识趣才对。

脸上有泪淌下来，滴在了脚下我们结婚时那套红色的晚礼服上。

我听到她在热烈的气息里喃喃地求："我要……"

无声。

我想那挂着我们结婚照的床上，接下来的时间里，女主角会换人，她会在照片里我温柔满足的笑容里，快乐地呻吟，和男主角一起，达到醉人的仙境……

我记起和嘉铭曾经一起看过的影片里，有人打开大衣柜的时候，里面有被人杀死的人，尸体直愣愣地扑面倒下。我吓得藏在他怀里，他却哈哈大笑。

现在，我希望嘉铭在打开衣柜的时候，我是可以那样没有知觉地一扑而落。他抱着我的僵硬的身体，会是怎样的表情呢？我猜不出来。

泪如雨下。

我只是需要哭泣，我不是伤心。我想，是这样的。我的伤心，是因为这样的局面，我终究逃不过要面对，我为自己的无可奈何而肝肠寸断。

"好了，该走了，今天、今天不行，我有点不舒服，而且，在这张床上，我……不行。她看着呢，她是我老婆，我不能让她看着我犯错误。"嘉铭的声音清晰地传过来，我松了一口气。

"不嘛……"她锲而不舍。

"真不行，哪儿都行，这床上不行，这是我的原则。"嘉铭冷静得很快，我可以听到他声音里的坚决。

她不满又无奈地咕嘟了一句，接着，我听到她们去了厨房那边。

等了很久，他们走了。

一切声音都消失了，我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突兀地响，血液冲击头部带来的沉重感，让我晕眩。

我在黑暗里，不愿打开柜门走到阳光下，但我终将别无选择。

我走出来，站定，很久不知东南西北。环视我的家，刚才，我做过了一场梦吗？好像不是的。

第49节：意乱情迷(49)

我去洗脸间清洗脸上的泪痕，看到餐桌上早晨我做的饭被收拾得只剩点滴，那一副筷子也被洗好放在筷子盒里了，还带着水。

我把那些筷子和所有的碗全部掷在地上了。

震耳欲聋的支离破碎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荡，只一瞬间，又都销声匿迹了。随声碎裂的，岂止是这些瓷质的碗筷？我所剩无几的希望，也都轰然坍塌了，再怎样的逃避，也便是这样的无处可逃。

我站在满地碎碗片里，茫然四顾，俯身拿起一块碎碗片，把它放在另一只手腕上划过。痛感清晰地传上来，有殷红的血顺着洁白的瓷碗片流下来，滴在满地的碎片上，红白相映，有如红梅白雪，煞是好看。

我不会割破血管，命是我的，我很清楚。

我要的只是痛感，让我清醒的理智的痛感，这种痛感。可以让压抑在我身体里的痛苦得以释放，否则我会因为极度的痛苦而精神失常，我不能让自己失常，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

伤口很快就不再流血了，我的凝血功能很好。那些散落的血点也很快变了颜色，没有温度的黑，我的爱，终于冷透了。

我把满地狼藉很快地清扫干净，地上的血点也都擦掉了，我不想嘉铭回来看到后，问我怎么了。我不想听他说话也不想回答他什么，而我，对自己的所为，也不再需要内疚。

我可以伪装得很好，只当是刚才我根本就不在家，所以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像这些即将被我收拾干净的狼藉一样，了然无痕。

我和嘉铭，就这样，各自自以为是吧，至少，我和吕静的事情，他并不知晓，我们的日子可以照常运转下去。但，我从此要没心没肺地快乐下去，没什么值得我自责和顾恋，也没什么值得让我作茧自缚。

我重新回到书房，一直呆坐到日薄西山。

嘉铭回来时，我仍然端上可口的饭菜，仍然微笑如常。

但我知道，我，已经彻底变了。

我从此要为所欲为、放浪形骸地活下去，变成一个做着错事而不再愧疚的女人。

但上帝文思一转，并不让我称心如意。

16

我常常想，这冥冥中，真的有上帝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这尘世间又有那么多的因果循环，无巧不成书？如果有，那么他是做什么的呢？拥有无比的智慧和神力，他手里拿着的法宝，定然是一支无所不能的神笔吧，他应该是一个作家的。

他随心所欲地安排他笔下的苍苍众生，让他们扮演大同小异的角色，把出其不意的情节安排给他们，然后看他们在这些从天而降的情节，手忙脚乱，如临大敌。

然后，他就笑呵呵地捻着胡须，把他的奇思妙想尽情地、从容不迫地，日日编排。古往今来，乐此不疲。

我不过是这人世间渺小的角色，没有被安排着肩负某个重大的使命，本来平静又安乐地活着，每天走固定的路线，日复一日去相同的地方工作，穿上去换下来就那么几件衣服，吃着再也翻不了新花样的咸菜，高楼大厦没有钱来买，豪华轿车只能在梦里开。

即使如此渺小的角色，剧目也被编排得相当精彩。

以前的种种都在为这个"出其不意"做铺垫，当它轰然降临于我自以为是的好日子里的时候，我被上帝仁慈的手指引着，在生活的风浪里，开始我艰难的途程。

家里的偶遇，让我主动与吕静合好，太多事必须要无可奈何地面对，我又何必斤斤计较？

情人间小小的冷战，让聚合之后的爱恋，更粘腻许多。

我一如既往地和他进行如同真空里的爱情，但心境，已经迥然不同于以往。

我变得心安理得，患得患失中心烦意乱时，再也没有愧疚。

可是，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总会极度地烦躁，因为白天里，吕静和我在一个大楼里工作，我能感觉到他的呼吸，但下班后，他就离我很遥远；而回到家里，我已经不知道怎么伪装下去了。我失了平常心来面对自己的生活。

很多以前让我觉得无足轻重的事，都会引起我的反感，焦灼烦躁。

第50节：意乱情迷(50)

这种烦躁渐渐增强，有时让我难以自处。

那一天，我又烦躁异常。

嘉铭不在家，他又去临城出差了。

想到，这个以爱情的名义，引我走进婚姻的男人，此时，正搂着周小鱼，徜徉在风光旖旎的地方，谈笑风生，让我一个人在凄冷的黑夜里，寂寞孤独，满腹愁怨，我觉得要发疯。

吕静的电话就这么及时地打来了，我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对着电话倾诉相思，让他过来抱我。

我等在门边，听到他上楼的脚步声，心情激荡。

我没开灯，在黑暗里扑上去，紧紧抱住他，眼泪簌簌地落，我是那么感激他，在这样的冷夜里，给我陪伴和依偎。

可是那边，就另有了一个独守空房的人……我想到了，可是我自私地对自己说，我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要了，只要，眼前这个男人……

他体贴地抱紧我，用手轻拍我的后背，温柔地安抚，我就平和下来，不再焦灼。

"章冰……"他用脸摩擦我的头发，深情地唤我的名字，如同梦呓。

我的心，如水润湿，泛起柔情的涟漪。

"以后……无论发生了什么事，记得，我们这样彼此拥有过……"他的声音，如同天籁。

"嗯……"我真的以为，这是全身心的交付。

接着，我们亲吻、抚摸，下五子棋……事事开心。

时间在我们的快乐里一闪而逝。

转眼就已经是深夜。

嘉铭回来了。

他打开门时，正看到我们相拥而卧！

那一刻，我竟然出奇地清醒，没有一点惊慌。

嘉铭的震惊让他脸色铁青，僵在那里，片刻后，眼睛里骤然集聚起腾腾杀气。

我和吕静都是衣冠齐整的，那天，我正在经期。

我们这还算是体面的，但无论体面与否，这样的场景是容不得解释的。

嘉铭像疯狂的困兽，蓦然暴起，红着眼睛，拿起了刀。

嘉铭喜欢收藏刀具，这便是当初我送他的定情物，是我从西藏买回来的，一把做得很古旧的战刀，刀锋凌厉。

当初，送他的时候，我曾玩笑："如果你以后对我不好，我就卡卡你。"

嘉铭喜欢得要命，把它放在床头上，时时拿来观摩，也以备防身之用。

怎么也想不到，今天，这刀，派在了这样的用场上……

嘉铭握着刀，死死地盯住吕静，慢慢地逼近他。我想都没想，挺身挡在吕静的前面，冷静着声音说："嘉铭，你冷静点！"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他怎么可能冷静得了？我了解他的，他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像命一样金贵，把我也看得像私有财产一样重要，往日里夏天，如果我穿着的裙子短了些，他都不愿意，何况是今天的场景！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像我，在家里撞到丈夫和情妇却佯装不知，可是，他有必要这么生气吗？我有些分不清状况地想。但无论如何，想是我的死期来了。那么，就让所有是非离我而去吧，也许我会在解脱中得以安然，不会再有噬骨的烦躁来折磨我。

就在他把刀举起来的一瞬间，我坦然地闭上了眼睛……

如果生命就此终结，我是幸福的，在好像是爱我和我爱的人面前，在生命最美好的年龄中，如花凋零，我是死而无憾的罢，那后来

的许多痛苦、失落和悔恨，也就不必一一去品尝了，至少，可以留一份美好的心境，在所剩无几的爱里安详。

上帝的笔，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把思路逆转了。

嘉铭，这个我以为知之甚深的男人，令我不可思议地冷静下来了，他对吕静说："你走吧。"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听觉，睁开眼睛，看到嘉铭，缓缓地用手顺着刀锋一路摸下来，血就顺着雪亮的刀脊滴落下来，在地上绽放开大大小小的殷红的花来，终于连绵成一片，成为一条血的河。而我，在这种渐渐集聚的河里，感到生命终结一样的痛，比死亡更深的恐慌和疼痛。

吕静怔了怔，站在那里没动，我急了，催他："你走！"

他没有看我，低着眼帘，竟然说："对不起。"然后，他走了。

第51节：意乱情迷(51)

门关上的一瞬间，我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关上门，又是我和嘉铭的世界。

此时此刻，和以前的每一次我们两人独处一室没有什么不同，这个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我们两个的，他仍然是丈夫，我仍然是妻子。

但，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这是我们两个的家。我们大幅的结婚照片还挂在墙上，那上面，我在雪白的婚纱里笑意盈盈，他坐在我前面，神圣不可侵犯。

但，我到底侵犯了他。

空气凝滞着，杀气腾腾。

我等着他的判决，如果他真的把我杀掉，我也毫无怨言。

他长久地凝视着我，眼神陌生而冷淡。

我被动地睁大眼睛和他对视，眼里是无所畏惧的神色，事情既然已经是这样的了，那么怎样的后果，我都无话可说。

"他是谁？"嘉铭的声音低沉、缓慢而冰冷。

"……"我拒绝回答他。

"他是谁？说！"他猛地爆发了，把刀横在了自己的脖子上，眼睛里满是泪光，却被熊熊怒火阻挡在眸子里，看得我发憷。

我仍在迟疑，却看到刀锋已经划破他的皮肤，再稍一用力……

不要！如果他杀我，我可以宁死不屈，但我不能眼睁睁看他自刎。

"吕静。"我迫不得已，心神俱焚。

"就要你告诉我……我们在小荷的婚礼上见过面的，那时就觉得他看你的眼神不对……可是、可是……"嘉铭受伤地蹲下来，像困兽一样失声号啕，"我怎么也不相信，你、你……"

我看着他在那里无助地痛哭，知觉一点点回到意识里。我伤害了他，这个和我朝夕相处的男人，我用一把最恶毒的利刃刺伤了他的心，而我的心，却一直被一把很钝的刀割着。他的心因为痛苦的突然袭击而有尖锐的感知，而我的，却因为时日久远而痛得麻木了。

现在，该认错的是我。

我把刀拾起来，重新放到嘉铭的手里，我说："恨我，就杀了我吧。"

"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那我还活着干什么？"他突然站起来，火山爆发一样地吼叫过来，他拎起我的胳膊，强大的劲力让我疼痛入骨，但我不敢喊痛。他逼近我，狂乱愤怒的火焰烧到我的脸上："你这个荡妇！"

他说的没错。虽然这话听起来刺耳。

我想说"你还有周小鱼"。但我没有说出来，他现在需要体面的、理直气壮地发泄不满。他应该按原定计划进行完一系列反应的，我已经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不能再强词夺理。

我迎视他的目光，等着他把火尽数发来。他手指上的血，透过我的衣服浸湿进来，粘粘地触着我的皮肤。地上已经血流成河，是我，把他伤着了，从身体到灵魂！我早知道有今天的，婚姻之外，我们是不该有爱的，尤其是我。

可是，我真的爱着吕静。如果能用"该"和"不该"来界定人的思维和行为，如果可以用"该"和"不该"来规定人的思维和行为，那么我一定选择"不该"，但我努力过，却没有办法在这"不该"里安生。所以，我该死。

"你看着我做什么？"嘉铭怒气冲冲地轰炸过来，"你这个愚蠢的女人，你不知道他只是在玩弄你的感情吗？你和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难道你不明白？"

"我明白。"我说，"可是我明知故犯。"

"你是说，你爱他？"他吼。

"是的，我爱他！"我说。

"可是，这辈子，你是我的！"他倏然一字一顿地说。

接着，他猛地抱起我，把我扔在床上，饿虎扑食一样压下来。

我正在经期里！我大声告诉他，求他，但他像个疯子一样，完全置我于不顾，疯狂地干完了他想干的事，把他的淫威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宁可死掉！

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扇了他一个耳光，如果说在这之前我还欠他的，从现在开始，我们扯平了，我要和他恩断义绝！

他发愣似的抬起鲜血淋淋的手，摸着被我打痛的脸，那黑污的血，是他流出来的，还是我的，我不知道。这一瞬间，我痛恨我们血色的类同，我要和他一清二楚！

第52节：意乱情迷(52)

我两眼喷火地看着他。隔着很近的距离，这些年，我第一次觉得他很陌生，陌生到好像我从来没有认识过他，他和我完全是两个不相干的人，现在却是这样荒唐地压在一起。

我猛力推开他，心里充满了仇恨和憎恶。下体的疼痛让我举步维艰，我一步一挪走到门口，背起我的包，我说："我要和你离婚。"

在我打开门的一刹那，我听到后面异响，看见嘉铭风驰电掣地冲过来，把我像提小鸡似的拎回到卧室里。

我不反抗，仰卧在床上，盯着天花板，那里装潢的暗色花纹纺布，线条凌乱，花纹繁杂，当初，我怎么会看上这样的纹理?

我听到他站在那里，牛一样呼呼粗喘，看都不看他，如果他还要再来一遍，我也只能束手就擒。可是只要留下我的命还在，我就要离他远远的!

以前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背叛他，现在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他把我看成他的私有财产，和这家里的其他东西一样。他不懂得体谅我、爱我，不在意我的失落和痛苦，他要的只是我一味地归属和服从!

我恨他，虽然我有错，但我们不是犯着同样的错吗?

他一直没有再动，却又稀里哗啦地哭起来。

他慢慢坐到墙角里，把头深深地埋进两臂间，粗着嗓子压抑着声音哭得天昏地暗的。

我闭上了眼睛，让我死了吧，死了吧，不要面对这样的窘境。

他哭够了，和我一样沉默着出神。

天大亮的时候，我睡着了，我很累、很累……

睡了有一个世纪，我醒来时，看到嘉铭躺在我的身边，还闭着眼，眉头紧锁，牙关打战。

怎么了？我伸手一摸，烫手。

我坐起身，身下"哗"一下流了一摊血，把昨天夜里所有的记忆都清晰出来。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这个屋子里一直就我们两个人。

我是妻子，他是丈夫。

我们两个人，再有其他的人，都是这个家庭之外的。

抬眼看见我们的结婚照，本来，我想把它撕毁，但现在，我懒得动一动。

嘉铭在喃喃地说胡话，全是咒骂，不堪入耳的咒骂。

他到这样的时候，都还在恨我。

恨吧，反正我也不想回头。

我起身来，收拾自己的东西。我要回娘家，然后和他离婚，然后永永远远都不要再见到他。

他闭着眼睛都知道我在干什么。他吃力地说："晓雪，不要走，我爱你。"

我闭紧了双眼，站定了。

"晓雪，求你，不要走。"他压抑地再次哽咽。

我仰起头来，眼泪轰然决堤。

一日夫妻百日恩。我没有选择的。

我把他从床上扶起来，拿毛巾给他擦擦脸，他一直闭着眼睛，我不知道他是没有力气睁开，还是不愿意看到我。他很顺从地听我摆布。

我重新把他放倒，拿来那次我打吊瓶时顺便买回来的备用药品针剂，找了消炎的给他打上。

我把他的左手拿起来，那里的伤口已经止血，结着厚厚的血痂。我用温手清洗的时候，那黑的血痂就又回复了生命力，在水里游丝一样的荡漾开去，逐渐染红了一盆水。

放眼看看我的家，往日里被我收拾得井然有序，现在，却是凌乱一片，到处是溅落的、沾染的血点，地上的血是成片的，像个屠宰

场。

就是一个屠宰场。曾经隐藏在平静之下的假象都被分明地屠杀了出来。

我把吊瓶给他打上了，力气也剩下不多了，我说："你打着吧，我给你叫小区的医护人员来给你拔针，我走了。"

他猛然把针拔了出来，闷闷地说："你走我就拔针。"

"你他妈的……"算了，没心情和他斗，我只得重新找位置把针给扎了进去。

他另一只胳膊伸过来，执意搂紧我，把我拉在身边。

我挣脱不掉，也只能任他这样搂着，浑身僵硬，感觉自己像个俘虏。

沉闷。

药剂一滴一滴地落，我忽然就想，我们的婚姻，曾经如这瓶子，装着满满的爱，后来，这爱就一滴滴落了，只剩下如空瓶子般的婚姻，束缚着两个彼此憎恶的人，要解脱，除非，打碎这瓶子……

第53节：意乱情迷(53)

吊瓶打完了，他很困的样子，却仍然不睡。

"你睡吧，醒了就好了。身体好了，我们得解决问题。"我说。

"那我愿意病着。"他说。

"不会的，你一向很壮实，一两天就好了。"我说。

"这次也许我就死了。"他说，说完，停了停，眼角就流下两注泪水来。

我愣在那里，心里一紧。

他死？不！

无论怎样，我们曾一起走过，用体温和爱互相温暖，也曾有过美好的时光，我们的生命里，都留着对方的痕迹，积年累月里，已经水乳相合。

离开他，不等于是想让他死。我更希望他好好地活着，幸福地活着。

"不要小题大做。"我说。

"你走，我准死。"他说，另一只手握着那把刀。

我不再说话了，他是个一意孤行的人。现在吵什么也没有意义。等他好了再说吧。

感觉我重新躺下了，他牵强地笑了，那一抹笑容，看得我心酸，怎么说，今天是我太不小心了。

他一连病了一个星期，打了一堆瓶子的药。从我们相识以来，他第一次病到这分上。

这一个星期里，我在各种情绪里反反复复地煎熬着，度日如年。

我把家重新收拾好，和往常一样做饭给他吃，我们还是在这个屋子里，还是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同一张床上睡觉。一切看起来好像一点都没有变，但，所有的一切都不同了。

我们都沉默着，怕开口提及难堪的事情。

所有的语言都罢工了。空气就在一种反常的沉寂中闷着，闷着，让人受不了也得受着。

我们又坐下来吃饭了。

他拿筷子的手上，点点的针眼刺得我眼睛痛。

"明天我们都要上班。"我说。

"嗯。"他应了一声。

……

再不知道说什么了。

"晓雪。"他停下来叫我。

"什么？"

"……没什么。"他欲言又止。

我也低下头来只顾着吃饭，什么味道也吃不出来。

"好好上班，咱们，咱们还得好好过日子。"他说。

我没接话，一口米噎在喉咙里，发不出声音。

"就当那件事情没有发生。"他说。

怎么可能呢。我心里想，但我没做声。

一顿饭吃得人胃痛，眼泪一直在眼睛里打转。

"生活中的手术是无所不在的，不单是在手术室里。所以把你的眼泪收拾好。不要让它丢人现眼。"

张谭的训诫呼啸而至，我生生地忍住眼泪。是啊，我才刚刚领教这生活中的手术的，它的威力和杀伤力还在后面呢。

上帝笑眯眯地看着我的泪眼，点着他那无所不能的笔，把我以后的生活写得越发精彩起来。

17

第二天，我收拾好了，要开门去上班。

嘉铭忽然地，就挡在了我和门中间。

我诧异地抬头看他，他的脸铁青着。

他说："我身体还没有好。你再请两天假！"

他用的是命令的口气。

"我们年终要评估，这样一次请很多天假，我会受影响的。"我实事求是地说。

"是想见那小子吧！"他很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心理。

我看着他，昨天还说得好好的，只一晚上，他就变主意了。

"你以后不要再上班行不行？其实我可以很好的养着你。"他真的想让我变成一只鸟了。

"不可能，我能自食其力，为什么要你来养着我？"我忍无可忍。

"我就知道你不同意，还不是因为那小子和你眉来眼去，你觉得骚情臭美！"他轻薄地说我。

我盯住他，他的脸已经涨成了猪肝的颜色。

我不想和他吵，有什么意义。我去开门，他很随意地把我拉倒在沙发上了。

他病刚好，我也没有心情这样关着门吵个没完没了，我掏出手机，又请了两天假，我的理由是："丈夫不舒服，需要照顾。"

没想到我的妥协让嘉铭得寸进尺，他愈加变本加厉起来。

在事情发生的当时，也许是过于意外，或震惊，他并没有把所有的恼怒发挥出来，经过这几天的反省，他更加深刻地体会了他的损失，更加严重地看待我的罪过，然后，以一个完全的受害者的身份，正式开始了他的讨伐。

第54节：意乱情迷(54)

他一遍遍反反复复地要我交代我们的相识及交往细节，无微不至地询问我近期来每一天都在干什么，他出差不在家时，哪一月哪一日哪一时哪一刻我都在哪里……

我实在不胜其烦。

但我一旦表现出不耐烦，他就咆哮如雷。

我怕邻居们的好奇。

有时候女人是胆怯的，因为世俗的偏见，从来是坏事传千里，我并不想把我们的生活彻底毁掉，即使我们无缘再一起度过以后的岁月，至少，我希望我们两个可以各自轻松地过自己以后的日子。

所以我绝口不提周小鱼，如果嘉铭这么闹下去的最终，是为了提出离婚，我认为他大可不必，但我给他这样的机会，等他闹够了，达成他的目的。

但我错了。嘉铭是单纯地对自己男人的尊严蒙受羞辱而大发雷霆。

他变化着各种方式来折磨自己和我，但他一直没有提出离婚。

两天终于过去了，我没能睡一分钟。

天亮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去上班。"

他盯着我，很长时间，然后一言不发地摔门走人。

上班。

不管发生了怎样的事情，日子还得照常水样地流。

坐在办公室里，想着这些天发生的事，觉得象在哪个梦里见过的场景，但这次它像是真的发生了，不是象，就是真的发生了。

所有的事情其实也终归是一场梦，但梦却也有分类，有些是对人没有影响的，有些却是影响很大的。有的梦显在人的夜里，无论内容是怎样的杂乱无章，有背常规，都无所谓，人醒了梦也就醒了，什么

都没变；有的梦是显在人的白天的，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都让人牵肠挂肚，人醒着，梦却不醒，非要置人于痛苦的深渊。

我和嘉铭，在这事发生之前，其实所有的事情也一成不变地在进行中的，就因为他不知道，我也没有把话挑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谈笑生风；就因为他知道了，所以我们在一起就成了两个哑巴。

人也真是有意思。

吕静！吕静怎么样了呢？

我突然想起他来，这些天，一点都没有联络，他还好吗？

我打过去，那边竟然关机。

他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的。

我的心里有不祥的预感。急忙跑下楼去，他的办公室在后面楼一楼102室。推开门，我装作找人，他不在。

我就魂不守舍的了。他哪去了呢。

又不敢问谁。

有空我就拨电话。终于通了，是王仪接的。

"谁？噢-原来是章冰啊！"王仪的声音故意拖得很长，满是轻蔑。

"我找吕静。"我噎了半晌，然后直截了当地说。

"他病了，正在打吊瓶！"她飞快地、气呼呼地说，接着就挂断了电话。

我的心就悬起来，他病了，病了，可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去看他，不能照顾他，只能这样在路上漫无头绪地走啊走啊，心里急得什么似的，还要装得慢条斯理，镇静自若的。

我第一次深刻地感知了婚姻，这座戒备森严的城池。

里面的人，在里面，不容易走出来；外面的人，在外面，不容易走进去。

王仪一直是知道的，她怎么会不知道呢？女人的敏感不会放过蛛丝马迹，何况"心里有鬼"的人根本就是掩耳盗铃，无法不露声色。

那天晚上嘉铭之所以能回来，是因为他接到一个找吕静的电话。

有一天晚上，嘉铭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一直觉得你是一只珍贵的鸟儿，虽然外表柔顺，却是野性未除，我一直小心地呵护你，生怕你受了外面的伤害，但是你却不知道珍惜我给你的一切……"

"那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接到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她说她找吕静。我说她打错了。她说"这不是章冰的电话吗？我想问她吕静在哪里。"我就知道事情不对头……果然你就出事了。"

"你以为你做这样的事情，别人都不知道是不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

可是，王仪怎么会知道嘉铭的电话号码呢？连我最亲近的小荷都不知道。我百思不得其解。

第55节：意乱情迷(55)

莫非，那个电话不是王仪打的？那又会是谁？

这样一箭中的，不可能是巧合……

我在人来车往的大街上，站定，担忧、疑虑、烦躁、难过、后悔种种情绪纠结在一起，变成沉实的阴云，压得我窒息，我这个自作自受的女人，如何才能回归初始的简单纯净和安然？

我无心上班，那里熟悉的一切，让我烦透。

就在大街上，孤魂似的游荡，吕静吕静吕静……打个电话给我……

手机响，我慌慌张张地接来，心跳不止-却是嘉铭。

"你在哪里？为什么不在办公室？是不是又去哪里鬼混了？你怎么这么……"一连串的训斥和责问，让我气结，我狠狠地把手机摔在路边的石阶上！

看着零散的手机，我愣愣的，觉得自己真要疯了。

自上班以后，嘉铭白天常常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晚上总是很及时的回到家里，吃过晚饭后，就教育我。

滔滔不绝。

我以前都不知道他这样擅长给人做思想工作。

我稍微表现出不满，他就勃然大怒，并不骂我，只把家里的东西摔得天响；我要是生气了，他就停下来，不停地吸烟，吸够了，就又开始审问我关于我和吕静的交往细节，我拒绝回答他，他就拿脑袋往墙上撞；我开门走，他就后悔地捶自己的头，发誓再也不提及此事。

如此反复，没完没了。每次都以我的痛哭流涕而告停。

我把一生的眼泪都流得差不多了，神经都麻木了的时候，接到了吕静打来的电话。他问我："你好不好。"

不好。可是我说："我很好。你也要好。"

那边就沉默了，很久，说："没想到她会知道，天天在家里闹着，我心里很烦。"

我知道那种烦。

我说："不管怎样，你病了，照顾你的，还是她。"

良久，他说："你要好好的……我对不起你……你向他认个错，不要倔，温柔点儿，不要受到更多的伤害……你好了，我就好。"

我泣不成声，为什么一再说"对不起"？爱不是一个人的事，不是谁对谁的错。

我只感动得一塌糊涂，以为他的爱无微不至，委屈求全。

他在那边长久沉默，我能听到他的叹息，我的心碎成一片片，以前我们相拥时春风得意的情境，怎么转眼间就变成了这样愁肠寸断？

多日来的牵挂和负重，让我一时情难自已，哭得淋漓，他就默默听我的哭声，感觉那边的他，眼泪也流了一脸。

"章冰……"他欲言又止，长长地叹息，我就在他的叹息里，失神地收住了哭泣。

挂断电话，抬头看见冬天的太阳，惨淡地挂在那里，像是天空的一个伤口。

终于在医院里看到了他。我们迎面而过，但他却像没有看见我一样，目空一切地与我擦身而过。

我突然感到气愤，他为什么要如此冷落我！又不是我一个人犯的错！转念一想，他和我一样，都在烦恼里辗转反侧，怎么能怪他？冷静点吧，给对方一点时间。

是的，我们需要时间来疗伤。

在电脑上百无聊赖地上网，打开信箱，竟然收到两封信，打开，是辱骂和诅咒，不堪入目。

我冷笑着看下去，这些话，我受之无愧啊，是该有个人好好教训教训我了，凭着幸福美满平和安静的日子不过，偏偏要无事生非，我不挨骂，谁挨骂？

信是第一人称写的，以王仪的口气痛诉我的第三者插足，破坏人家美满婚姻，不得好死。

我一点都不生气。

忠言逆耳。可是我错了吗？一直以来，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在犯错，可那不过是在传统的伦理道德约束下的思维定式。但真的让我实实在在地承认自己错了，我还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

难道真心相爱有错吗？婚姻，束缚了两个人的名分，难道就能束缚住两个人的心吗？我并没有强人所难，也没有烧杀掳掠，他和我是两情相悦的，既然如此，我又是何错之有？

两封信一模一样，想是发信的人，不达到责骂羞辱我的目的誓不罢休。

我看着那两封信，静静地坐着，突然觉得一切很无趣。这些看起来都只不过是些文字罢了，它和我在别处看到的字们没有什么不同，虽然意思是针对我的，但我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在某个作品里的片断，所以读起来已经不关痛痒，那个恨我的女人应该还会来面对面的，教训我。

第56节：意乱情迷(56)

影视作品里写到第一线的战士消灭插足的第三者，总是会亲力亲为的，怎么会只一封信就打发了事的呢，那也让人看了太不回肠荡气了。她应该满挟着怒火冲锋而来的。

我等着。

果然不久，王仪来了。

不用她开口，我也已经知道她会说些什么话。我想我看这方面的文章看得太多了，以至于我站在她的角度所想到的训词，比她说出来的还多。

所以最后她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不记得了。我平静地微笑着看她，听她振振有词地旁征博引地教育我。

最后她停了下来，我说："完了？"

她气得脸都黑了。

我自己都教育不好我自己，她怎么可能呢?

我曾经的自责，比起她的严厉批评不知道要深刻多少倍，我努力地躲避踏进泥泞，但最后我还是把鞋子全湿透了。

如果没有泥泞，我怎么会湿了鞋子呢?

她应该问问吕静为什么不爱她。

那时的我，很幼稚，一厢情愿地以为，我和吕静，于各自婚姻之外的，是一份真的感情，所有的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哪会知道，他是真"对不起"我的，而我报之的，却是死而后已的痴恋……

其实，上帝也把王仪的角色安排给了我，让我重新演一遍的时候，我虽没办法让自己理直气壮地对所谓的第三者横眉冷对，但，我知道，这是个受伤的角色。

女人和女人是不同的，对王仪而言，我所做的，不亚于杀人放火、烧杀掳掠，她当然应该理直气壮。

我也应该甘拜下风，没有选择的。

想到这里，我顿时万分沮丧，但我事不关己一样漫不经心地说："如果你说完了，就走吧。"

本来，我想问她，怎么知道嘉铭电话的，但是现在，好像不是该我提问的时候。

我这样俯首帖耳地听她训一顿，她还是不满意，质问我："你这是什么态度！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还这样！"

我应该怎样?

我依然微笑着看她，问："如果你还不解气的话，继续骂。"

她翻着白眼"哼"了一声："你这样的女人，不要脸，我不稀罕骂你！"说完，气呼呼地、趾高气扬地走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又突然转过身来，扭着腰，很得意地说："吕静不会再理你了，他向我认错了，他对你不过是一时的好奇，呵呵，野味嘛，吃了也就白吃了。"

这之前，所有的话都没有这句的杀伤力大，我的心再一次鲜血淋漓。

叮叮叮，皮鞋叩打地面的回响，在走廊里高亢地奏起，如同她胜利的凯歌。

我坐在那里，寂寥了笑容，这强装出来的无所谓，阻挡不了伤害。

而这伤害，是我应得的……

思路一转，我突然想，这样飞扬跋扈的女人，吕静在家里也少不了受她的气吧。

其实不然，王仪人前人后把自己对吕静的好描绘得灿烂辉煌；而吕静对她的好也是人中典范呢。那么，他们应该是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

但我总是分不清状况。

我淡淡地笑着，在一个星期天拨通了吕静的电话，我知道会是王仪接的，事情发生后，她就如临大敌，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对吕静的

手机日夜监听。

我还没等着她开口，就先把吕静骂了一通，我实在是不会骂人的，自小的文明教育，让我脑袋里骂起来爽口的词语少得可怜，但我的声色俱厉效果还是不错的。

她听我骂吕静，就先骂了我几句，然后把手机交给吕静了，我听到吕静的声音就忍不住落泪了，我的爱人，如果一切就此结束，愿你是安然的。

他听我骂他，忍着火气，责怪我的不冷静，我大声叫："去你妈的！"

就听到那边王仪的号啕大哭，她很委屈吗？当然，她应该理直气壮地哭的，因为有我这个该死的小娼妇勾引她那善良的单纯的丈夫。

吕静对我发起火来，我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我知道我的莽撞会激怒他的，但也许正因为如此，王仪会听到他对我的怒吼，会安心很多，那么，他们又可以成为恩爱夫妻了，吕静也就不用烦了。

第57节：意乱情迷(57)

看我，多么的富有牺牲精神！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多此一举。吕静把家里家外分得很清楚呢，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他又怎会宠妾灭妻呢？是我，自以为是罢了。

挂了电话，我就一直哭，当他在两个女人同时哭着的时候，表现的只在意王仪的时候，我仍然接受不了。近来眼泪流得已经太多了，哭吧，把眼泪都哭干，以后，就有了免疫力了，不会再轻易地掉眼泪。

嘉铭回来了，看到我哭红的眼，淡淡地问："怎么了，良心发现了？"

近来他冷嘲热讽的水平与日俱增。

想到以往，我让沙子迷了眼睛，他都大呼小叫，表现得心疼不已，现在却是这样的了，看我哭红了眼，都已经熟视无睹了。

我活该。可是即使如此，我也不用低三下四。

反正他的病已经好了，我说："我们离婚吧。我什么都不要。"也许他是等着我先提出来吧，我想。

"妄想！"他大声吼过来。

这世界怎么了，每个人都火气冲天的？倒真是希望来一场大火，把我所看到的一切都烧他个精光，那我就在烈火中永生！

"听着，你想都别想，晓雪，除非你杀了我，否则，你别想离开我！哪怕是你逼到我杀了你！"嘉铭逼过来，咬牙切齿地说。

他的话让我意外，他为什么不顺水推舟，见机离婚？为什么他们每个人，都让我绞尽脑汁想不透？

想到要和这些高深莫测的人终日周旋，我就打怵，我真心实意地说："杀了我？求之不得。"

我的确活得有点腻味了。但我没有勇气自杀，如果有人帮我，倒省事了。

"哼！我会先把那个狗娘养的宰了再杀你的。你最好乖点，别惹恼了我！你要前脚走了，我后脚立刻去找他！大家一起玩完！"他胸有成竹地说，他知道我从来不愿连累别人，特别是吕静。

看着他，他这时倒是很了解我，我觉得筋疲力尽。

我是个没有耐心的人，最怕的，就是持久战，但我所接触的人，好像都和我不同，他们更擅长打旷日持久的没有硝烟、却步步为营的战争。

而我，就只能坐以待毙。

18

我是罪大恶极的。

嘉铭无视我隐忍的劳作，他不吃我做的饭，却一定要等着我做完再摔门而去。

我做什么都是徒劳无功的，那就睡觉，这是我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且轻而易举。

我呼呼大睡，昏昏沉沉，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那时我知道，一个人睡觉的状态，并不都是闭着眼睛的，他可以很好地说话，很好地微笑，但那只不过是梦游，实际上他仍然在睡觉。

我睡了很多天。

嘉铭并不让我睡得安稳，时常把我从恹恹的状态里提醒起来，让我时时对我犯的错误做深刻检讨和忏悔。

可我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儿，即使在睡着，我也在为吕静着想。我希望他从来没有爱过我，那样的话，至少他可以不难过。

我逃避现实的方式，就是把和我吕静曾经相聚时的每一分每一秒思来想去，我不知道除了这个，我还可以想什么，能让我心情好一点。

嘉铭对我的苛刻只因为我没有把他的真面目揭示出来，人就是这样子，自己做错了，如果别人不知道，就可以义正词严地抓住别人的错误不放。

我不想让他难堪，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没心情。

我希望自己一直能这样昏昏欲睡着。

只有，我在医院看到吕静的时候，人才有点清醒。我对他笑，他没看见，我对他说话，趁人不注意，他冷冷地告诫我："在单位不要和我说话！"

行。没问题。

我以为这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不就是不和他说话吗？我还可以当他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生过，我从来就不认识这么一个人。

但，我低估了自己对他的感情。

我开始间歇性地想他。

如果在一个人热恋的时候思念一个人，那种思念，是芳醇的陈年老酿，愈饮愈是回味无穷；但如果是在失恋的时候来思念，那种思念，就变成一条长满刺的长藤，一针一针地勒进心脏，所到之处，都是血肉模糊的，带来的痛，也是噬骨焚心的。

第58节：意乱情迷(58)

记忆将我们一起时所有的细节，以无与伦比的清晰度，在脑海里重现，一遍又一遍，潮汐一样，后浪推前浪，我就在这潮汐里，慢慢地，慢慢地，窒息。

我躺在观察室的病床上，看窗外的云，它们在那里悠闲自在地漫游，看尘世间古往今来大同小异的爱情故事，对我在静态里备受煎熬的状态，见怪不怪。

"你的离开，并没有带走我的天空。"我想起看过的一个诗人的诗句，但，这天空，现在于我，也是不同的。那时，我们一起相拥着，天空是辽阔的，现在看起来，这天空，是空旷的。辽阔和空旷，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怎会是一样的呢?

这间观察室，见证了我们所有的缠绵，我们在这里接吻，在这里拥抱，空气里还有他的气息，那淡淡的烟草味，无论他在不在这里，都无时不在的萦绕着我。

可是现在，现在，它不在了，我感到无所适从。

我记得他从人群里追随过来的温暖的目光；记得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刻意为我做的鬼脸；记得他喷洒在耳边的温热的气息；记得他在寒冷的冬夜里为我唱情歌……

我的头开始无休止地疼，这种疼让我无法继续梦游。

我的工作开始出错，先是我把张谭开会时用的文件弄丢了，接着是把手术器械递错了，最严重的是我给病人打点滴时，竟然开错了药瓶!

谁都对我怒目相向，同事、领导、病人、丈夫和情人。

我就像被突然丢进了冷宫，满目繁华何所倚，绮罗散尽人独立。

谁能帮帮我？帮帮我!

我把观察室的钥匙弄丢了。

我打电话给吕静，这次电话是他接的。

我站在长长的走廊的尽头等他，就像很久以前。

我记得那一次，他穿着蓝色的牛仔裤，年轻的脸上，焕发着青春的光彩，他微笑着走过来，一把把我环抱起来，在空中旋转，就像小时候，靖叔做的那样，轻松又潇洒的。

是的，靖叔，如果他还在，一定不会让我如此孤单无助，一定会给我力量，使我在这人生的低谷里，柳暗花明。

我在等他，心在狂跳。

他终于来了，我不敢看他，但我可以清楚地感知他的一举一动。

他走到离我不远的地方，停下，扬手，把那个钥匙丢了过来，我听到它落地的声音，清脆、决绝。

我强装着坚强，笑着低下头来捡起，钥匙在手中，心却碎成无数片，落在这尘埃里了。

我不再看他，打开门，进去，反手把门关上。

背对着门，泪水不争气地流了一脸。

这就是我所追寻和固守的爱情！

"小心吕静，不要和他在一起。章冰，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了，你和他不是一路人，你不是他的对手。"刘扬的话清晰地响起。

我深深地吸气，一切都是我，自取其咎！

回到家的时候，看见嘉铭坐在沙发里吸烟，一屋子浑浊的烟气。

销烟战场，杀机四伏。

看见我回来了，他从烟雾里抬起血红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我，气哼哼地说："这么晚回来！不知道要回家做饭！"

我换了鞋子去厨房，做饭。

这次嘉铭没有走。

他坐在餐桌前，吃饭，把汤洒在衣服和地上，把馒头碎屑弄得满桌子都是，一边吃，一边摔筷子摔碗。

想到吕静扔过来的钥匙，看着嘉铭故意的折腾，我真是有了万念俱灰的感觉。

吃完了，他就一言不发地走了。

屋子里，很冲的尼古丁味儿，满地的残汤剩饭，床上沙发上乱七八糟的衣物……我一刻都不愿继续待在这里了。

我也穿好外套，走到了大街上。

夜风很冷。

我瑟缩着身子，眼泪流出来，被风掠干在脸上，紧绷绷的。

城市的夜晚是绚丽而热闹的。

数不清的街灯如龙蜿蜒，霓虹灯光五彩纷呈，酒店的音响，以极其张扬的音量，把流行的情歌传播到很远的地方。那些高楼大厦，都是华灯辉煌，里面有各种各样姿态的人，做着他们各自的事情，看起来，都是安闲愉快的。

第59节：意乱情迷(59)

嘉铭，此刻在哪里呢?

吕静，此时，在做什么呢？钥匙落地的声音震荡在我的耳边，我咬紧了嘴唇。

我慢慢地向前走，路过一条又一条街。

一个年轻女子，这样在夜里独自行走，会让人产生误解，就有男人靠近来，把暧昧的眼神扫过来。

我目不斜视，却是茫然不知所措的。

这一瞬间，我发现，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原来，除了我的家，竟然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可是那个家，已经弥漫着战火，不再有往日的亲情和爱了。

路过一家酒店，隔着茶色的玻璃窗，我看到了嘉铭。

他和周小鱼相对而坐，面前摆着橘色的橙汁。

我的眼泪肆意流下来，我站在那里，很久，我看着他们一起喝橙汁，一起微笑，把头靠在一起说悄悄话。我是有意识地走到这里的，有一次听干洗店老板娘说过，嘉铭和"我的表妹"有时候会在这里吃饭。

老板娘的家，就在街对面。

嘉铭，我的丈夫，对胡兰成恨之入骨的丈夫，大义凛然地声讨我的罪过的丈夫……我的错，何止是和吕静有了牵扯呢？这两个男人，都是我生命中的错。

可是都已经错了。

我这样流泪，又有什么用呢？我的心，伤得已经再没有痛觉了。

我继续向前走去了，我不会冲进去，对嘉铭破口大骂，也不会去伤害周小鱼，那是另一个我，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是大同小异的，也总会落幕的，新的剧目还会上演，现在的事情也很快成为回忆，就像做过的一场噩梦。

真希望这是一场噩梦，像我以前曾做过的每一场，在我醒来的时候，都是假的。

可是，这一切偏偏都是真的。

我无处可逃。

孤单，真的是很可怕的一种感觉。那个时候，站在夜风里，人们来来往往的从你的身边走过，说笑的，相依偎着的，眉来眼去的……只有你，是一只受了重伤的孤雁，羡慕地看着生龙活虎的同伴们，却得不到哪怕一个关注的眼神……

我被整个世界遗弃在人间荒漠里。

我渴望被救助！哪怕，有一个可以站在我的身边，让我依靠片刻，把我这满心的凄伤，以一种假象的方式分担一会儿，我就不会如此痛苦。

我拿出手机，看到赛海星发来的一条短信，就顺手拨了号码过去。

他很快出现在我的面前。

看着他，我像看到了我的救世主，哭得一塌糊涂。

他手慌脚乱起来，把我拖进了他的轿车，带我在一家咖啡屋坐好。

他问我为什么这么晚，一个人在街上哭。

看着他，我默默无语，我已经够狼狈的，至于其他的事情，我一点儿都不愿意让他知道。因为，他知道了又怎样呢？我不想被看成一个弃妇，更不想把自己的水性杨花示于他人，我不需要有人来同情关心我，现在，我只是需要有人在眼前陪着我，不致在孤单里精神失常。

他对我的缄默不语很恼火，他对我说："我是你的死党是你的蓝颜知己是你的手足兄弟，你有什么事情我一定为你上刀山下火海！"

只听听这样的话，就已经够了，很温暖。

咖啡屋里响着轻音乐，我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我想我该回家了。

赛海星坐在我的对面，不再说话，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担忧。

我想到我们读书的时候，偶尔也是这样对面坐着的，那时，我还是书生意气，还不谙世事。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多好啊，我可以重新来过，不会如此艰苦地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然而生活到底不是下棋，可以重新来过。

我本想起身告别，然而又想到那个冰冷的家，嘉铭也还会很晚才回来，我一个人容易在纷乱的思绪里无所适从，就坐在那里神思恍惚。

赛海星也沉默很久，忽然他说："早知我们是今天这个样子，当初我就该娶了你。"

我看着他，苦笑："我不是嫁不出去的。我的婚姻可是我精挑细选的。"

他说："可是我知道你过得不快乐，虽然你什么都没说，但我肯定你的婚姻不幸福。我呢，离婚了。章冰，依我看，干脆，你也离了算了，把你的下半辈子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后悔。"

第60节：意乱情迷(60)

我很吃惊："你怎么说离就离了？"

"难道我还要打广告吗？"他根本就不把这当事儿一样，"现在离婚已经是落伍的事儿了，谁他妈的还在乎这个？"

人心浮躁，想要固守一份爱情，确实已经是太难的事情了。

"说真的，章冰，你从来就没有一点点喜欢我？要不是你当初伤了我的自尊，我怎么会和刘扬在一起呢？本来想让你嫉妒，没想到你真是压根儿就没往我身上使劲儿。"赛海星神色郑重地说，"我是一步错百步歪啊。人都说："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纯粹放狗屁，要我看，这男人选错行，大不了重选，可是娶错了老婆，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浪费在一个糟糕的女人的手里，那才是得不偿失呢。"

我很后悔把他叫了来，我们都很不开心，谁也安慰不了谁。

"章冰，其实如果觉得不痛快，一拍两散，真是不错的方法，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总比每天和敌人在一个战壕里搅和安全随意多了。离了吧，我看你这样心疼。"

赛海星说着，伸过手来，我没让他握着，就是离了婚，我也不会嫁给他，从开始我就没喜欢过他，现在更不会，友谊和爱情是两回事儿，我还分得清楚。

赛海星觉得有些尴尬，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考虑考虑？章冰。"

"海星，不用考虑，我没打算离婚。我们感情很好，只是因为一点小误会，一时都转不过弯来，闹了点别扭，回头也就好了。"我说，"谢谢你来陪我喝咖啡。"

我起身告辞，他要送我，我推辞不过，只好随他。

车子在路上，晃晃地，路灯闪闪，家的方向越来越近，我的心越来越紧。

但，还是要回去，我，怎会是这样的无奈？

车在我楼下停下来，我竟然看见嘉铭站在那里，面无表情地看过来。

赛海星给我打开车门，我下了车，指着嘉铭对他介绍："我爱人。"又对嘉铭说："我的同学赛海星。"

嘉铭"哼"了一声，没有一点绅士风度的，拽了我就上楼。

我觉得难堪，转头看见赛海星站在那里，气呼呼的，他伸出的手，晾在半空还没收回去，就顺势冲我摆摆手。我苦笑了一下，就被嘉铭拉着拐上了二楼。

进了门，嘉铭就把我丢进了沙发。

他今天怎么回来早了？我懒得问，也懒得解释。

他在客厅里来来回回地踱步，焦躁不安如热锅上的蚂蚁。

何必这样呢?

再让他发挥下去，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受得起，不想再随他折腾了，我承受的极限到了。

我说："周小鱼呢？"

他猛然定在了那儿，但很快又恢复了泰然自若的样子，装作很惊疑的说："什么周小鱼？"

"天上的周小鱼吧。"我不想再说什么了。

他恍然大悟一样地说："噢，你刚才是不是看见什么了，那个，是我单位的职工-以前我和你说过了的，街上碰着了，她跟我说了点单位的事儿。你甭往心里去，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

欲盖弥彰。

我说："我也没说你们有什么事情，你们经常在一起谈工作上的事儿，我知道。不过同事们问我的时候，我说那是我表妹。"

"她的丈夫也很久前就找过我了，我说我很信任你。"我淡淡地笑了笑，不看他，又说。

嘉铭就在那里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若有所思。

这晚，他再没出别的节目，坐在那里，抽烟。

家里很快就像被人施放了烟幕弹。

而我，这些日子以来，睡了头一个完整的觉。

我睡得很香，连以往总是侵扰我的杂乱无章的梦都没有做。

早晨醒来的时候，睁开眼睛，看见嘉铭坐在床边的地上，看着我。

他胡子拉碴的，脸色黯淡，一双眼睛却亮得出奇。

"你醒了？"他心平气和地说。

我没理他，起身收拾妥当，就出了门，听到他在后面大吼一声："你他妈有种就不要再回来！"

这是我的家，凭什么不回来？

不回来，我又能去哪里呢？租住？不用几天，就满城风雨了。

嘉铭不久就要提名人大代表了，不管怎样，我不希望他因为我，而受到别人的非议。我们现在仍然是夫妻，即使闹得人仰马翻，我们还是一家人。

第61节：意乱情迷(61)

一家人。虽然没有比一家人互相伤害起来更具杀伤力的伤害了。我们都不是小孩子，有很多事情已经不能任性而为了。

下班的时候，看着同事们都走光了，望着暗暗的天色，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了。

赛海星找来电话约我出去，他很确定我现在不开心。

我拒绝了，然后把他的号码也删除掉，这时候，我已经不想任何人来关心我。

我希望自己可以从这个世界消失。

嘉铭来把我接回家了，他对我说，离婚之前，我甭想有借口在外面过夜。

怎样，错都是我的。

19

我开始了人生炼狱般的生活。

我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在时间的间架结构里，打发自己的生活。但每时每刻，都在痛苦中挣扎中。

我竭尽全力地控制自己不去想吕静、想嘉铭和周小鱼。我找来大堆的，专业的、文学的书来看，所有可以让时间飞逝的事情，我都不假思索地去做，我希望，我可以在忘记自己的同时忘记一切。

嘉铭仍是昼夜不分地折腾，我却已经麻木。

男人犯这样的错误好像是理所当然的，而女人则应该算罪大恶极的，他就因此，反复着喜怒哀愁的情绪，让我度日如年。

过多的体力透支和过少的休息，让我日渐消瘦，每天都昏昏沉沉。但我不敢停下来，一停下来，就有数不清的烦恼来占据我的思绪，我的心，就又将是千疮百孔，鲜血淋淋。

吕静打来了电话："你好吗？我……很想你。"

我沉默，他静了很长时间，叹气："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了，其实我一直等在走廊上，等你开门……我本来是想把钥匙给你，然后走掉，从此断了，但一看到你，我……不能没有你。"

心里的冰冻，就在他的话中消融，虽然伤口还在疼，但，我不能怪他。

所有压抑着的思念一瞬间排山倒海而来，我们曾经那样深刻地爱过。

我们，又一次相聚。

他仍然可以从容地吻我，一如往昔，好像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他仍然是热烈而急切的，但我却已经不能无所顾忌。

我很拘束，很难受，没有办法全身心地投入到与他的亲昵当中，终于，我仓皇而逃。

我很矛盾，我不知道他对我到底有没有真爱，我们经此一遭，他逃避到现在，一切好像风平浪静时，他又如同往昔一样地"爱"我，我是不是该依然如故地接受。

又是一连数日，我们彼此杳无音信。这时，我已渐渐清醒，以往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原来都是投入到情感漩涡里的人们自以为是的感觉，做作得很。其实谁离开谁，都照样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去。

我只是习惯了有他的温情，习惯了想念他，有时候习惯是一件很麻烦也很让自己讨厌的事情。

当强烈的思念再一次袭击上来，我不得不重新来调节自己。

这样反复了很多次，我和吕静藕断丝连。

吕静对我的若即若离很恼火，但他同样犹豫不决，从不敢给我承诺，我渐渐心灰意懒。

常常的，我会想，我们是真的爱过的吗？也许是的，但我们爱得很胆怯，任何来自生活的风雨我们都禁不起，我们的爱情，是开在温室里的花朵。

可是它又是坚韧的，牵连不断的。长久的不见，我们都感到若有所失和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就这样断断续续的，偶尔会见面，拥抱

一会儿，却再没有深入的激情。

这世间的万物都是有始终的，花开了会谢，春去了冬来，爱情也该是如此的吧，繁华过后，就是这样的萧条，然后，会慢慢淡了去，所有曾经的温度。

时间，是从容而凌厉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它抗恒。它总是会不动声色地把新的变成旧的，把好的变成坏的，把新鲜的变成陈腐的。周而复始的，让一切都充满了失望，也充满了希望。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然而没有了婚姻，那爱情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我和吕静，都回到各自的空间里，慢慢地磨尽生命的棱角。

小荷的爱情倒是进展顺利的，她总会兴味盎然地给我说到她们的幸福体会。

第62节：意乱情迷(62)

现在听来，有很多感慨，她的现在，不就是我的曾经吗？但也会有一天的，这爱情会冷却。

远离了婚姻的爱情，注定是长久不了的。

但我从来不打击小荷的快乐，能快乐，就快乐着吧，它本来就是稍纵即逝的。

有时，我会缅怀我曾经平静的日子，那时，一切真相还没有浮出生活的水面，生活看起来就是风平浪静、波光潋滟的，那时，我真的是拥有很多，爱情的甜蜜和家庭的幸福，但，人贪心的最后，就可能是这样一无所有了吧?

我不能总是这样在一无所有里备受煎熬，我要试着改变。

……夜已经很深了。

嘉铭还没有回来。

他不回来的时候，我是可以轻松些的。每每想到吕静，会想到他丢过来的钥匙，那一瞬间的难过沉淀在心里，时时尖锐地刺痛来。其实我们曾经的过往，在钥匙落地的一瞬间，也都尽数被他摔碎了。

我们现在，也算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了吧，我摇摇头，不要再去想了。

我摊开纸，画画。

我有很好的绘画功底，如果不是命运安排我做了一名医生，我想我很可能能成为一个画家，或者一个美术教师。那应该是怎样美好的事情啊，拿着画板，对着怡人的风景，用简单的或者繁杂的线条，把良辰美景留到纸上，让它永恒的定格在一瞬间，即使时光逝去，即使我已老去，那画，还是新的，那画画时的感觉，还是新的。

那时，会有学生，向我投来崇拜的目光吧？在他们天真的纯净的眸子里，他们的老师是多么的美丽和智慧，他们会围着我，像一群欢快的小鸟，把我天空的所有阴云，全部用欢声笑语带走。

我不会这么近的看到生老病死，生活充满了阳光和希望，看着自己的学生在自己的引导下，变得兰心蕙质，变得聪明伶俐，看着他们长大成才，学有所成……当然，我也不会认识吕静。

纸上出现了一个女人的侧影，长长的头发遮掩了半边脸，我一直以为这样的掩映很有风情。我把她的裙画得很长，碎花的裙，一直漫过趾尖，裙裾飘在风里。

一支长笛在她的纤手里，轻轻地偎在她花瓣样的唇上。她低眉顺眼，专心地吹奏，那来自笛上的音律，应该是如天籁之音一样的婉转悠扬。

月光淡淡，笼罩着几点疏星，有绰约的垂柳，在她的头上轻轻地荡。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难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顺笔题写几句，借用柳永的《雨霖铃》。

我，曾如这画上的女子一样，清静悠然，有美好的梦想，但现在，一切都破碎着。我希望能恢复充满生机的生活，那就要选择和这破碎的现在，离别。

多情自古伤离别。

但，长痛不如短痛。

一张纸，很快让我填满，好了，再画，就过了。我的生活已经让我填入了过多的内容，所以我就会受累，我应该学会放弃了。

我必须告诉自己：无论，我和他们曾有过怎样的悲欢离合，结果是一切都随着积雪的消融而消散，如同那曾经繁华一时的绿叶，最终仍是要以衰朽的姿态凋零，虽然记忆偶尔会撞进心来，划破时光的顺笔，就当它，是虚妄的梦，没有让人留恋的理由。

无论，我曾怎样的痛苦过，结果是我现在依然健康而独立，所有因爱而起的情愫，都必须如同风儿吹过的涟漪，复归平静。我怎样痛楚又怎样挣扎都于事无补，除了学会坚强我别无选择。

没有人能帮我，那么就只有自己。

我必须明白的是，覆水难收。过去的日子就是永远逝去的了，永不会再回，那么，再为它耗费时间和精力，就是愚蠢。卸掉心的承重，让一切回归初始，我仍然可以做自己生活的主人！

看看时间，已经十一点了，嘉铭还没有回来。

我就拨电话过去，以前，我很少打电话叫他回来，所以，他接电话时，语气里充满诧异。

嘉铭很快回来了，我听到他开门、洗脚、开电视的声音。

第63节：意乱情迷(63)

我在床上闭着眼睛，人却是清醒的。

朦胧地听到嘉铭在客厅里打电话，那声音虽然在电视剧背景音乐里掩盖着，但还是很暧昧地传过来。他以为我睡着了，他来看过我、叫过我的，我没吱声。

我听到他说："我正在喝牛奶，看电视。"

我熟悉这样的声调，在我和吕静热恋的时候，这样的家常话说出口来都充满了柔情蜜意，那只能是对情侣发出的音调，除此之外，别无可能。

我轻手轻脚地起身，坐在床边。

我知道，该来的事还是要来的。嘉铭一直否认自己和周小鱼的事情，我的无所谓态度让他有恃无恐了，他确认我是在诈他，说周小鱼的丈夫来找过我也都只是我编造的谎言，他肯定我是在无理狡辩和猜测，所以他可以变新花样来指责我而问心无愧。

他真的就问心无愧吗？即使我信是这样，我相信他并不能做到。

我微笑着，许多天来，烦躁喧嚣的心，在一瞬间清静如水。

外面的月光，无比静逸地照在我的手上，我希望它变成一双翅膀，带我离开这扰人安详的俗世，让我在蓝天上飞翔，向着大海的方向，向着我所向往的地方飞去，那里，没有喧嚣，充满爱和阳光，我在那里，可以自由的呼吸和歌唱，没有眼泪和忧伤。

但是，它们没有神奇的力量，它们只是普通的渺小的我的一双手。

我抬起手来，把散落在脸上的碎发拂在耳后：我记起吕静曾多次这样为我整理头发，我记得嘉铭带血的指尖曾掠过我的脸。

我打开门，看到嘉铭吃惊的眼睛。

他紧张失态地挂断了电话。

我平静地微笑着说："这么亲密，为什么不和我离婚？"

"什么亲不亲的，我在联系业务。"他在说谎。男人都是喜欢说谎的，我知道，但我不喜欢，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我不说谎，宁可沉默。

"给我这个号码，我打一遍。"我说。

"……"他忙手忙脚地删除。

我看着他，想到他对我的种种非难，觉得一切都很滑稽。我生性蠢钝，难以安然在违背常规的状态中，我真是大可不必自责的，带着双重的精神的枷锁作茧自缚。

他的动作已经证明了一切。

"嘉铭，记得那次出差吗？你没有离开这个城市，而是，和周小鱼在一起。"我一语惊人。是的，我一直就知道的，当我在人群中看到他们相挽着走进一家时装店时，我是看得很清楚的。

只是有很多时候，人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是我的丈夫，化成灰我也认得，而她，是我的病人，也是过目不忘的。

之所以一直没有提及，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勇气面对它。

但现在不同了，他，嘉铭，不再是懂得呵护我的丈夫，他每天都在伤害我，那么，我何必要好人做到底？

他终于停止了徒劳无功的忙活，被动地抬头看我，颤着声音问："你……真的早就知道了？"

我没有回答，早和晚，有什么分别吗？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曾经对我说过的。

"你很爱她吗？"我问，不带一丝情绪。

"不爱，我爱的人是你。"嘉铭回答得很快，不加任何思索。他可能误解我了。

我说："我不是想听你说谎的，也不是想责怪你，爱与不爱，是你的权力不是吗？我从来不认为婚姻可以限制住感情，如果你爱她，我

为你感到高兴，有真心的爱总比没有好。在爱里的人，是很幸福和幸运的。"

"一派胡言！我承认我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但我是男人，男人的感情和女人是不同的！性和爱是两回事，难道你不明白？我清楚自己爱谁！我爱你！"他发什么火呢?

"可是我不爱你。"我清楚地说，"一点都不爱了。"

"我知道你爱那个混蛋，我告诉你，他和我一样，对婚外情只不过是玩玩而已！"他是正确的吧。

"我也不爱他了，现在，我爱我自己。"我说，"我受的委屈已经够多了，不想再继续。"

"晓雪，我和她断了。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不好。"

第64节：意乱情迷(64)

"你不要得理不饶人！男人的花心可以原谅，但女人的背叛不可原谅！我对你已经够迁就了，你还要怎样？"他又提高了声音。

"我不用你迁就，我要离婚。"我只想远远地离开，所有的一切，都离得远远的。我要重新创造我的生活，重新爱和被爱。这一路走来，我失败了，败得溃不成军，我认了，但我不能永远在这失败的颓废里。

他开始发作，扔东西、打墙、砸玻璃，歇斯底里。

我不再掉眼泪，这次，我要让他哭！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并不是非要缠着他过日子的。他先背叛我，却没完没地折磨我，我不愿意这样浪费我宝贵的时间和生命。我白天要上班，晚上也没办法好好睡觉，我不能让自己在和他的持久战中了此残生！

我看着他发够了疯，踩着满地的碎碗片坐在沙发上，这次，应该让他来自己收拾这满地狼藉！

我把结婚证找了出来，那上面的照片是我们照的最好的一张，我们的头靠在一起，曾经以为这样相依相偎，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结果是我错了，已经错了，没有机会改正，就让它以错误的方式结束掉，有了结束才有新的开始，我们，都还年轻。

嘉铭本来是等着我清扫垃圾的。

看我坐在那里，冷眼看他，他有点难堪，他想先声夺人："看什么看！"

"看你还有什么新鲜的花样儿来折腾！"我冷静地说。

"……我要吃饭。"他说。

"你自己做吧。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从来都是我做，你等着，今天你自己做吧。"我说。这个家，我曾是真心地付出过的，往日，他回来得再晚，我都起来给他热饭，也许，他是与她亲热完了回来的也未可知。

"我不会！"他生气地说。

"不会可以学。"我说，"现在，我们先学一件事，离婚。"

他鄙夷地看过来："离婚？老调重弹，以为我会怕你？"

"我不想你怕我，离了婚，咱们各走一边，你想怕谁就怕谁。"我把白天打印出来的离婚协议书放到他的面前，他瞪圆了眼。

"你倒是很有准备呢！要和那个小子私奔是吧！想得美！我废了他！"他握紧了拳头。

"嘉铭，你不必如此的，你和他，原是在演着同一个角色，你又希望谁来废你呢？周小鱼的丈夫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内心仍是怕他去找吕静，争斗的结果可能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残局。

嘉铭怔了怔，坐在那里抱紧了脑袋。

他的手机铃声大作。我看着来电显示灯一闪又一闪，感受着那铃声焦急的讯息，想起王仪对吕静电话的监听，心里充满了奇怪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情景吧，一对夫妻在家里吵架，然后第三者打来电话。

但我没有兴趣听她的电话，周小鱼就是我，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一个在爱中的女人，被虚情假意冲昏了头脑。她能说什么话，处在怎样的心态里，我早有感知。

嘉铭如坐针毡，烦躁地抓过手机接听。

屋子里静得出奇，那边的询问也就很清楚地传了过来："她知道了吗？你想怎么办？"

嘉铭莫名其妙地说："我要她肚子里的孩子！"

我什么时候有孩子了？这个虚伪的可恶的男人！我没有作声，突然想起有一次和一个叫"无名"的人下棋，他说："有些人，你注定不是他的对手。"没错的，我不是吕静的对手，更不是嘉铭的对手。这一瞬间，我才发现，和我有着千丝万缕牵扯的这两个男人，有太多相似的地方，可以说除了长相不同，其他的地方是如出一辙的。

我为自己感到悲哀。

那边就传来周小鱼的哭泣声，隐忍的，伤心的。

嘉铭绝情地挂断了电话。

我不想再继续谈下去了，我想睡觉。睡觉是人最安全最安宁的状态。

我起身，想去卧室。

嘉铭从后面猛力的把我拉回来，我一个趔趄，重新跌进了沙发里。我被动地看着他，他想做什么？无所谓，请便吧。

耳边想起张谭的话："生杀大权于强者，斫板受刑于弱者，长此以往，习惯成自然。所谓凌驾于上的原因，就在于，刀，是拿在我的手中的。"他还说："生活的手术无处不在。"

时至今日，从肉体到精神，我已经被这两个男人凌迟了千万遍了，连反抗的心情都没有了。

我想精神上的凌迟所带来的痛比肉体更强劲了千倍百倍吧。

我闭上了眼睛，不想看到眼前让人失望丧气的一切。这里，是我的家，站在我对面的，是我的丈夫。但，无异于屠宰场和刽子手。

我的心里充满了仇恨，可是我不知道恨谁。

我不知道我的生活具体的错在了哪个环节里，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是错的，又好像哪里都没有错，但无论过程是怎样的，结果就是现在，我，生不如死。

而嘉铭，我希望永远不要再看到他，再和他说话！

我睁开眼睛，直视着他，眼里充满仇?、轻视、冷漠，我一字一顿地说："我想自己呆着。"

他没再敢动我，无言地看着我，我听到他说："我……知道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

才知道你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我没等他把话说完，已经开门进了卧室。

嘉铭对我的漠然置之表现出歇斯底里的愤怒，他对着我关上的门大声吼："章冰，告诉你，我现在和她这么亲热，全是因为你逼的！"

哼！强词夺理。
那我又是谁逼的？

第65节：意乱情迷(65)

20

我的家，像个冰箱。

我混淆着白天和黑夜的界限，挣扎在生活的滚滚洪流里。

偶尔，会强迫自己静下心来，和那个"无名"下棋。五子棋。

简单的方格之间，蕴藏着无尽的玄机，他是高手，常常反败为胜，把我杀得灰心丧气。我就负气地一盘又一盘地来，他很有耐心，不烦我棋臭，不烦我的急躁惶恐。

他总是一呼即应，每当我用QQ与他打招呼，他就发来一张笑脸，然后和我开棋。

有一种错觉，他是专门等着陪我下棋的，他是个怎样的人呢？从事什么职业，长得什么样子，多大年龄了？我在下棋的时候，开始想有关他的事情，但我没有问，我想，没有必要。

他就一直陪我下，一直到我厌烦。

最开始下五子棋，也是缘于吕静，他很喜欢玩网络游戏。那时，他起的网名叫"爱你没商量"，我坐在他的怀里，一起和对方下。开始我不懂，每每出错棋，把他挣来的分数尽数输进去，他就再挣回来，每一样游戏他都玩得很出色，而我，好像天生不擅此道。

有时候，我们会在田字格纸上，用红蓝笔画圈圈来下五子棋，吕静总是故意兜着我转，看我手慌脚乱地画圈阻他的棋，胸有成竹的笑容里，透着温暖的爱意，忽然间就赢了我的棋，看我哇哇地叫，笑得前仰后合……

我常常的，在和无名下棋的时候，想到这些过往，心就痛，走神，许久都忘了落子，"无名"也不催我，等着，直到我神思恍惚够了。

有一天，他对我说："说说你的心事吧，冰冰。"冰冰是我的网名。

我发过去一张笑脸，意思是说没心事，从何说起呢。

他就发来一个盒子和一个太阳，说："礼物和好心情，都给你。"

我说谢谢。

他突然说："我一直很爱你，希望你过得好。"

我愕然，原来，他真的是有意陪我下棋的。

我说："你是哪个呢？"

我看到屏幕上的字："在你的身边默默爱着你的人。"

故弄玄虚的骗子吧，我关掉了游戏，从此不再与他下棋。

我的生活已经够乱的了，就让我安静一下吧，爱情？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伏桌子上发呆，王霄推门进来，轻轻拍拍我，突然告诉我说，让我收拾一下，明天和张谭一起去北京，去那里的什么医院学习一个什么手术的。

我可以暂时逃开了，想着，觉得沉闷的空气里有了一股阳光的味道。

嘉铭因为我要出差，一连数天对我抛白眼，我现在就和千古罪人没有任何区别了。

有一天晚上，他改变了战斗策略，对我说："只要你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写个保证书，坚决不和他来往了，我就原谅你。"

我没理他，后来，烦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就说："你原谅我？晚了。我还不想原谅你呢。"

第66节：意乱情迷(66)

他又一次摔门而去，我想那个周小鱼一定比我温柔乖巧多了，随便。

现在我要出差了，希望飞机在空中掉下来。

飞机很快把我们送到了北京。

塞车、塞车、塞车，到了。

学习了两天之后，张谭说想去长城看看，一番辛苦之后，我们三个人就气喘吁吁地站到了长城上。

放眼望去，万里长城蜿蜒如龙，这阅尽了历史沧桑与时事变迁的雄伟建筑，以无比磅礴的气势震撼着我，我听到铁马兵戈的喧嚣，听到时光顺势而下的呼号，过去与现在，凝成了一瞬间，定格在我的眼前。

面对它，我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渺小。

我的所有的失意、烦恼，都变得无足轻重了。在这阅尽了古往今来的大是大非的建筑面前，我的心，如释重负。

我记起一句诗来："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当年秦始皇，想来是傲视群雄、呼风唤雨的吧，然而，所有的荣辱兴衰，最终，也都沉灭在时光的记忆里了，剩下的，就只是我们教科书里的一个名字了，还有这长城，也在失去了它渴饮匈奴血的作用后，变成了一道平静的风景。

还有什么，是不能够过去的，还有什么，是不能够放得下的呢？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么，就让所有的愁绪都流了去吧，在这横跨千古，纵驰八荒的万里长城上！

"章冰？"

我转过头看，迎上了张谭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际遇，在这些际遇面前，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学会原谅自

己，只要得到了经验和教训就已经足够了。不要总是沉浸在里面，太过苛刻了自己。"

他一直在关注着我的，是的，我是他的助手，我在工作中的失常表现，他怎么会没有知觉呢？他是个仁爱的长者，阅人无数，懂得以一种很好的方式来开导我，我明白了他此次来长城的目的，心里充满了感激。

"章冰，我并不知道你因为什么而困扰，但我希望你是坚强的。过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要把眼光投到远处去。"

"我们做手术时，有时要稀释药品，同样的剂量，放在不同量的溶液里，饱和度是不同的。人生总是要有痛苦的，就看当痛苦来的时候，你的溶液是一小杯，还是一片海。你应该做一片海，来接纳这一定剂量的痛苦……"

"谢谢你，张谭。"我直呼其名，表达我由衷的谢意。逃避现实和消极对抗是于事无益的，我要宽容地看待自己、嘉铭和所有的一切，然后积极地来解决问题，虽然这并不容易。

张谭看着我笑了。

第一次，我感到他的笑容，灿烂而真诚，他是个有着海一样胸怀和气魄的人，也许生活也同样给过他沉实的负荷，但，他接纳过来，不动声色地化为无形。

是的，毕竟，很多时候，人要学会原谅自己，原谅别人。

回到医院，我的心境与去北京之前，已经大不相同了。

虽然我所处的境遇并没有任何的改变，所有的窘境也都还要我置身其中，但我不再消极。

心态的调整让我在工作中不再有手忙脚乱惹来的麻烦，手术时，还会看到不同的伤情，患者们的痛苦会让我不断地醒悟，情感上的苦恼相对于天灾人祸和疾病所带来的负重，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健康地活着，这本身已经是多么幸运的事情。但人总是想方设法和自己过不

去，其实想想，在时间的从容里，又有什么情感上的苦恼是不可以忘却的，不可以轻视的！

小荷在我面前的风景日新月异，女人在恋爱中，总是美艳如花。她常常会在一个人静默的时候，若有所思又若无所思的笑，做梦一样的。我是过来人了，看在眼里，心里颇多感慨。

老话说，千里搭长棚，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的爱情盛宴已经落幕了，那么小荷的，还会热闹多久呢？天知道。

天知道。

常常有人说，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当我们做着自己的上帝的时候，就相信自己拥有着无上的神力，然后所有的决定都是英明的，即使后来会后悔，但在当时，至少会兴致勃勃的有事来消磨时光，这样，有什么不好？

第67节：意乱情迷(67)

我想我是处在一种醒悟似的麻木状态里了。

回到家，嘉铭依然一言不发，看我如同空气。

他是在生气我出差。往日里他常常出差，只需告诉我一声，然后无论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回来，都随心所欲的，而我如果要出差，就是一件重大的事情，需要他三思而后允，所以单位时有出差的事情，常常会与我擦肩而过，等同事们兴高采烈地谈起外出时的种种乐趣，我就只能待在一边做忠实的听众。

我还知道他是在蓄势待发，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会为这件事和我大吵一顿的。好的，没什么，我等着，以前的安宁幸福，是以我的苟且和忍让为前提的。现在我没必要这么做了，我为什么一直要委屈自己呢。

知己知彼，就是婚姻的一大悲哀，有很多事，在你无预见的状态下发生，比提前就料到要好很多，至少免了等的耐心。

我想找机会把我们的事和平解决，或者离婚，或者言和。

但现在，我只能等待。至少要等他把新的怨恨发泄完了再说。

我等着，一天又一天，但这次嘉铭不同以往，我失算了，直到后来，我对他没有如我所料那样发作，感到失魂落魄了。

他和我倔上了，他真的不在乎我了。

那他每天和周小鱼在一起吧，我想那一定会是生机盎然的风景。

如果那天晚上，我在他向我道歉的时候原谅他，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好好的在一起。这种沉默简直叫人发疯。

我开始翻我们的相册，看我们在一起亲密的合影，觉得不可思议。好象是为确定这些事实，我把多年压在箱底的相册都翻出来看，看着看着，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

我就是照片里的女人？曾经和这个男人这么亲密过？亲吻在阳光下笑得花一样的！我们那时候怎么会那么亲密？现在怎么会这么疏

远？中间不过短短几年光阴，怎么会有这么翻天覆地的改变……

我着魔似的翻相册，时不时拿来镜子对照一下，怎么也想不通我的模样没大变，为什么一切都变了……

有一天，我再翻相册时，发现一张相片也没有了，嘉铭把它们全抽走了，他等着我问他呢，但我不，他都不理我，我为什么要理他？

隔了几天，那些相片又回来了，按我们相识到结婚的过程插起来的，那些相片就像一段纪录片，把曾经的日子和细节重现。

我把那些相片抽出来，全烧了。

嘉铭终于忍无可忍了，他把那些空相册全剪碎了，我回家的时候，看到客厅里，一地碎屑。

照面的时候，我们仍然不做声。我想我们离离婚不远了，连好合好散都论不上，我们会是怎样的走去民政局领那个证明离婚的小本本呢？一定是互相吹胡子瞪眼的，不，应该是，横眉冷对。

管他会是什么样的！这不是我曾经要求的吗？大家都把我忘了，正好我就一个人呆着，自生自灭，想到这里，鼻子酸。

过了几天，回家看到桌子上放着几本崭新的相册，一看，所有的照片竟然重新被洗出来插在里面了，我想起嘉铭曾经把他们都扫描在电脑里的。

这次，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把它们烧了，一张不留。

嘉铭没有再洗，我就整天后悔，原来那些照片在我的脑袋里是烧不掉的。

那几本新相册就在那里空着，每次看到，我都想拿剪刀剪碎它们，但我没敢。

生活的小插曲也过去了，我和嘉铭继续把对方当空气。

当然只能是当，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在这样的状态里不会因为缺氧而休克。

这天晚上回来，打开门，便看见嘉铭坐在那里吸烟。

我在他对面坐下来，他不看我。

我看到他多日未刮的胡楂和一脸颓唐落寞的神色，眼睛空洞着，在烟雾里充满迷惘。他瘦了很多，也苍老了很多。

想到他曾经神采飞扬的样子，我的心，生生的疼痛起来。

这段时间，我们互相折磨，已经两败俱伤了。

我先说话也并不会损失什么，为什么要犟到底呢？我小心翼翼地问："饿了吧，我给你做饭吃。"

第68节：意乱情迷(68)

他从烟雾里抬起头来，长久地注视我，眼里慢慢地积蓄了泪水，他低沉着声音说："晓雪，不管怎样，我从来不想你离开我，也从来不想要离开你。你烧了我们的相片，难道真的不再愿意和我一起生活？"

我低下头来，犹豫怎么回答他，我不知道，应该选择离婚还是言和，毕竟，我们之间的裂痕如此深刻，要完好的修复，已经不太可能，即使可能，那需要多长的时间和精力，怕是没到成功时，我们已经心灰意懒，仍然会走分离的路。

我的沉默让嘉铭重新愤怒起来，他误解了我，以为我对他已经不屑一顾，他猛地起身，不发一言地走了。

我沉落在沙发里，重重地叹气，我该怎么做？

21

几天来，一直觉得乏力，我想我的体力和精力都已经处在透支状态，乏力只是正常反映。

嘉铭仍然对我采取冷冻战略，不再给我和他谈话的机会。

有时候他开门进家来，我看他，会在忽然间觉得我们好像是素不相识的，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我们住在了同一个房间里。我就开始恍恍惚惚地想，费尽心思地想，我们是怎么开始的，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的脑袋一片空白。

我依然日落而息，日出而作，在那个家里出来又进去。

所有熟悉的一切，在蓦然之间，就都让我有了匪夷所思的陌生感。吕静，我们单独见面的次数已经太少，偶尔在楼梯口与我迎面相撞，各自看一眼，然后面无表情地分开，向相反的方向走开。这是与我曾经有过肌肤之亲的男人？

是这样的？一点都不真实，哈哈，一点都不好笑。

曾经，他的眼神是怎样的热烈，手指传来的温度是怎样的情意浓浓，他的声音充满着怎样的眷恋……现在却可以做到视而不见。

视而不见。

我瞪大了眼睛向前走，我想他已经转过了楼梯拐角，走远了，我不回头看，不敢回头，只当是，所有的以往和现在，都如眼前这空旷的走廊，什么都已经视而不见、想而不见罢。

阳台上的那盆杜鹃好像不知疲惫，开过了一茬，就迫不及待地开第二茬，红彤彤的，艳丽至极。让我时时记起嘉铭怎样为一盆花处心积虑地讨我欢喜……都过去了，就像秦始皇当初的锦衣华袍、高高在上，都一去不返了，不返就不返吧。

我需要安静、没人打扰，这是非常安全的状态，我不会有更多的情绪变化，只需要简单地按照时间的间架结构来做自己的工作和家务就可以，没有谁说起我的对错，这样，很好。

我很久都没有说话了，好像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

在长城上的那些雄心壮志，那些豁然开朗，都在眼前狭小的天地里，接受严峻的考验。

吃饭的时候，我一个人，感到索然无味。

我孤单得已经没有了斗志，我就想，如果我有个小孩子多好啊，他在我肚子里，陪着我，和我同心同体，却可以让我充满希望和快乐的过日子；等我把他生下来后，我就会抱着他，给他喂奶，看他的小小的嘴巴颤动着吮吸我的乳汁，那时我一定要有很好的胃口，我要把自己吃得胖胖的，把我的小孩子也喂得白白胖胖；等他快要会走路时，我就扶着他的腋窝，看他在我的扶持下蹒跚学步，他还没有我的腿高，却会给我充盈整个世界的快乐……

我真的很想要孩子，可是，我和嘉铭只在一个多月前有过一次，那是我出差之前，忘了当时怎样的情景，冷战中的插曲，竟然是高亢而充满激情的。我忽然对自己的出差很后悔，如果不然，现在，我是可能做妈妈的……

嘉铭回到家，冷着脸拿着遥控器翻频道看，我看着，想对他说："我想要个孩子。"话到嘴边，终是没有说得出口。

他看出我的异常，投来的眼神充满了疑惑和冷淡。

我和他对视许久，我忽然恨恨地想：他对我这样不好，凭什么我要的小孩子就一定是他的！我已经是个坏女人了，就是再坏一次又怎样？我想要一个小孩子，只是想要一个小孩子。

想到这里，我双泪长流，我闭了闭眼睛，进了我的卧室。我们已经分居很久了，他睡书房，他没有跟过来。

第69节：意乱情迷(69)

看着墙上我们相偎着的结婚照，觉得碍眼，我把它用一块花布蒙了起来。

然后整天，我就想，我应该有一个小孩子。

鬼使神差，我打电话给赛海星说："我要见你。"

我在赛海星的家里看到了我们大学时的一张合影，我想他知道我要来，刻意找出来放在这里的，算他有心，虽然那张照片已经发黄。

年轻时的我们，神采奕奕。那时的我，从里到外都是干净的，但现在，我已经脏透了，连同血管里的血都是黑色的，我能感觉它们在我的血管里黏稠而费劲地循环，把我的生命维持在这种让自己厌恶的情境里。

我坐在床边，背对着他的窗子，天蓝色绣花的窗帘半掩着，外面明亮的天光透过另一半照进来，我就顺手把它拉死了。

我的这个动作给了赛海星很大的鼓舞，他走过来，把我揽进怀里，接着就吻上来了。

我觉得恶心，我不适应他的吻，但我强制自己不动，我对自己说，我只是想要一个孩子。

他的气息焦急而浓重，我却一直无法投入，我出奇的清醒，我看到他放大的脸贴在我的脸上，头发被摩丝定得条理分明。

他的手试探着上来解我的衣扣，我奋力地把他推开了。我不行，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终于失望地看到我自己，是个连婊子都做不到纯粹的笨蛋。

他很受伤地看我，我看了看他，不出声地出门，走到阳光明媚的大街上，人来人往，我撇撇嘴笑了一下，眼泪却流了一脸，我即使看破红尘，红尘却并不会放过我。

回到单位，推开办公室的门，胸口一阵翻腾，我两眼一黑，倚着门倒下去了……

醒来的时候，在家里，嘉铭握着我的手，两眼充满欢喜？

"宝贝儿，你醒了，可吓死我了。"他说。

他脑子进水了还是时间倒流了？

我愣着，看着他，这又是演的哪一出？

他说："哦，你怀孕了。我当爸爸了！嘿嘿....."

上天真的如此恩宠于我？

"是我的孩子，宝贝儿，我看了看日子，就是上个月我们在一起那次有的。哎呀对不起，这些日子，都是我不好，宝贝，你看，看在咱们孩子的分上，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保证以后当牛作马。"嘉铭喜形于色。

我瞪圆了眼，很快，我想起了他对我的种种不是，我哭着大声说："我走到哪里也得带着我的孩子，才不会给你！"

他先是愕然地睁大眼睛，随后说："什么意思？"

我说："你装蒜，你就等着我生了小孩子再和我离婚，让我们骨肉分离！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他笑着像以前一样亲昵地摸我的头，说："傻瓜，谁说要和你离婚的，以后我会好好疼你们娘俩。"

我撇了撇嘴，不以为然的样子，他猛然伏下身来吻我，很久。

我就在他的吻里散了满天阴霾。

孩子都有了，其他的，算了。

孩子是天使，可以呼唤爱心的回归。

嘉铭开始每天按时上下班，卖菜做饭，收拾家务，以一个好丈夫好爸爸的角色焕然一新，让我的心情每天都很好，以前的不愉快也就在这样的日子里被慢慢淡忘。

周小鱼呢？

不想罢。

现在我什么都不愿意想了，就想我的小宝宝，想他长什么样子，眼睛一定亮亮的，头发是黑黑的，胖乎乎的小手和小脚，呵，长的会

像我。

我开始买很多有关育婴的书来看。虽然关于怀孕及胎教的很多事，我是医生，耳闻目睹，自然很通明，但我还是迂的不行，患得患失的，看过来看过去，唯恐疏忽了哪一点，影响了我的优育计划。

胎儿还不到两个月，我就买了很多小孩子的衣服，肚兜啊小鞋子小帽子啊，那么小小的东西，看起来都让人心里充满爱意，我就在这些小东西的包围里，快乐地等着胎儿长大。

我当妈妈了，嘻嘻。啊，世界多么美好！

我要为了孩子而好好工作，我要他有个引以为荣的妈妈。

有表扬信寄到医院来，表扬章冰医生服务态度良好，笑容像春天一样温暖着患者寒冷的心。大家对我的阴后天晴也渐渐适应了，纷纷在我的好心情里，变得和蔼可亲。

第70节：意乱情迷(70)

周小鱼就在这时候来找我了。

她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望着窗外的柳树发呆。

很多天里，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就这样坐着，平静地想那些不久和很久以前的事情，在当时，有时候认为是对的，现在看来，却是错的，有些当时认为是错的，现在看来反而又是对的。但无论对错，现在，我是快乐的了。

想起初中有一篇寓言，是《塞翁失马》，当时，老师领着我们分析的道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也许我和嘉铭有此一劫，以后倒会有了免疫力，更珍惜彼此的相伴。

在我想着这些的时候，手机响了。

周小鱼的声音和她的人一样，很美，是一种略微有点沙哑的很柔婉的音质。上帝对她是偏爱的。

我并不意外她会来电话，以前我想过会有这样一天，两方交战，就总会有一方是主动的。我总是个被动的人，所以自然会有人来找我，先是王仪，然后是周小鱼的丈夫，然后是她。

我很礼貌地和她说话，爱情并不是谁的错，也许，生活里的剧目，所排练的角色，不是我们这些凡人所能躲得开的吧。我和周小鱼，扮演过同样的角色，她不是因为痛苦，不会来找我。

这段时间，嘉铭不再理会她了吧，就像吕静，一度把我从心里忽略删除。

我理解那种痛苦。

我们在我的家里见面。

她选择的地方，说想看看嘉铭的生活环境。她说曾经要求嘉铭在上班时间带她来，但嘉铭说什么也不同意，她黯然神伤地说："在嘉铭

心里，其实从来都没有我。"

我不置可否，我知道她对我的家，并不陌生。她在说谎，但我同意了她的请求。

她来了之后，很长时间凝视着我们的结婚照。她很爱嘉铭，我看得出，就像我曾经很爱吕静一样，可是这种爱情，是无根的浮萍，风中的飘絮，终究会断了生机。

男人都是理性的，在感情上可以收放自如，危及事业和前途的事情。他们不会像女人一样犯顾此失彼的错误，他们懂得怎样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需要人前道貌岸然。

周小鱼的眼睛明显带着熬夜的痕迹，打着蓝色的眼影还显得很肿。她也很会掩饰，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笑意。她把我们所有的结婚照和平时留影都看了好几遍，好像她此次前来，就是为了看这些东西的，而我，在旁边，俨然多余了。

那些照片是前些日子嘉铭重新排插进相册的。

我很耐心地等着她看完。这个世界很小，给她做手术的情节，好像就在昨天。今天，她就在我的家里，翻看我和丈夫嘉铭的照片，生活的情节，有时候真是很有意思。

她的那根手指，仍然是有残疾的，在翻动相册的时候，并不灵活。

看完了，她长长地叹气。相片是我和嘉铭在这世界上的通行证件，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照相，无论摆怎样的姿势。其他的男人，都不可以，这也就是婚姻的力量之一。

周小鱼的眼睛渐渐潮湿起来，她说："嘉铭和你在一起，笑得真开心啊。"

我则话不对题地说："记得吗，我曾经给你的手擦过血，那些血，流得很快，好像怎么也擦不干净，沾在药绵上，很快就凝成了黑痂了。人的血，为什么都要变黑呢？"

她很诧异地看着我，然后突然这样说："你当时如果知道我和嘉铭的关系，你会趁机杀了我的是不是？我知道你很恨我。"

我笑了："不，你高估我了。我那时就算知道，我也不会草菅人命，因为我怕法律的制裁。为了谁，都不值得我那么做。而且，我并不恨你，谁都有犯错的时候，像这样的事情，也并不算是错误的吧，算什么呢？考验？好像也不对，就算是躲不开的劫数吧。"

我真心实意地说："知道吗，你的丈夫曾经来找过我了。他现在怎么样呢？"

周小鱼把脸埋在双手里，说："我们早就分居了，但是还没有离婚，他……"

"他很爱你。我记得你做手术的时候，他等在外面，面无血色，额头上都是细密的汗珠。那时，我还想过，你很幸福，被人这么真切的惦记着。"脑海里浮现出那个男人紧张着表情的脸。

第71节：意乱情迷(71)

"是的，比嘉铭爱我……"周小鱼低声地说。

"如果嘉铭他也爱你，愿意和我离婚，我愿意成全你们。看得出，你很爱嘉铭，但他不愿意，所以你来找我是没有用的。"我温婉着语气说，我说的全是实话。

"我知道，嘉铭对我明说了。他说，他从来爱的，只有你一个人，至于其他，是一种猎奇心理在作祟。"周小鱼说，"可是我难以接受，我不相信，一个男人对你那么好，却只是在逢场作戏。"

我闭了闭眼睛，吕静也是这样的吧。男人天生是演戏的高手，女人，就只能当配角。因为女人是不理智的，而男人却很清醒。

"珍惜身边的人吧，你的丈夫，也许在这世上，他是真正爱你的唯一的人。"我劝她，也劝自己。男人是把情和欲分开的，女人却总是混为一谈，所以女人总是受伤，连同爱着自己的男人，一起伤。不爱她的男人，她永远是伤不到了，他把刀插在她的心脏上，她可能却还以为血是他流的。

周小鱼有点生气地说："用不着你来教我！你也不用这么虚伪地平心静气，我不信你对我一点敌意也没有！"

"周小鱼，我只是相信你不是来和我吵架的。每个女人走进一段婚外情里，都是做过挣扎的，而这件事时，我的丈夫是主导，所以我不能怪你。同是女人，你的所有感觉，我都能体会。"我并不气恼，她也算是个直爽的人。

"为什么嘉铭发现你有外心，仍然不肯与你离婚？"她问得急切而唐突，她怎么连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我话里的意思？

"……"我望着她有些走神儿，按我对嘉铭的了解，他不可能把那件事告诉她，哪个男人会把自己的耻辱主动示人？

她神色一凛，窘迫却机灵地说："我……可能说错了话……"

疑云在心头聚集，连同以前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哪里不对呢？还是我太多疑？

我不想继续我们的谈话了，我说："如果嘉铭和你以后会怎样，我并不关心。如果他愿意和你成为朋友，那么我祝你们友谊长青。"

"什么啊，他现在，连电话都不肯接我的了。"周小鱼苦笑着说。

我知道嘉铭会的，他比吕静，多的是决绝。吕静很多时候，是犹豫不决的，但嘉铭不，他一旦决定的事情，就会一贯到底。

"今天，我来，想知道，你怎样套住他的心的。"周小鱼向我求教来了。

"你用过什么方法来拴住你丈夫的心了么？他不是很爱你的吗？一直以来。"我反问她，她沉默了。

她的沉默让我于心不忍了，我傻傻地告诉她："其实我们也曾经闹过别扭，只是我现在已经有了他的孩子。"

周小鱼蓦然抬头来，眼睛很亮地闪了一下。

然后，她就起身告辞，我一直把她送到楼下，告别的时候，她说："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我说："当然，愿你得到真正的幸福。"

她走了，我以为她一如另一个我，从一个迷茫而痛苦的角色里，走出去了。

嘉铭回来后，我告诉他周小鱼来过了。他竟然说："那个女人，以后永远不要搭理她！她很有心机，小心她算计你！"

我愕然地看向他，想着他和她曾经翻云覆雨，怎么也不能理解这样的话会被他以这样的口气说出来。

他看了看我说："看什么看！又吃惊了是吗？老婆，说你还小，不懂得人情世故，你还不服气。男人都是这号的，你没见识的还多的呢，那个吕……也和我没什么两样，也一定这样警告过他的老婆的……对不起，不说了，不说了。"

单纯地相信别人，就会要为此付出代价，我是太小儿科了。

22

这些日子一直都是嘉铭来接我。这天傍晚下班，嘉铭说单位有事走不开，让我自己打车回家。

正好我们办公室的人聚餐，在离我家不太远的一个宾馆里。散会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小荷喝多了，忙着接电话，我想她有人接的，就自己出了门，往家里走去。

过马路时，感觉旁边驶来的车车灯异常晃眼，蓦然转头看，那车直冲过来。我本能地一闪，它擦着我的裙摆过去了，我长吁一口气，往前走了两步，感觉那车杀了个回马枪，又冲我而来了。我看它气势汹汹地冲来，不撞倒我誓不罢休。

第72节：意乱情迷(72)

我意识到这些的时候，我已经被它撞倒了。扑向地面的时候，我记起了那次在走廊尽头看到的骷髅，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子-地上一瞬间流满了血，是我的。

我努力地抬头看，那车已经像个幽灵一样，疾驰而去了，我模糊地看清车号，接着便昏过去了……

醒来，是在手术床上，流产室里，我的头上包着绷带，眼睛被蒙着，我感知我叉着腿，有人在我的下体用仪器一下下地往外抽东西，我听到我的孩子的哭声。

来自灵魂深处的疼痛让我处于一种痴傻的状态。我一直愣着，盯着天花板的方向看，虽然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我就是看到了那里有很多双眼睛，和我对视，空洞的骷髅的眼睛。

有一双不是空洞的，美丽而残酷，是周小鱼的眼睛。

很久之前，我看到过她这样的眼神，是我们给她手术的时候，现在，是我被命运安排着上了手术床。

原来悲伤到极致，人是可以不流泪的。

终于有人扶我下来，我不敢看那盆子里面的血，那是我的孩子的，我的孩子……

出了门，有人扶我，我疯狂地拉下包裹着头部的绷带，就看到了嘉铭血红的眼睛-我瞪大了眼睛盯住他，感觉他此刻是如此的陌生而阴沉。我突然想起了周小鱼的丈夫，很久之前也曾这样红着眼睛等在外面。生活的场景有时会出奇的相似。那么我现在，是不是在偿还一个债？可是我又欠着谁的债？为什么要我的孩子来还？这不公平。

嘉铭小心翼翼地来扶我，我摔开他的手。我恨死他了，同时感到恐惧，我迫切地想逃离。

我不愿待在医院里，这个我每天都工作的地方，此刻是让我无法面对。

他就在我后面跟着，等到到了他的车前，他飞快地跑到我前面开车门，我就伏在那车门上哭起来。就是这辆车，要了我的孩子的命！这个车号，我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是谁可以开着它来向我讨命？在嘉铭有应酬的时候？

嘉铭手足无措起来，想劝我，却也哭得伤心伤意的。

我绕开车门，一瘸一拐地走去路边打车，后脑勺传来钻心的疼痛，下面的血水顺着裤子流下来，裤子被粘在腿上，我赶紧用包垫在屁股下面，怕弄脏了别人的车。

嘉铭开着那辆车随后，我就觉得有个索命的在后面跟着。

那晚上的场景就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重复播放。周小鱼？周小鱼！

我为什么要告诉她我怀孕了啊，我这个蠢女人！我记起她明亮的眼神，想起她离开时，唇边一闪而过的笑意。

终于到家了，这个家，到此为止，伤透了我的心。

我曾经对它充满了留恋，在我受尽委屈的时候，仍然回想它曾经给我的呵护而不忍离弃，结果，结果就是现在，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没能留得住！

我的孩子，他还只是小小的一团血肉，刚刚有了生命……

我打开衣柜，把我需要的几件衣服胡乱叠在箱子里，然后简单地拿了几件生活用品。当然我需要带些钱，但存折在嘉铭那里，虽然密码是我设的，但现在我不屑于向他讨要。我还有命在，有工作，我要离他远远的！

嘉铭随后而来，看我收拾东西，就过来阻拦，他连声不停地说："宝贝，宝贝，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会有意外发生。我实在是走不开，我比你更难受，你知道我多么爱我们的小孩。现在你要好好休息，以后我们还会有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去你的！再有一个？还是会被你们害死的！你！滕嘉铭！虎毒不食子，你竟然连自己的孩子都不会放过！你这个魔鬼！我杀了你！你

还我的孩子！"我发疯一样地冲向他，把他撞翻。

他仰在地上，满脸惊诧："章冰？你清醒一下，一切都只是个意外！"他以为我精神失常了。

"意外？意外的是撞我的车就是你每天开过来接我下班的车！"我冲着他涕泪交流，声嘶力竭地喊。

嘉铭被施了定身术一样地呆住了。

"滕嘉铭！你知道我现在有多么后悔嫁给了你吗？我带着所有关于爱情的梦想嫁给你，可是你总是以出差为借口，置我于不顾。我本来以为那是真的，但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我害怕一个人在漆黑的夜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害怕做着噩梦醒来的时候，只能听到外面的风声！我也曾经为我的背叛忏悔过，但是你，值得我为我的过错来忏悔吗，你在要求我忠实的时候早已就背叛了我！为你那可怜的男人的尊严，从精神到肉体，你不分日夜地折磨我，不顾我的死活，你这个变态狂！你就因此而有借口为自己的虚伪、肮脏和背弃解脱罪责吗？现在，现在你连自己的孩子都害死了！我，我恨死你，恨死你了！"我扑到他身上失了理智地哭喊打骂，他一动都不动。

第73节：意乱情迷(73)

我终于没有力气了，浑身打战，刚刚流完产，血还在流，在我激动之后，血水猛然涌了一波出来，顺着裤角，摊在地上，转眼成了一片。

"章冰！章冰！你这样很危险，我会查清楚的。你冷静一下，冷静一下，求求你！"嘉铭看到地上的血，大惊失色地抱住发狂的我。

"我要报警！放开我！"我猛然把他甩开，扑向了电话。

"不-章冰，不能，孩子已经没有了，报了警，我们都会得不偿失！"嘉铭是多么冷静、冷血的人？

可是，我知道，他说得对极了。

如果凶手是周小鱼，那报警的结果会让我衣冠楚楚的丈夫滕嘉铭身败名裂，接着，会影响到他美好的前程，而我，幸福美满的生活假象也会昭然若揭，成为大家极好的谈资。周小鱼会不会入狱我不知道。即使会，我和嘉铭也并不会因此而觉得轻松，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因有果的……不管怎样，我的孩子都不会再回来的！

但是，就这样算了吗？

我的孩子就这样白白丢了性命了吗？

我气急，抓起桌几上的水果刀，猛力向嘉铭扑过去，我叫："你还我的孩子！你这个凶手！"

"章冰！"嘉铭蓦然地，跪在了我的面前！

他哽咽着求我："晓雪，你不要这样。我知道我很过分，可是我多么爱你，我不能没有你，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好好珍惜，我们重新开始，真的，晓雪。我不能就这么完了，晓雪，求你了。"

"我也是遇人不淑，是周小鱼。只有她有我的车钥匙。可是我们不能报警，章冰，求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分上，不要这样。你如果觉得难受，我在这里，保证不动，你可以惩罚我，让我受伤但不会

死，否则你会受到连累，我情愿接受你的惩罚。我……现在，真是后悔死了……"他痛哭失声。

现在，他的前途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要和他继续下去的理由就是要成全他的仕途？凭什么我要这样委曲求全？以前我曾经为他想过这些，所以让他为所欲为地折磨我，现在我要为自己想。可是，我为自己想，我能这样捅过去吗？我举着刀，瑟瑟地抖。

嘉铭就伏在地上哽咽不止。

血源源不断地流下来，我感到我越来越站不住了，都流干了吧，流干了，我就和我的孩子相聚了……

我得在我晕倒之前离开这个魔鬼！

我根本不是杀人的料，认了吧。我不能为这个坏蛋毁了一辈子。

仅有的理智让我把刀丢在他面前，我返身拿到我的箱包，去开门。

嘉铭跪着挪过来，死死地抱住我。我知道，和以前每次一样，他这样抱住我的时候，我的挣扎都只会是徒劳。

我拿包狠狠地打他的手，他也不松开，抱着我的腿无助地哭。

他的额头被我包上的链索划破了，有血流下来，我陡然住了手，时至今日，我仍然会心疼他！

可恶！

嘉铭就趁我住手的当儿，把我抱起来关进了卧室里，为了怕我反抗和逃跑，他一直用身体压着我。

我连动也不能动一下。

他开始不停地说话，他说："晓雪，你不记得了吗？开始的时候，我们多么快乐。我用单车载着你，走几十里的山路，去山上采野菊花-你睡眠不好，我听人说用野菊花晾干做枕头会有很好的疗效-我们采了很多，都拿不动。我们就在山上把它们摘下来，一朵一朵地摘，一整天，都不觉得乏味……"

"那年冬天大雪天，我们去登记，我在前面拖着你走，你在后面滑着雪，笑得可开心。那时我想到从此和你就是合法的夫妻了，一辈子都能听到你甜美的笑声，心里幸福极了……"

"晓雪！你不要这样！我不是故意欺骗你的，那个周小鱼一直对我很好。有一次我喝多了，她在我的办公室里不走，后来我就没把握住自己。你知道，我心里想着的是你……"

够了，够了！

我能想到，这些话，也很可能是吕静对他老婆的祈求。很好笑是不是？我，现在，竟然突然间想到了吕静和王仪。现在的我，既是王仪，又是周小鱼。两者的心境我终于都有了真切的体会，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吗？让我这样欲哭无泪地、这样铭心刻骨地对我至此的所有作为追悔莫及！

第74节：意乱情迷(74)

……

嘉铭在那里痛哭，我不知道那眼泪是真诚的还是虚假的。这一瞬间，我感到迷茫，或者我从来都处浑浑噩噩之中。

自己背叛了别人，同时，也被别人所背叛，这才是真实的生活。

可是，我的孩子错在哪里了？

头昏沉得让我的眼睛睁不开，我没有任何力气了，连听他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我迷迷蒙蒙地睡过去了……

从昏沉的睡梦里醒来，看到嘉铭失神地看着我。他的手，放在我的膝盖上。

他仍在跪着。

卧室里透着外面的夜光，一切都是模糊的。

生活是不能被选择的，我的生活，以前已成定局，接下来的，又将是怎样的呢？

我们两个都不再说话，就这样，以固定的姿势，瞪着无神的眼睛，度过了漫漫长夜。

天快亮的时候，我又沉沉地睡过去了，希望自此长睡不复醒。

在家休了两个星期，我一句话都没有，嘉铭一直陪在家里，手机也关掉了。

他忙着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做得无可挑剔。

有时候，我迷迷糊糊地醒来，会看到他呆在我床边发愣，或者在饮泣，他一直想当爸爸的，他很喜欢小孩子。

我闭着眼睛，心里冰冻三尺。我不想再原谅他，这一切，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现在照顾我，也是他应该做的。

我想等我身体稍稍恢复好，理清了心绪，我会按部就班地和他离婚，脱离得一干二净。

假期过了，我仍然要去上班。嘉铭嘱咐再三，我都不知道他都啰嗦了些什么。

23

忙。

这原来是一种非常好的生活方式，可以让一切烦恼暂时消失，没有时间去想的时候，身体上的劳累并不让人难受。

这天，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有很多病人要做手术，几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的。

第一个手术是一个因撞车而内脏受伤的人。手术很成功。

下午，我们给一个妇女做腹腔手术。

我照常做我的一系列工作。

我拿着温手巾给张谭擦汗水。

开始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我在一次擦汗的时候，发现张谭使劲地闭了一下眼睛，这在他以往的手术中是不存在的。他总是睁大眼睛，以致很长时间都不眨眼，他说过手术是个一气呵成的过程，多一秒钟，就意味着病人多一分危险……

不对，曾经有过两次的，他闭一下眼睛，再甩甩头，可是他随后一切正常。

但这次，张谭把眼睛闭了有三分多钟。他紧锁着眉头，额头的汗珠也密集起来，我能感觉到他的头有点颤，然后我看到他的手，也在颤着。随即，口罩上面的脸色变得灰白而又蜡黄的。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手术照明灯炽白的光，照得人心慌。

我小声叫他："谭主任？"

他睁开眼睛，随后又迷蒙地闭上了，手术刀陡然在他的手中落下来，在地上发出一声脆响，他的身体像慢镜头一样向后倒去。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整个瘫倒在王霄的怀里，而手术台上，那个已经剖腹的妇女还在那里处于麻醉状态，等着手术！

场面一时混乱，但我大睁着眼睛，感觉世界静极了。我慢慢蹲在张谭身边，等他像往日里对我大呼小叫，但他沉默着，看都不再看我一眼。

很快有别的医生来给那个妇女做手术了，而我和王霄，把张谭推出了手术室。

他躺在那里，闭紧了双眼，面无血色。

我有脑海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字眼，张谭会死吗?

上帝在前一刻，还让他拿着手术刀，掌握着起死回生的技能；一刻之后，就让他从这尘世中消失?

我愣愣地问王霄："他会死吗？"

王霄笑："不会，他低血糖，喝点糖水一会儿就好了。瞧你，大惊小怪的样子。"

真是个乌鸦嘴，我自责地轻拍自己的脸。

在休息室里，我们喂给张谭一杯糖水。果然，张谭很快就醒过来了，看着我笑说："章冰，没吓着你吧，我这老毛病了，不愿意让人知道，怕影响我给人做手术，而且怕病人们没有安全感。"

第75节：意乱情迷(75)

人各有苦衷，我心里酸酸的，真真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然而，人比鸟，更承重了多少千丝万缕的顾虑！

又听张谭说："不碍事的，犯的时候来得快，去得也快，我这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别担心。"

大家都笑。

谁也不会想到，生活接下来的剧目是怎样的。

下一个手术，张谭又接上了。

第二天，医院召开年终总结会。

我坐在人群里，忽然觉得眼前的一切太熟悉了。

怎么会不熟悉，年年如此，只不过，因为疏忽而全然忘却，只有国庆节假期回来的那次会议，让我记忆犹新，那时，我和吕静的故事即将上演，而现在，在这同样的场景里，我们的故事却已经落幕。

季节，已经由秋到冬、到冬、又到冬了，春夏秋似乎不曾来过，我一直处在冬天的冰冷里。

这其中的每一天，都如同慢写，景景分明，没有什么太过起伏跌宕的情节，顺理成章地发生了一切。回想起来，自己都难以理解，当时那种奋不顾身的激情，缘自何来？

吕静和王仪，并肩坐在隔三排的前面，看着他们的背影，我神思恍惚……

感觉很冷，拉紧大衣，突然响起雷鸣般的鼓掌声，怎么了？

我机械地随着鼓掌，茫然抬头看向主席台，有张谭，还有小荷？

只见张谭、小荷和其他几个医院的骨干力量，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到主席台中央，依次拿过院长颁发的优秀工作者证书，然后，他们排成一排，手举大红的证书，在闪光灯里春风满面。

我在这医院工作了三年，连它的边儿都没摸着，张谭却几乎年年获奖。作为他的助手，我知道他得之无愧，他用忘我的精神在工作，

而我，更多的是为生计所迫，不得如此吧。

这个证书，得之不易。

即使是小荷，也不易，虽然她另辟蹊径。

想起晕倒的张谭，在喝了一杯糖水后，仍然执刀上阵的情境，想起小荷和刘副局长的真情，我把手掌拍得疼痛。

张谭透过重重人影，把目光投过来，对我报以感谢的微笑。

然后是年度总结报告和来年工作计划。

一个个领导都把自己分内的事一一作了详细部署。

而我，早又魂飞天外了，这会儿，我在想：离婚？离婚！离婚……我和嘉铭真是没戏了，没戏了就散场吧……

这时，我看见吕静低下头来凑近王仪小声说话。我突然想，也许，吕静是上天派来考验我的，还有周小鱼，他们一起来考验我和嘉铭，连同我们的婚姻，那么，我们是不是不及格？

……

"散会了，还不快点回去让谭主任请客等着干什么？"有人捅我肩膀叫我。

"噢，噢。"我忙不乐迭地应着，随着人流走出会议室，向办公室里走。张谭就在我后面不远，和另一个骨干在谈事情。

我和小荷边走边说笑，家里的事，我对她只字未提。

"倒是得奖好……奖金六千啊乖乖，够我买一套名牌时装和化妆品呢，羡慕吧，不急，给你也捎带点好东西……"小荷喜形于色，"对了，这些天你怎么了章冰？神魂颠倒的，是不是恋上什么人了？我这忙的，也没有找着闲空儿关心关心你……"

我们走到了办公室楼梯拐角，张谭就在我身后大约七八个台阶下，身边没别人了。

大家看起来都是乐呵呵的，因为张谭免不了要请客的，今天晚上，大家都能名正言顺地放松一回……谁也没有料到这会是个奢望。

在楼梯拐角蹲着一个人，看见我，立刻站起来，笑容可掬地问我："请问医生，哪位是张谭主任？"

这个人怎么这样面熟？

在哪里见过呢？

我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已经不假思索地向身后的张谭一指："谭主任，有人找你。"

那个人对我说了声"谢谢"后，从我身边擦过去了。

我和小荷继续往办公室里走，还没走出两步，就听到身后"啊-"一声惨叫。

我们吃惊地回头一看-那个人，竟然把一把锃亮的刀直直地捅进了张谭胸腹的致命部位！出手快而准，准备操练充分。

第76节：意乱情迷(76)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大惊失色，楼下的人尖叫着逃，却又被涌上来的人群兜回来了，一起汇成人流漫上来，楼上的也在转眼间跑下来，统统聚集在楼梯里，把现场包围了。

那个人又用力把刀柄往里送了送，满脸的凶狠狰狞里，是一种极度的疯狂和绝望，却以反常的冷静呈现人前。他松开手，转过身来，和所有人一一对视。

今天，是我害了张谭。我为什么在没弄明白他是谁时，就随便把张谭指给了他！

我怎么会这么轻率！

在医院里，即使医生救死扶伤，但常常受人怨恨，所以像张谭这样的关键人物，得到的荣誉多，得到的损毁也多，危险就这样不为人知的存在着，没有得到他本人的应允，不应该把陌生人带到他面前……

无法形容我的懊悔，我真想这个人的刀捅我就好了，那样，真真一了百了。

我和所有人一样，在这意外中，惊怔着不知所措。

人群里不知谁先返醒过来，叫："杀人啦，快报警！抓住他！"

那个人毫不惊慌，只慢慢地退到了楼梯转折处的墙角，对着人群大声喊："我不怕！我今天来大白天杀人，本来就没想着再活下去！这个人给我老婆接生时，把我的老婆孩子都害死了！告诉你们，我早就活够了！这是什么破医院！认钱不认人！什么救死扶伤？不交够钱你们管我们有多危险！你们这些冷血动物！你们这些可恨的医生！为什么有时间的时候、有办法救人的时候，就为了等着我交够了钱就把人命关天的事给放着……啊！如果换成你们是我，你们想不想杀人！想不想！啊？"

人多得透不过风来，却在一瞬间静得出奇。

我终于想起他是谁了，那个在产房外，抱着孩子呆若木鸡的丈夫和父亲。

他喊完了，眼泪就汹涌地冲下来……

张谭一直盯着他，一手握着露在外面的刀柄，鲜红的血顺着刀、顺着手迅速地滴落着，很快在地上汇成了一条血河，弯弯曲曲地蔓延。

张谭竟然在微笑！

只一瞬，他便仰面倒下去了。

我醒过神来，慌忙地叫："快，快找救护床，快点抢救！"但小荷死死抱紧了我，小声警告我说："别上去，那个人疯了，危险！"

人群乱起来，但除了那个包围圈缩小了一点点之外，张谭仍然安静孤独地躺在冰冷的地上。

那个人突然上前从张谭身上拔出刀来，只见一股血泉猛地蹿了出来，地上顿时殷红一片，成了血河，那闪亮的刀锋上还滴着血，连同那个人手上、身上溅着的血，凝聚成一团逼人的杀气，令人毛骨悚然。

人群又一次惊慌杂乱起来，人们纷纷后退。

张谭暗红的血已经顺着楼梯往下流去，渐渐变成黑红色，浓重的血腥飘散在空气里，令人窒息，逼得人无处躲藏……

那人把刀挡在胸前，对着人群喊："闪开！都给我闪开！不要命的打个招呼！"

人群就向两边散开来，那个人忽转左忽转右，前瞻后望，高度紧张，人群中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他离张谭渐渐远了。

我冲过去，从地上抱起张谭来，大声哭喊他的名字。张谭蓦然地握紧了我的手。我俯身听他说话，我听到他吃力地说："我看到了那个孩子，孩子，是我，杀……"他的头无力地歪到一边，像许多影视片里人死去前的最后一个动作一样，可是，这一切，终究不是在戏里。

我皱紧眉头，抑制不住的眼泪却哗哗地流泻，我记得他说："把你的眼泪收拾好，不要让它丢人现眼。"可是，我总在这如同冰天雪般纯白色调的医院里，悲痛难当，常常泪如雨下。

张谭，这个在事业上给了我提携，在生活上给了我关切的导师、长者、朋友，就这样的，决绝地离开了……

生命是怎样的无常啊！

就这样的，一个又一个情节，突如其来，让人如此措手不及，没有招架之功。

那个人成功地退到医院门口的时候，被前来的警卫人员抓了个正着。

接下来的数天，医院热闹得不得了。

第77节：意乱情迷(77)

医院里各个科室里，医护人员们惶惶不可终日，对这样的祸从天降，感同身受，无不胆战心惊。这到底是个什么职业？出力不讨好。

新闻记者们蜂拥而上，把院长和相关领导的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都想抢先得知最真实的相关内幕。结果是，几天之间，各大报纸以不同版本刊载本院的凶杀案，如同影星绯闻一样花花绿绿：情杀、仇杀、内讧……

一时间，我的医院声名远播，病人却明显减少了。

院长为此焦头烂额，一天里通过内部广播召开了N次会议，安抚民心、集思广益。

公安局的也来这里上班了，天天来这里取证、调查。我和王霄已经不知被录了几遍口供了，明明昨天才和他们"老实交代"了，今天他们一坐在那里，表情严肃，口气冷漠，问着和昨天没什么区别的问题，又耗上一上午，让人发疯。

有一天，我坐在那里，又接受审问，我都有冲动说："人是我杀的，你们把我枪毙了算了。"

但这时候不能随便说话，这叫作伪证，犯包庇罪。

我还不能保持沉默，态度要良好。

王霄和我一样，毕恭毕敬，孙子似的。

心情坏透了。

我突然记起张谭对我说的那句话：生活的手术无处不在。

对极了，手术有很多种，有慢工夫的，有快的，只要你还有感觉，手术最终都会让你感到难受，感到痛苦。

两三个星期过去了，大家折腾够了。

其实，再凶险的事情也会渐渐风平浪静，这不，病人们又多了起来，像以前一样。

我对张谭的愧疚，却与日俱增……

很多天，我都在怔怔地傻坐着。

我一直在想张谭，想我们在一起朝夕相处的工作时光。

我后悔我曾经对他有过不恭的态度，后悔在他有生之年，没有给予过真诚和友爱，后悔那么唐突地把他指给了陌生人……我的悔不当初铺天盖地，却已经毫无意义。

小荷看出我的悔恨，安慰我说："别犯傻了，那个人存心要杀他，早认出他来了，不过是让你确定一下罢了；就算他不知道，你也没告诉他，可是还有别人告诉他，结果是一样的。咱们啊，能活着，就好好地开心地活着啊，说不定哪天，也有人给我们来这么一下子。"

她说得很有道理。

那么，我的现在，即便是痛苦，也应该是值得庆幸的吧，因为，我的生命还在。因为生命在，我可以思考，可以呼吸，可以和嘉铭吵架，还可以做所有其他以前我漠不关心的事情，原来这些，都是值得庆幸的。

生命是每个人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活着，该好好珍惜自己。

我幸运地活着，虽然我的生活已经乱成了一团。

现在，我又该如何重新审视活着的我，还有，我所面对的窘境呢？

我想了又想。

这些天，手术很少，那是院领导给我和王霄的照顾，失了合作伙伴，心情不好是人之常情，在这种状态下，是不适合进手术室的。

我的日子就这样空旷了下来，我也任由自己空洞着眼睛和心，等着命运的安排。

王霄到底是男同志，不用几天，就调整好了自己，谈笑自如，不止如此，他竟然别出心裁，买了一束火红的玫瑰送过来，说只是想和我开个玩笑，目的是想让我心情好一点。

我却一直黯然神伤，我愈来愈深地感到失败，两次的爱情，我和嘉铭的，和吕静的，都是不值一提；亲情，我心爱的胎儿被坏人害没

了；现在，一份可贵的友情也失去了……上帝对我是不是太过苛刻？

24

坐在医院后花园里发呆。

花园里满是衰草和积雪，看起来没有一点生机。我记得它在春夏时节，曾经是如何的繁荣昌盛，各种颜色的花开得争奇斗艳，翠绿欲滴的叶儿点缀其间，整个的看着像一大块流光溢彩的画布，让人赏心悦目。

生命的轮回，谁也逃不掉的。

人，反倒不如这些花草树木，褪了叶子，在来年仍然充满生机，人生短短几十春秋，一朝衰竭，便永不复生。

第78节：意乱情迷(78)

到底，要怎样安排这几十春秋里的境遇？怎样面对这几十春秋里的苦难？

珍惜自己，珍惜身边人，学会宽容，不要让自己心存嫉妒和仇恨，在我们活着的时候。

应该是这样的吧……可是，一个人的醒悟，一个人的努力，又会改变什么呢？

我的思绪很纷乱。

有不认识的护士从身边走过，其中有一个说："那个药房部的王仪，怀孕了。天天都是紧张兮兮的，好像怀孕是个什么天大的事情，哪用得着那么夸张。"

"那是，怀孕的不是你不是？女人这时候最幸福了，你哪里懂啊！"

她们从身边走过去了，谈笑声还回荡在耳边。

他要当爸爸了。

这个想法自然而然地落在心上，没有像想象中一样，刺痛我的心。

我回过神来，想了想，拨了电话过去，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懒散，好像刚刚睡醒。

从什么时候，我们彼此的语言里，不再有热恋时的黏稠和甜蜜？原来，什么都是可以说变就变的。

我说："你要当爸爸了吧，祝贺你。"

他说："没什么可祝贺的，谁都有这么一天的，无所谓。"

顿了顿，他突然激动着声音说："如果我们有孩子……"

没有如果，我不想听，也不想再说什么了，挂断。

吕静，我曾经，那么深切地爱过你……

现在，一切却已经如同这满眼匍匐的衰草，所有的颜色都已经是昨日轻风……

看着那一堆枯黄，很希望那里蓬勃地长出一地绿色。

这个冬天，异常的寒冷和漫长，几乎冻僵了一切，春天，还有多远呢？

嘉铭在这段时间里，像个标准的模范丈夫，每天送我上下班，按时回家，不辞辛劳地做这做那，我则置若罔闻。

周小鱼呢？她应该还会来找我的。

我突然也想见到她，莫明其妙地想，我不知道我在见到她时，会是怎样的表现，张谭的死，竟然不可思议地让我对她没有把我撞死，感恩戴德，说来好笑。

是上帝不让我就此作别吧，那么，接下来又想安排怎样的剧目来给我呢？

我拭目以待。

她终于又来找我了，见面的地方，是她家的楼顶。

我知道那里危险，但我仍然扶栏而上。脑海里放映着影视剧里发生在楼顶的各种故事，我想，发生在我身上的会是什么样的故事？周小鱼，如果你有足够的胆量，就杀死我吧。

她听到我的脚步声，就在蓝色天幕的背景里，漂亮地转过身来，有一瞬间，我觉得这种画面美不胜收。如果我有画笔，我想我会把这种感觉描画得充满了灵性和美感。

风吹起她的长发，她的神色很镇静，看着我，就像看一个久违的老朋友。

我们对视了很长时间。

手机在兜里响，我没接。

"章冰，知道吗，我和嘉铭，以前，常常在这里做爱，以天为被，以地为媒。"周小鱼的声音很适合朗诵，听起来余音袅袅。

"我，同样有了他的孩子，他却要让我打掉！"她突然就提高了声音，风儿把她的声音尖锐地传过来，在我的心上狠狠地划过。

"章冰，我一直想不明白，我和你，到底差在哪里，我不比你少爱他，不比你丑……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他也不够忠诚，为什么他仍然爱你，对我却只有虚情假意！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本来我以为你没有了他的孩子，他会离开你，回到我身边，但是他竟然连手机号码都换掉、把车子也卖掉，还把我从公司里抹掉……他既然那么爱你，为什么还要来欺骗我……把我抬得高高的，然后猛然摔掉！如果，这世界上没有你，他一定不会不理我！"周小鱼向我逼过来。

我没有后退，她有她的理由，所以可以杀掉了我的孩子，还在这里头头是道地兴师问罪，这天地真是翻了个儿了。

"你说，你告诉我，章冰！"她两手扶住我的双肩，把我一直推到离楼顶边缘很近的地方。我想如果她继续推过来，我一准会有自由落体的现象出现。

我现在的心情，适合平静地接受死亡。

第79节：意乱情迷(79)

这时候，她停下来了，猛然从我大衣口袋里抢出我的手机，它一直在响，让她感到烦躁。

她奋力把它摔到了地上。我知道那是嘉铭打来的。本来，他说要带我去看我们的新居的，他说原来的房子里有太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发生，一切都要有新的开始，所以他精心为我们的以后布置了一个新居。

恐怕，我们没有机会再重新开始了，我会死在这里吗？就如同被她狠狠摔坏的手机？

手机应声落地，四分五裂。那清脆的、扰乱人心的铃声也就戛然而止。

"这铃声，一定是嘉铭给你调出来的，他就喜欢听"偏偏喜欢你"这首歌，他曾经也给我的手机调过这样的铃声，哈哈……"她说的对。

她开始向后退，慢慢地退到了刚才我站的地方，正对着我。

"章冰，你一定恨我，恨我杀了你的孩子，其实我本不是这样的，以前，人们都说我又漂亮又善良，我、我连小猫小狗都舍不得伤害……谁让你让嘉铭对我这么无情呢，其实我什么都不要，哪怕是没名没分，但我怎么求他，他都不再理我了……都是你！"她自言自语一样呢喃过后，突然抬高了声调，跟着就向着我冲过来。

她要怎样？和我同归于尽？如果她不打住，那么我们两个，就会相拥着一起翻下去，也或许，她会被边台拦住，然后我像个麻袋一样扑向大地。

我仍然没有躲，我一直处于一种魂不附体的状态，并不是因为害怕。

近来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我应接不暇，整个人都是这样行尸走肉的。

意外的，周小鱼竟然在碰触我的一刹那，稍稍侧侧身，从我身边擦过去了，她直扑向边台！

我在这一刻，猛然警醒，她是想要自杀，却让我替罪！

我的反应竟然是出奇敏捷的，就在她跳上边台往下跳的一瞬间，我伸手拽住了她的前襟！

一时的冲动之后，求生的本能让她很快清醒过来，她低头向下看去，高处的眩晕让她求死的心思消失得无影无踪，开始她硬着头皮叫："你放手！让我去死！"

我力量一松，她又慌乱地大叫起来："不要！章冰，不要让我死，我错了，错了，原谅我，原谅我，让我上去，让我上去！"接着就用手抓紧了我的手腕。

我的手臂并没有多少力气，她往下坠的力量却大得很。

我死死地俯身抓住她，凭靠着边台阻挡着我自己的身体，可是我仍然支持不了多久的。

她在下面手刨脚蹬地挣扎，鬼哭狼嚎，楼下面一瞬间，集聚了蚂蚁一样的人群。

我突然想，现在，人们都看到我在救她了，如果我再稍微坚持一会儿，然后松开手，她就会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从此，再也不会来烦我了，我就为我的孩子报仇雪恨了。

我盯住她的眼睛，她猛然住口安静下来，她看着我，说："章冰，你，松手吧，我不恨你。"

我真的很想松手。

我想。

而且我也真的快要支持不住了，我的胳膊已经酸痛得好像不是自己的了，我的半截身子也在边台外面了，再坚持下去，我也危险极了。

放手吧，这是上帝给我的机会，给我的报仇的机会。

我盯着她的眼睛，她的下面是乱糟糟的人群，我的世界却静得出奇。

很简单的，我只要摊开五指，她，周小鱼，这个给我无尽伤害和痛苦的人，就会消失，永远地消失……

我的眼泪滴下来，滴在她的脸上，她的眼睛，充满了对死的恐惧，亮得出奇，一双美丽的眼睛，本来，看到的，应该是很美好的世界……

她的肚子里，有个小孩子。

我这一松手，就是两条命，两条！

那又怎样？那更是不该有的小生命，她都忍心杀死我的孩子！

眼泪不住地流下来，我咬紧了牙，坚持着，我的指节在咯吱作响。

她的眼泪混着我的眼泪倾泻着流，我们就这样僵持着，一秒钟如同一个世纪……

终于有很多人来，把她拉上来，她蹲在那里抱着身子，怕得发抖。

我则处于一种失神状态，呆呆地看着她，潜意识里为自己的妇人之仁后悔不已，那只胳膊已经不听使唤，僵硬而疼痛。

第80节：意乱情迷(80)

很多人，都在吵吵嚷嚷。

有人把我抱出来，是嘉铭，他不住地俯下身来吻我，泪水粘在我的脸上。

他一直抱着我，走了很远的路，不管路上的人投来的诧异的目光。

我则把头伏在他的胸口，像一只小死鸡似的，生机全无。

……

很多麻烦过去了，我从公安局里出来，外面街上的行人，来去匆匆，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

嘉铭等在那里，旁边是新买的车。

我平静地说："她有了你的孩子，我们离婚吧，你应该照顾她们。我也已经不爱你了，离开我，你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嘉铭看着我，摇了摇头："章冰，我知道我是个混蛋，但现在，我是清醒的，我很爱你，请给我一次机会，章冰，相信我，我会是最好的丈夫。"

我信。

但我不需要他了。

我伸手打车，去单位，然后请假，在医院附近找了一个闲房，租下来。我想，我应该给自己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也给周小鱼的爱情一个交代，给那个还活着的孩子一个父亲，毕竟，这一切，嘉铭是有责任的。

换掉手机号，我坚决想从嘉铭的世界里消失。

接下来一段时间，我避免和嘉铭碰面，有时，我会看到他的车停在医院楼下的甬路上，我就从楼后门出去。

我想不用多长时间，他会放弃我，周小鱼是个漂亮的女人，爱他爱得也很真诚，那个孩子也是他的，三口之家，也会是很圆满的。

我现在还活着，就好好地活着吧，好好珍爱自己，才是我最明智的选择。

张谭的追悼会开得很隆重。

市委、市局领导都来了，全体的医护人员，还有很多他救治的病人，大厅里人满为患。

我记起张谭对我解释《庖丁解牛》时抑扬顿挫的语气，还有他神采奕奕的样子。他是个充满了豪情壮志的医师。

现在，我终于透彻地了解了他，他冷漠的外表下，有一副炙热的心肠，并非我曾经认为的那样，是个功利的、冷眼旁观的人。他的一生，都在与死神作斗争，努力让自己手中的刀发挥神力，然而，他还是为偶尔的失手心神难安，就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都念念不忘！

然而无论他曾经怎样，此时，他在相片里安详地笑着，仍然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但，就只是一个影像了，所有他生的痕迹，就只剩下这个影像了。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他的眼睛，一直看进我的灵魂里，他在长城上的每一句话，都清晰而深刻地响在我的耳边。

我深深地鞠下身去，生者对于死者，无限哀悼。

过去吧，一切都会成为过去。

在我拥有生命的时候，愿烦恼从此远离。

25

我以为我和吕静不会再有什么牵扯了。

嘉铭和我朝夕相处，我尚且不了解他，更不必说是吕静了。

曾经我们是在森林里结伴同行的一对猎人，遇到了一只老虎，老虎扑过来的时候，他逃走了，等我把老虎收拾了，他回来了，告诉我说他很担心我，一直为我捏了把汗，很想念我，很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如果我被老虎吃了呢？这样的伙伴，我想不值得再留恋了。

想起事发后他对我的冷漠，联系嘉铭对周小鱼的态度，我不再以为那是因为家事的负累而造成的。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再见到吕静，我的心跳没有异常反映了，爱情，就这么说走就走了。

那天，同事如芬急着用手提电脑，打听到他有一台，就借了来。

开机的时候，如芬说："哎呀，我忘记问他开机密码了。"说着，就打电话过去问。

那边吕静说着，这边一边重复一边记。

听到那串数字，我倒吸了一口气，那个号码，竟然是靖叔的手机号！

吕静和靖叔，他们是什么关系？

我闭上了眼睛，想起那个全体医护人员会上，他在外面长时间打电话时痛苦的神情，想起我在哥哥办公室里听到的靖叔的死讯，想起他们两人的举手投足，我不仅仰天长叹，吕静，是靖叔的儿子……

第81节：意乱情迷(81)

所有的前尘后世都翻卷出来，我支起脑袋，为上帝的生花妙笔而喝彩。

怪不得我对他总有一种依恋，那是靖叔的死带给我的无限遗憾所造成的。潜意识里，我一直对他念念不忘，在小时候寄养他乡时，靖叔对我的疼爱让我的童年充满了快乐和温暖，那时我和吕静也曾见过，在一起玩耍过。他那时长得瘦小体弱，和现在高大俊逸的吕静完全联系不上来。

那时，他叫晓涛，我叫晓雪。

时间飞逝间，我们的容颜都已经有了太多的改变，以至我们相见不相识，却在一起演了这么一出戏来，想起，都觉得啼笑皆非。

有很多天没有和吕静再联系了，快要做爸爸的他，现在一定很快乐吧。

无论怎样，我都祝福他。

星期一，我去卫生局送材料。

从大厅里出来，有人叫住了我，是副局长滕铁，嘉铭的叔叔。

随他进了办公室，没别人，我们就坐在那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

说起张谭，我们一起慨叹了一阵，又说了些医院的其他事情。说着说着，滕铁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笑了，他说："侄媳妇，你们医院事儿不少，这不，这里有一封揭发信，那个内科医生吕静，欺骗良家少女的。"

我接过他递过来的信，手和心一起发抖。

是吕静的通话记录，成片成片的，都是和一个人的通话时间，厚厚的两个月的记录。想想，也就是我和嘉铭斗争得水深火热的时候。

里面有一封信，写着："医生吕静已婚，欺骗少女情感，给对方身心造成极大损伤……"

我想起刘扬对他的评语来，想起我们在一起的很多情节，千头万绪不知落向何方。

外面的天空，蓝得晃眼。

这个我深爱过的人，我儿时的伙伴，靖叔的儿子……

我淡淡地问叔叔："你要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

他说："虽然这样的事情现在已经不算事儿了，但在政府、学校、医院这样的公益事业单位还是不允许的，反映不上来的不算，反映上来，是要处理的，特别是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的，我们更要严肃处理。"

我看到信下面有个电话号码，供领导了解情况。

我说："叔，你去了解了解情况。据我所知，这个医生品德还是很好的，这件事说不定有问题，不要只因为这一封信就毁了一个人的前途，他、他的老婆刚怀上小孩子不久，生下来，是要为人处世的。人言可畏，我想你还是慎重些好。"

"好的。听你的，看在他小孩子的分上啊！哈哈……小冰你是个心细的人，又很善良，我侄子娶了你，倒是个福气！"滕铁不明所以地说。

我听了，惭愧至极。

以后的几天，惴惴不安。想来事情也该了解得差不多了，我打电话问滕铁，他说："那个吕静去了妓窝了。粘上后，人家陪聊，他还以为人家对他情有独钟呢，现在，人家人证物证都有，要钱呢。"

"那这么说，他也是被勒索的。"我说。

"是啊，他不给钱，人家就把这样的信广告天下。"滕铁哈哈地说，"这事儿倒挺有意思的。"

"那你帮着把钱给他们吧，我把这事告诉吕静，让他把钱给我，改天我送给你。"我说。

"好吧，只能这样了，谁让他不安生呢。要说报警，他肯定也不会同意吧，就当是灭财消灾吧，顺便告诉他，好好和老婆过日子，别再

给自己找麻烦了。"滕铁说。

我把自己的钱给了滕铁。

后来听滕铁说，局领导每人都收到了同样的信，他都帮着收拾了。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过了些天，我把那封信装进信封，想寄给吕静，让他好自为之，就在我把信装进信封的一刹那间，我看见了周小鱼的手机号！

我呀然一惊，她们怎么会通话？而且次数不少！

我仔细核对，确实是周小鱼的！她的号码我当然不会记错。

灵光在脑际一闪而过，我便笑了自己的荒唐，想那么凶险做什么？不过是打了几个电话嘛，也许，周小鱼在吕静那里看过病，咨询过什么，这也是太有可能的……

第82节：意乱情迷(82)

想到这里，我把信封封好，想，不知他在收到信的时候，会不会想到是我帮他解围。

我不想把他想得恶贯满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谁都有可能犯错，也会为自己的过失而付出代价，但这惩罚应该是适可而止的，我不想吕静因为一时的错而被人勒索，名誉、工作都受到威胁，特别是无辜的孩子，不应该被世俗的恶毒伤害。

我曾经真诚地爱过他，我还珍爱所有新生的生命。

观察室这里，我已经很久不曾来过了，再次站在这里，已经时过境迁，物是人非。

我静静地仰卧在病床上，仍然看那些浮动张弛的云朵。有一句话是"大象无形，大音无声，智者无言"，这自然的风、云、雨、雪，都是无言的智者，跨越着千百年的岁月，仍然闲适安祥，把这尘世所有的悲欢离合化为无形、无声。我和吕静，嘉铭，还有王仪、周小鱼、张谭、小荷他们，有缘在绵延的时空中，相聚，然后在丝丝缕缕的尘缘里，牵扯，本来，是值得珍惜的。

我只来这世上一次，他们，也是这样的，我应该感谢他们，丰富着我唯一一次的生命，用他们的真情实感。

即使是游戏，我想，也是要付出时间和情感的，所以，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死者长逝，生者应该是大彻大悟，然后随遇而安的。

吕静到底还是来找我了。

他默默地拿出一封信，是那个勒索团伙给他的收据！

他来谢我，话却说不出口。他点燃一支烟，缓缓地吐着烟圈，颓丧地说："我……不知不觉陷进去了，爱上了你，可是发生了那件事，我心里很乱，很烦……她天天看着我，查我的手机，我想你又怕见你，你对我也越来越冷淡……我很想你，章冰……你不知道那种想，太折磨人……我需要麻醉……有时候，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是的，很多时候，原来，我们自己都不了解自己。

我记起小时候，我们一起玩耍时的情景，想起我把满桶的水从他头上倒下来，他气得哇哇大哭的样子、想起我穿着他的开裆裤连路都不会走了、想起靖叔前面抱一个，后面背一个的带我们去山上捉知了……

所有的一切，都是注定的了，再不要纠缠于它的对错了，过去的，永远的过去了，就把心，放在以后的岁月上吧。

天上的浮云任意舒张、变幻，看起来抒情又写意，让人羡慕。

我记起小时候过家家，男孩子少，所以每次每个男孩子当爸爸，从来都要好几个媳妇。那时年纪小，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长大了，这样的事情便有了道德法律的约束，而我自己却是个不遵守纪律的人。对吕静的所为，也更连大惊小怪的资格都没有，想想，苦笑。

似水流年从眼前闪逝。我长大后，靖叔每每来看我，都说让我跟他回家，见我未来的婆婆去，我都笑着推辞了。小时候的晓涛，并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人罢了。后来，有了嘉铭，靖叔就不再提了。

也许我们错过了，也许这样是最好的结局。

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自然有他的道理，我们，不过是他笔下的角色而已。

我的沉默让吕静觉得难堪，他吸烟，深深地吸，烟雾弥散开，把近在咫尺的他变得若隐若现。其实，这样的视觉现象才是真实的，我不曾看清谁，包括我自己。

"章冰……我知道，你在心里看不起我了……"他的声音里满是颓唐和难过。

"不，我没有……问你一件事。"我到底是疑惑的，忍不住问。

"什么？"他充满希望看过来，俊朗的眉目一如往昔，看在眼里，却没有了心动。

"你认识周小鱼？"我直视他的眼睛，并没有问他所期待的问题。

"……她是我一个病人的姐姐，算不得认识。"他顿了顿，飞快又随意地说，我却分明看到了一抹惊慌从他的眼眸里闪现。

"那么王仪怎么会知道嘉铭的电话号码？"我问出了我百思不解的问题。

"……这……我没问过她，你知道……她太容易激动，特别是提到你们……所以我从来不问什么……"云里雾里，听到他支支吾吾地说。

第83节：意乱情迷(83)

真的吗？疑云聚集，我盯住他，他躲闪着，不肯看我。

我摇了摇头，不要怀疑他，他为我，不是也闹得鸡飞狗跳、不得安生？

我揉了揉额角，听到他问过来："你和他现在怎样了？"

"夜夜新婚。"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回答。

"……那就好……"他低头苦笑了一下，续又抬头伸出双臂，"让我……再抱抱你……"

我看着他，吕静，我们，此时，如此靠近，恍如前尘，可是，分明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横亘中间。我再也不能心无旁贷、满心欢悦地扑向你的怀抱，对你的依恋、信任。这一路走来，是怎样遗失的？

在我对爱充满绝望的日子里，你留我孤独地走，即使在别处寻欢作乐来麻醉，也不肯牵我的手给我力量和希望。嘉铭虽然时时折磨我，但他对我始终不离不弃，苦苦追随。

还有什么理由让我贪恋你？

我背转身去，面对白的墙。你对着的女人，已经不复从前，不会再轻易交付。

他走的时候，我在看着天上的云朵发呆。

那些云朵实在是高深莫测的，有时候是人形，有时是物状。我就想，那些变幻里，是不是有靖叔、张谭、我的孩子？他们离开了尘世，去了哪里？若是有灵魂的，是不是再俯瞰这尘世，已经有了然于胸的豁达，不以物喜，不为己悲？

而我，在这尘世里，辛苦辗转，努力寻找的温暖的爱，是得而复失又复得，还是失而复得又复失？

无论是怎样的，我要开心起来，因为，我还活着，一切都有希望。

星期天，正发愁怎么打发。手机响，赛海星打过来的。

赛海星拉着刘扬的手出现在我面前，他们走了一圈，又碰在一起了。

他们要结婚了。

刘扬结婚不到两个月，就离了，速战速决，倒是很合时代节奏的。她笑嘻嘻地对我说："章冰，我们又凑一起了。想起读书那段时光，真让人留恋，现在，我们都快老了。"

"我老了，你们还年轻着呢，不是说爱情让人永远不老的吗？"我已经渐渐从阴晦的情绪里走出，心情好些的时候，说话也轻松些。

赛海星很尴尬似的，我知道来找我，一定是刘扬的主意。

她有什么事情，总是喜欢让我知道，然后听我的意见，虽然我什么意见也发表不出来。

我对赛海星笑："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他心领神会地笑了。

一直天南地北地聊。到了中午，赛海星请客，我们三个人，又像很久以前那样，坐在一起吃饭，相同的场景，不同的心情，人已沧桑。

"那个吕静现在过得怎么样？"刘扬装作漫不经心地问。

"看起来不错，快当爸爸了。"我说。

"你们医院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传言么？"刘扬倒是处心积虑的。

"什么传言？没有。"我说。

"他欺骗少女感情让人告到局里了。"刘扬轻描淡写地说。

"没有这回事儿。"

"怎么没有啊，那个女的亲口跟我说的，吕静一宿一宿地和她干事儿，要不就没完没了地打电话，后来就他妈撇下人不管了，他应该遭到报应！"刘扬咬牙切齿地。

是的，本来，他是应该得到惩罚的。

我直截了当地问刘扬："说实话，那些信是不是你寄的？"

她瞪圆了眼，看了我很长时间，然后她反问我："你给他把事儿给平了？"

我答非所问："刘扬，和赛海星好好过日子吧。什么事情都过去了，大家都好好的，不好吗？"

刘扬瞅了我一眼，撇了撇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你啊-怎么说你呢！都你这号的，那咱中国人不是太熊了。"

也是。但要到国家大事上，不能这样息事宁人，但吕静毕竟不是民族敌人，国家大事目前也犯不着我来操心。

"哈哈……你真是小题大做，得饶人处且饶人，谁能不犯错误，你能？我能？"我被她恨铁不成钢的样子逗笑了。

"你们说什么啊？我怎么听不明白？"赛海星不明所以。

"一边去，没你事儿，以后告诉你。"刘扬推他。

第84节：意乱情迷(84)

我知道刘扬来找我的原因了，她想确定她是否出奇制胜了。这个女人，也真费心了。

"刘扬，其实，你得谢我。"我说，"要不，你犯的可是侵犯隐私罪，还有，敲诈勒索罪！把钱还给人家！"

"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哪管他隐私不隐私的！什么钱？我只给那个女的出谋划策，没让她向他要钱！"刘扬不以为然。

"那你就犯指使或者同谋罪了，好了，不说这件事吧，已经过去了，总之，这样的事是害人害己。"我想告诉她那个女子的职业和勒索，但想想，算了，也许刘扬什么都心知肚明，也许她真的也被人蒙了，现在说它有什么意思呢？

我说："赛海星，你终于又成新郎了。"

赛海星就咧着嘴，看着我，意味深长，又蓦然问来："你那个嘉铭，真没教养，那天，醋坛子都翻了。"

他哪知道前因后果！那时的嘉铭对我是恨之入骨，哪里还会为我掀醋坛子呢！同样的情节，因为不明所以，看过去，竟然是不同的风景，就当是他因为在意我，而没有教养吧。我很幸福地笑。

"你们还吵架吗？"赛海星问。

"早好得一锅糨糊了。你关心自己的事儿去吧，闲心思还不少呢！"我说。

大家都笑。

笑的，只是脸上的肌肉。

26

小荷出事了。

这天早晨，我还没走进办公室，小荷打了电话来。我听到她紧张得变了调的声音传过来，竟然是："章冰，快来帮帮我，祥军不行了！"

我不假思索地叫了几个同事，跑去她的家，她的家就在医院家属区里，很近。

祥军在那里仰躺着，一动不动。

我伸手触过去，他已经是硬的了。

小荷坐在一边哭红了眼。

我问："怎么回事？"

小荷呜咽着说："昨天我回娘家了，回来就看到他这个样子，他吃安眠药自杀了。"她指着墙根下两个装安眠药的空瓶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们无言地帮她料理后事。

我想，这又该是爱情闯的祸吧。祥军一向耿直，知道了自己的妻子与人有染，一口气下不来，就走上了这条路了吧？想一想，都让我心有余悸。

小荷还在那里抽泣，我盯着她看，她不敢正视我的眼睛。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不见天日的深渊里去了，在那里，小荷不再春光明媚……

几天后，公安局来人把小荷带走了。

再后来，听说，那个刘副局长被隔离审查了。

医院里一时大哗。

几乎每到一处，都听到人们在议论纷纷。人们在平静的波澜不惊的日子里都昏昏欲睡了，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的事情，都会把自己休眠的想象力充分调动起来，绘声绘色地表达出来，无不是有先见之明的。

人们对于婚外情的态度都是义正词严的，把小荷骂得翻天覆地的。其中包括以前和她要好的人。

人情冷暖，可见一斑。

又有谁，在这尘世里走一遭，会是清清白白的呢？只是有的人，在这人世的大海里颠簸着，还能继续向前行驶，而有的，就被那漩涡

或暗礁殃害得沉了船，断了生路。

我去看过小荷。

漂亮的小荷，穿着宽大的囚服，神色凄惶，往日的风采，一丝毫都看不到了。

看到我，小荷声泪俱下，拉着我的手，叮嘱我："章冰……记着，千万不要学我……现在想想，祥军才是最疼我的人啊……可是我竟然……呜呜……"

百感交集，最后一次，陪我最好的朋友，痛痛快快哭一场，心痛到无以复加……

自古以来，爱情一直是人类传唱不衰的主题；它创造着生命，延续着人类，丰富着世界，给人们无穷的向往和追求。然而，真正的爱情，意味着承诺、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尊重、意味着付出、意味着患难与共，风雨同舟。

我和小荷都错了。

我在听小荷说起她的恋情的时候，从来没有过任何的反对。我那时并不知道，我们都在一种危险的暗流里，放纵着自己的欲望，我们用爱情来做借口，结果，我们都受到了惩罚。

第85节：意乱情迷(85)

小荷犯的罪是蓄意谋杀。

她比我走得更远，已经迷失得找不回来时的路了。

等待她的将是枪决。

那么年轻美好的生命，曾经如同烟花一样灿烂，却也即将如同烟花一样寂灭了。

来自心的疼痛，让我无法面对办公室里熟悉的桌椅板凳。

小荷曾坐在那里怎样的巧笑嫣然，风情万种，怎样的劈手夺过我的鼠标用我的QQ肆意玩笑……我伏在那里，伤心得难以自持。

我的亲人朋友们，都各自以一种理由离我而去了，孤零零地剩下我一个人，在回忆里备受煎熬。

我想离开这熟悉的一切。

哪怕是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也是好的。

我去院长那里请了两个月的长假，这意味着我自愿放弃了很多相关的资格。无所谓了，如果我可以在这情绪的暗夜里重新找到阳光，那么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我茫然地拾阶而下，那层层叠叠的楼梯，消耗过我多少时间体力？让我走得如此身心俱疲？有人站在我的对面，阻挡了我的前路。我被动地抬头看，是王霄，他专注地看着我，说："离开一段时间，也好。"

我无言地动了动嘴角，牵强地笑了笑，绕过他，继续机械地下楼梯，蓦然听到他在后面说："章冰，如果你肯给我机会，我们可以很开心。"

我站住了，背对着他，心颤了颤，这个在我身边却被我忽视着的伙伴，他了解我的全部悲喜，怎么会？但即使如此，也无所谓，一个个谜底都会敌不过时间的揭露，我已不再为什么事情大惊小怪了，所有的因果，在我，都已无足轻重。

我头也没回，我从来没有想过会爱他。

我感觉得到他在我身后凝视我的背影，我的背影，此时是什么样子？强撑出来的坚强和濒临崩溃的镇静。

我简单收拾好行李，回到家乡的海边小镇。

当我满身伤痕的时候，我需要静静的依偎和亲情的抚慰。

回到家，妈妈一边喜出望外地张罗起饭菜来，一边问东问西，问她的宝贝女婿嘉铭为什么没有同来。看着垂在妈妈腮边的一绺花白的头发，我微笑着说："他在忙着。"

我不能待在那里，等着妈妈再问什么了，我的鼻子已经酸透了。母爱永远是这个世界个最真诚无私的情感，永远都那么厚重，在它的温暖里，我怕，会轻易泄露了心底的忧伤。

我的小镇在我离开这些年间，已经旧貌换新颜，眼所见处，都是鳞次栉比的梯房，各种样板小区的售楼广告牌色彩缤纷地排立于街道的两边，呈示着一个崛起小城日新月异的气象。

我信步往前走，眼前的一切虽陌生，却还隐隐透露出从前的影像，那些记忆中的小桥流水、横街竖巷，穿越时光模糊地呈现。忽然间，我对自己也都感到陌生起来，曾经发生过的所有的事情，就在这种漫无边际地游走里，在周遭这似是而非的环境里，都远走高飞去了，浅淡得似有还无了。

我回家来了，就让自己相信，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那曾经发生过的所有的事，都也只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梦。我现在独身一人，需要我惦念牵挂的人，就只有我的妈妈。

我可以试着做很多的事情，试着让自己活得崭新而充满快乐。

我一边走，一边想，这是我爱的城市，我已经逃回来了，就不要把烦心的事也带来，我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想能让自己快乐的事，我想，我应该开一个鲜花店。

读书的时候，我曾经幻想可以拥有自己的花园，一大片的土地上，开满全世界所有的花种，四时不断地开，生生不息，我可以坐在

那绚丽的色彩中，闻着令人迷醉的花香，发呆痴想，白日做梦。

成长让我远离了这个幻想，但是现在，我已经在疲于奔命中停下来喘息了，我可以静下心来，好好地给自己一个漂亮的花园。

我要把代表不同情感的花儿，送到要表达不同情感的人的手中，然后把我的祝福一同让他们带走，我希望我的花园里的花香可以让痛苦的人遗忘伤痕，让误会消释，让亲情浓郁，让爱情保鲜。

第86节：意乱情迷(86)

我想，换一种方式生活吧，用花的语言来医治这尘世的烦乱……

"章冰？"

有人迟疑地叫我的名字，我愕然抬头，看见刘副局长站在我对面不远。

我想走开，但我迈不开步，小荷一双泪眼隔在我们中间，罩住了我的脚步。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他怎么会在这里？小荷为这一段恋情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他已经可以轻松地置身事外。在爱情的终结处，受伤的总是痴心人。

"我……出差到这里暂住几天……小荷她，连自己的丈夫都下得了手去杀死，我觉得她很可怕，我并不接受她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我的感情……我……很后悔……我……"他嗫嚅着，眼神散乱而苦恼。

小荷美丽的眼睛瞬间扑闪，大滴的眼泪落入尘埃，打进我的心里。我蓦然回过神来，我迎着他走过去，与他擦肩而过。他说的有他的道理，小荷错得离谱，已经到了情不可原的地步。

"章冰，章冰！你听我说，我想有人听我解释，我……"他看着我冷漠的脸，焦躁不安地说话，却在忽然间欲言又止，随后，我听到他无比颓唐地长叹了一口气，叫："小荷……"声音里充满哀伤，随后是哽咽地疑问："那么美好洁净的女子，怎么会杀人呢？她杀的不只是一个人啊，还有我，我虽生犹死，连美好的梦想都让她一同杀死了……我是真心爱她，她的热情、善良、美丽……她为什么不选择离婚而选择杀人呢……"

我听到他失态地痛哭。在这个没有熟人的地方，是可以为所欲为地表露情感的。小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却终究难逃宿命的沼泽。

说得再多还有什么用呢？爱情都已经凋谢，人也已经各奔东西，曾经千般温存的感觉也已经让人不可思议了，这世上，有什么是不会

改变的啊？我不想再说起这些旧事了，一丝一毫都不想在这些过去的事情里耽误时间了。

我想，我要开一个花店，然后第一件事，就是选一大把洁白的百合送给小荷，愿她来生的爱情可以称心如意，与爱人百年好合，不再如今世一样，历尽劫难。

我继续走远，在人真正伤心时，最需要的是安静。

花店终归只是我暂时的胡思乱想，我不过是有两个月的假期，而且在我的白天做梦里，已经悄然的过去了半个多月了。这半个月来，我在一种心如死水的状态里，每天跑到海边沙滩上坐着，看潮汐起起落落，看水花旋生旋灭。

看得累了，我就仰躺在沙滩上，瞪大眼睛看那湛蓝的天空，还是那些聚散的云朵，从容的来去，嘲笑我，这蝼蚁一样的生命，正在郁闷里不知所措。

这样的日子很清净，远离人群，没有喧哗，没有烦扰，可以得到心境的平和。

我什么都不愿意再去想。

这天，看着天空发呆时，有个人直立在我的头顶上方，突兀地遮住了阳光。

是王霄。

在不同的情节里，应该有不同的角色走进我人生的舞台，可是接下去的剧目会是怎样的？我没有一点美好的期待。一切让我心灰意懒。

他在我身边躺下来，说："他天天都在医院楼下等着接你回家。"

嘉铭。

此时，这个名字对于我是如此飘遥，但他还是我的丈夫。丈夫？丈夫。

"……"王霄欲言又止，随后是长久地沉默。

天空的蓝，让人觉得安宁，相对于天空的浩瀚，我不过渺如烟尘。相对于嘉铭，我不过是他生命里的一个过客，很快就会让时间荡涤得无影无形。

"章冰，有没有想过，就在这里生活下去？"王霄忽然这样问我。

我侧过头来，看他，他热烈地看着我："我们开始新的生活，不再在医院里看生老病死，直视生命的脆弱。你离婚吧，我自信可以给你崭新的人生。"

"不，王霄，我仍然爱着嘉铭。"这么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只是想，暂时回避他。

"……章冰，可是你从来不快乐。"

"我想，我想你应该回去了，王霄，不要为我耽误时间。"

王霄沉默了很久，又说："我留下来陪你一段时间好吗？"也许我这样出奇的安静让他担心了。

第87节：意乱情迷(87)

我摇摇头，拒绝了。我只想一个人好好地呆着，感觉安全而自在；这以前很长时间，我一直都在人海里，但我仍然孤单，而且渐渐不明白自己是谁，为了什么每天这样奔忙劳碌。

曾经，幻想嘉铭的爱会恒温到永久，失意了，就逃。吕静的出现，让我以为找到了一份真爱而不计辛劳，然而走了这一遭，除了看见了自己的失败，也看见了别人的失败，伤害，总是潜伏在快乐里，只一眨眼间，就能把人伤透。

我宁愿一个人呆着。

我仍然日出而来，日落而去地在海边流连，有时候玩着一堆鹅卵石，触摸它们被磨得光滑圆润的轮廓，自伤自怜；有时候聚沙成塔，然后看着它们被重重的海水层层带走；更多的时候就是躺在那里看天……

眯着眼睛看太阳，再看云，就产生令人眩晕的红色光圈，而中心却是黑，如同即将凝固的鲜红血液，流在蓝色的天空上，纵横、倾泻、浮游，最终散尽了虚幻的色彩，变成原色的白，生命的空白，不断地飘啊飘。

我就在这凝望里，在这胡思乱想里，渐渐看清自己：我这样的人，难以快乐，因为我总是坐不住，自以为是又追求完美。

我渴望温暖的爱-亲情、友情、爱情，却常常索取多于付出，受到伤害，就先想到逃避，结果，越逃避积聚的问题越多，失落得也更多。

现在，我已经输得精光，婚姻、爱情、友情、信心和希望，但我还得继续在这世上飘下去，就像这些云朵，即使已经空白，也还得继续游走，只因为我还活着，生命没有弃我。

学会反省，然后，善待自己和身边人，遇到事情，要敢于面对……

这些，都是我以后应有的生活方法和态度。

海边所有的风景，无论是日出日落，还是潮起潮落，都有无与伦比的美，且气势磅礴，包罗万象。

我就在这博大的包容和壮美里，化成了一缕浮云，一粒海边的沙尘，平和淡定下来，心胸豁然开朗。

我决定回去。

夜很静，母亲搂我在怀里，一如儿时："章冰，妈的女儿是最好的，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妈都知道你能处理好。"

原来，妈妈心细如丝，早已明了女儿的徬徨。

我的心备受鼓舞与温暖，力量冉冉升腾。

妈妈睡了，一脸慈爱。

手机响，是个陌生的号码，我起身到客厅接通，竟然是嘉铭的。我不知道他怎么查到了我的手机号。已经这么晚了，他怎么会选择这样的时间打过来？

怕我接通立即挂断，他急急地说："晓雪，我爱你，永远只爱你一个人……"我听出他是喝过酒的，舌头似乎不听使。

我把手机举到眼前来，看着发亮的屏幕。这一瞬间，我忽然很想见到他，滕嘉铭，我的丈夫，这一路走得太久了，我还硬撑些什么呢？到底，还是他最惦记我。

我的无言让嘉铭害怕，模糊地传来他焦灼的"喂"声，我听到他说："晓雪，你说话啊，你千万别有个三长两短，要不然我也不活了，你不知道，我每天都在后悔之中，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你要再这么下去，我就真的要毁了……原谅我好不好，我们回家，重新开始……"他的声音哽咽着。

骄傲的嘉铭，很少有这样的凄楚的声音。

回家？我记得他把我们的新家布置得很漂亮，是我喜欢的淡雅的蓝色调，我们的结婚照被他重新扩冲放大，挂在卧室的床头，就像以

前那样，那上面的女子，在婚姻的初始，笑得无比幸福快乐……其他的，记不得了，当时的我，处于一种离魂状态。

周小鱼她还好吧，她的小孩子有几个月了呢?

我突然心头一颤，我说："嘉铭，你有时间的话，我们尽快离婚吧。"

嘉铭顿了顿，忽然间就吼过来："章冰！你有完没完，我是犯了错了，可你不能让我用一辈子来做代价，这不公平！告诉你，我们就是离了婚，我也不会娶周小鱼的，我会重新追求你，如果你一定要这么折腾一次的话，那我就奉陪到底！"

我无言以对，挂断。

他再拨过来，我没接。

窗外的月亮很圆，明亮如镜。